

施公案全傳

全傳卷一

上海圖書館藏書

海上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267B

施公案全傳 卷一

第一回 說細情虛言允許 動盛怒舉手交鋒

却說萬君召同普潤二人，在飛雲子山上說了來意，欲請他前去同破齊星樓，或將原圖獻出，以便召請妙手，打破山寨。當時雲鶴見萬君召說得懇切，又見普潤在旁說話，欲不答應，無奈這事實是自己一時受人之愚，欲待應允，那些江湖上的朋友，也要說自己全無義氣，思前想後，左右爲難，其時只得說了幾句虛話道：「此事小弟幹得魯莽，既二位兄長到此，敢不將圖獻出。惟是這件琥珀夜光盃，乃是皇家的御物，隨後入奏朝廷，便可將寶物敬獻。君召見他應允，歡喜非常，乃道：「賢弟美意，足感盛情，既蒙慨允，何不就此前往？」目下施公望眼欲穿，恨不能立破此案，銷了欽限，而且賀人傑到殷家堡去後，此人性急如火，必然冒險去破山頭。殷龍見他女婿冒險，自必率同兒女飛奔前往，到了彼處，仍然大敗而回，設若遭了毒手，施大人面前又少了幾位英雄。在愚兄看來，這盃酒盤桓，其事甚小，救人破案的事大，便請即刻下山。飛雲子尙未開口，普潤在旁哈哈大笑道：「萬賢弟你也太性急了，你不遠千里而來，雲兄弟這個地主之情，豈

420 移交

能不盡？只要他肯去，便萬無一失，在此一二日工夫，他肯同去，我也在此耽擱一宵的。飛雲子見普潤如此言語，正是合了本意，隨卽道：還是普師父爽快，萬大哥可莫再催。說着便命人到廚下吩咐酒肴，三人坐在廳上，談論些別後之事。君召又將施公及天霸等人如此意氣，自己如何不肯做官的話，述了一遍。當時擺下酒肴，三人入席暢飲。酒喫數巡，忽見個孩子匆匆進來，高聲叫道：稟三爺，二爺大爺回來了。普潤聽了此言，趕着起來向君召說道：萬賢弟今日是巧極了。他二人前日到我山上，說往隴西買賣，早則半年，遲則一載，方可回來。此時回轉山頭，豈不是湊巧已極！君召看外面進來兩個人，身材高大，氣宇軒昂，走至廳口站下，原來這兩人便是雲龍、雲虎。君召與他本是自幼的朋友，雖然闊別多年，未有不認得的道理。慌忙出席喊道：二位兄長，今日相逢，小弟君召想煞了！雲龍兩人見是君召，當時不知他的來意，正是驚喜非常，也就齊聲答道：賢弟何以到此？你我闊別多年，不期先君見背，回思往昔，如在夢中，今日相逢，真是出人意外。說着彼此見禮已畢，便在上橫頭坐下。雲龍本來性急，不等大眾開口，隨向君召問道：賢弟心大志大，欲想幹一番大事，目下自是功成名就了？但是自北道上的朋友屢屢傳知，聞你現在萬家村隱姓埋名，不問外事，豈不與初志相反？萬君召

聽雲龍這番言語，知他是一團熱意，欲想將來意說明，無奈他不比雲鶴，一經說出緣故，必有一番爭論，只得含糊答道：「多承大哥盛意，小弟足感美情，此時大哥回來，諒必車馬勞頓了，小弟仍有一番細情，尚須細說。」雲龍見他半吞半吐，疑是他落薄下來投奔，連忙插言道：「賢弟何必如此？我兄弟也非那勢利之人，淡薄賢弟，老弟有話，但說不妨。」君召聽了此言，雖然感他美意，只連連稱是。普潤知他的用意，乃道：「二位賢弟雖是美意，可知萬賢弟此來，正是你我出身之路，從前江湖上面，皆說施不全是個賊官，專與我們綠林中朋友作對，誰知是個好官，爲人冤煞！我們把瑯琊山王朗當着好漢，那知竟敗壞了我們的體面，非萬賢弟前來，幾乎誤了大事。」雲龍聽了此言，起身叫道：「普師父，你這派的言語，從何說出來？無論江湖上朋友，不知爲他害了多少性命，就是那個黃天霸雜種，殺死盟兄，逼死義嫂，投在他麾下，把結功名，此人也非人類，施不全是好官，還肯受這種人麼？你今說這言語，莫非萬賢弟也爲他所騙，前來騙我不成？他兩人在此言語，把萬君召在旁急煞，一人暗道：照此看來，今日免不得要動手了。只見普潤說道：你二人勿得多疑，可知三弟造那齊星樓，悞中王朗的計策，把個施大人急煞了！萬賢弟在家隱姓埋名，不問外事，施公命朱光祖馳赴海州，登門奉請，令他千里

而來，訪問三弟。此時到此，正爲那齊星樓悞中王朗的計策，現在三弟已允將圖獻出，完了這欽案。兩位賢弟回來，正好就此同愚兄兩人奔赴山東，助施公一臂之力，也落個棄暗投明，免得爲江湖耻笑。雲龍見普潤欲投施公，這一怒非同小可，登時虎眉倒豎，怒眼圓睜，高聲大叫道：「你這禿驢口出何言，我雲家五子肯投在賍官麾下麼？」敬重你喊一聲師父，咱反臉過來，那怕你三頭六臂，俺雲龍也讓你不得。咱本欲留萬賢弟盤桓幾日，以盡愚兄這個地主之情，如此說來，便是綠林中仇敵，三弟既擺酒相酬，且看舊日交情，饒他一次，改日同你這禿驢趕快回去。若有不然，我這兩個拳頭諒你也知道利害。說畢，高豎拳頭，惡狠狠的望着普潤。無如普潤也不能受人言語，到了此時，已氣得三尸冒火，七竅生煙，大聲罵道：「雲龍，你這狗頭，俺勸你一派好言，反而出言不遜，你這拳頭，誰人怕汝？若不同去破了那山頭，欲想我二人下山，也是登天向日。欲鬪便鬪，難道俺怕你不成？說着也就出了席位，以便與他們動手。飛雲子見他二人動怒起來，趕着起身居中攔住，忙道：「普師父切勿動怒，此事容緩商量，不可傷了和氣。他一人在此調處，忽然雲虎跳起身來向雲龍喊道：「大哥且不必向禿驢爭論，且將這奸細逐出門去，便安然無事了。」說着提起左腿，一個旋風腿，將個坐頭踢在落院裏面，袖口

高捲，露出拳頭，向萬君召面門打來。君召喫了一驚，不知君召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飛雲子強作解紛人 普潤僧翻成和事老

却說雲虎舉起拳頭，對着萬君召打來。君召礙於飛雲子的面情，只得向左讓過。誰知雲虎疑惑他懼怯，接着罵道：「你這雜種也知道你二爺利害，還不爲我滾出！難道爲你讓去，俺就此無事麼？」說着又是一拳在左邊打來。君召只得又向右邊躲去。此時君召又恐他再行打來，只得向雲鶴說道：「三弟親目所覩，愚兄爲二哥連打二拳，皆看昔日交情，未曾還手，若再爭鬪，非是愚兄無禮了。雲虎聽了此言，更是怒不可遏，罵道：「你這無志雜種！用這花言巧語前來哄誰？俺兄弟爲你哄騙？若要他下山，休生妄想。」說着一個蜻蜓點水，到了君召面前，便用二指想將他烏珠挖出。君召見他來得利害，心下想道：「我被他打了二拳，也就算情理兩足，此時再不還手，只道我懼怕與他。」立起身來，用了兩個指頭，名曰惡鬼敲門法，在雲虎寸關上着力的一打。只見雲虎臉嘴一苦，那隻手如不是自己的一般，酸麻難動。此時飛雲子正攔普潤同雲龍二人，忽見雲虎與君召爭鬪起來，心中格外着急。正是左右爲難，見君召已在身後，趕向普潤道：「普師

父你知道俺大哥的性情，且請你老息怒，去擋着萬家兄弟，俺與二哥說情。說着更將普潤向後一推，同君召站在一處，自己躡身到了前面，向雲虎道：「二哥不可動怒，小弟有言奉告：萬大哥此來，雖爲那齊星樓案件，但此事實係小弟一時之悞，幹出這懈怠事來。今日萬兄前來，也非苦苦逼我，不過想我等棄暗投明，落個好名，爲江湖上朋友生色。去與不去，皆由我等作主，何必傷了和氣？且萬大哥乃是我等自幼的兄弟，千里前來，不能盡地主之情，反要送了他命，那時你談我論，言我等肚量太小，將他逼死，豈不爲外人恥笑？彼時雖千口萬語也難分辯了。在小弟看來，且請二哥住手，咱們再從長計議。」說着一面上前，便將雲虎拖開。此時雲龍見三弟如此言語，氣也就平了一半，站在一旁。萬君召本是個解人，見兩人沒有言語，趁此上前對着雲龍道：「小弟一時失言，冒犯虎威，致勞二位兄長動怒，此時務望包含容納，實爲萬幸。小弟這旁有禮了。」說罷向他二人深深一躬到底，復向那原座坐下。雲龍弟兄本是個直性，見他如此服禮，回思從前交情十分親密，現在一言不合，動起手來，反覺自己無味，只得道：「賢弟既然知過，彼此還是交情，再不許言施不全的話。」君召唯唯答應。飛雲子連忙命人將坐頭扶起，復正杯盤，重行入坐，再不提那齊星樓的事。無如君召只爲此事前來，深恐飛雲

子借此反悔不肯下山，那時便誤了事，嘴裏雖然談論兩隻眼睛直望着雲鶴飛雲子無奈，一時不能開口，只得向雲龍問道：大哥前月下山，說往隴西，爲何此時便回？莫非遇見敵手麼？雲龍道：不知萬賢弟是何日到此？別後在何處栖身？何故又受施不全驅使飛雲子見雲龍復行詢問，不等君召開口，便將他如何受施公厚恩，如何保舉他不願爲官，如何在萬家村居住，朱光祖登門奉請，如何前來訪問遇見普潤，以及到此間請他下山的話述了一遍。雲龍道：照此說來，施不全倒是個鐵面無私的好官了。但是江湖上提起他三個字，無不恨如切骨，古人所云：真是做人難耳！好在此去離山東不過一個月光景，由山東到淮安，再加半月日期，來往不過三個月功夫可轉回，且待愚兄前去訪問，若施不全果是個好人，不但吾弟可去，連愚兄也可助他一臂。君召聽此言語，心下急道：現在欽限已過，再等他前去回來，已早悞了大事，若再另生他故，將大人在淮安前去結果了他性命，那便如何是好？正想趁此開言，普潤早又說道：賢弟如此過慮，可知此去淮安非旦夕的路程，等你回來再去，豈不悞了大事？即使萬賢弟所言不實，三弟在此道上面也時常來往，一路上百姓無不知施公是個好官，難道他訪聞不實，還須你打聽麼？在愚兄看來，賢弟既不相信，自然不敢勉強，而萬賢弟到此，又

不能久住，惟有一法，且請三弟同我等一齊前往。賢弟到了淮安，訪知施公是個好官，那時便令萬賢弟稟知大人，我等馳赴山東，將齊星樓破了，如若不實，仍然回家，豈不兩全其美？君召聽了此言，不覺喜出望外，連忙謝道：還是普師父言語爽快！他日事成，定當泥首。今日暫住一宵，明日二位兄長同三弟起身如何？至於那一座樓圖，仍望三弟取出一觀，俾知大概。飛雲子見他要樓圖觀看，乃道：大哥且勿着急，如能小弟前去，還怕那座樓不破麼？但不知大哥二哥意下如何？雲龍道：普師父所言是也。咱家明日便同他前往，若是所言不實，不但施不全用我不上，惟恐瑯琊山又添了幾個英雄好漢了。君召見他已經答允，也就稱謝了一番，不再言語。那知雲虎坐在一旁，却是一言不發，復飲了數杯悶酒，起身向普潤說道：師父在此多飲一杯，小弟一路而來，車馬勞頓，此時實支持不住，稍時便來。當時打了招呼，隨起身向後去了。君召與普潤疑惑他是個真話，也就不向下問。惟有飛雲子神情慌亂，見雲虎起身前去，知他另有別的意思，趕着出席，隨後追去。到了裏面，見雲虎取出一個小小包袱，望肩頭上一背，便是個出門的樣兒。趕緊搶上一步，向雲虎問道：二哥你我到淮安前去，無非爲這事件，欲走同走，現在一人獨往何方？且請說明，以定行止。雲虎道：賢弟改邪歸正，愚兄尙有何說？

這包袱乃是方才帶回的物件，你問只甚飛雲子見他如此，也就不必再問。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拂衆意雲虎竊樓圖 尋宿店君召入古廟

却說飛雲子聞此言語，當作他是真言，就不敢再問，但道：「二哥既是如此，也免得遺臭萬年，小弟與大哥大約明早便須動身了。」因施大人欽限在卽，萬大哥又不遠而來，若大哥不允，君召同去則已，此時既已允許，遲早皆要去的，何必再在此耽擱？二哥這包袱可無須再解了，在明日便要起行，免得臨走時再行收拾。雲虎此時只是糊塗答應，也不說出緣故，竟自攜着包袱向旁邊書房去了。雲鶴當時也就出來，復行飲了數杯，看看天色不早，只得命人將殘肴撤去，安排普潤與君召安息，然後回轉自己書房，與雲龍議論些山上的事件。且說萬君召同普潤來到個小軒內，見西首一座大大的房間，裏面點着琉璃燈球，上下設着兩張床鋪。二人到裏面坐下，君召道：「今蒙師父大力解了此圍，實爲萬幸。但雲二哥匆匆席散，不知明日果否動身？若再遲延，豈不令大人淮安盼望？普潤道：「俺們不答應則已，既已允你同去，少不了飛雲子總要動手。若得此人前去，還怕這事件不成麼？彼此在內談論，一面和衣而臥。普潤本是個渾人，頭落枕

邊，鼾呼睡去。君召恐飛雲子仍有推却，而且雲虎在席間忽然走去，此番甚爲疑惑，設有變動，這便是空跑一趟了。一人思前想後，總難睡熟，到了四更以後，方才沉沉睡下。才至五更，早有普潤起來，高聲叫道：萬賢弟此時不早了，你既有要事在身，還不到前面催促麼？君召爲他驚醒，也就掬起身來，將燈剔亮了，復行將衣服整理一會，然後來到廳前。天色才微亮，普潤便呼么喝六，將孩子們喊了起來，一面命人去打面水，一面招呼到裏面催促。停了一會，早有雲龍出來問道：三弟可曾起身麼？廚下已招呼置辦饅首，稍停出來，我等便可飽餐趕路。正說間，飛雲子也就走出，當時四人淨面漱口，送上清茶，只等雲虎前來飲食。等了好一會功夫，只是不見動靜。普潤着急問道：二弟昨日先去睡，此時我等俱來，難道他還未起來麼？再不出來，咱便要先喫了。雲龍見普潤性急，只得命人到前廳書房喊叫，誰知過了一會，那人回來說道：二爺昨晚酒後，回轉書房將那口佩刀帶了去，說是下山去了。若有人問他，便說到淮安訪案。看書房的胡德聽他說這言語，疑惑他便爲施大人之事，前去助他破賊，故而未來稟報。方才小人去問，方知這事。二爺是一夜未回，不知向何處而去，且請你老同萬將軍先去罷。君召聽了此言，吃了一驚，忙向飛雲子問道：二哥與老弟是不住在一處麼？飛雲子道：這裏

面本有五個書房，爲我弟兄五人所住，因敝眷住居後山，偶來此間，稍可便當。不料二
哥昨晚席散，復然下山，想必他是不願前去了。所幸大哥與普師父皆在此間，若能同
行，非是小弟誇口，這山頭定可破下。普潤說道：既是二弟去了，說也無益，我等趕快飲
食下山趕路。說着便拿了幾個饅首，挾着牛肉蔥白大嚼起來。雲龍也就一同飲食。早
有孩子們打好包袱，放在廳前，只等他四人行路。衆人喫了早點，君召向飛雲子道：多
承賢弟盛情，此去定可成事，但不知那樓圖可曾代下否？飛雲子說道：此乃緊要之物，
何能忘却。大哥在此稍待片刻，小弟取來如何？說畢便轉身到了裏面，以便取那物件。
誰知走進書房，向櫃內一看，沒得，隨將抽屜掀開翻了一會，那個齊星樓圖不知去向。
當時心急如火，只得匆匆出來，向雲龍說道：不好了！二哥昨晚下山，那知道將樓圖竊
去，這便如何是好？君召聽了此言，格外着急，又恐飛雲子借此推却，未必就有此事。其
時大笑了一聲，向着普潤說道：普師父我萬君召不是個孩子。這因與雲家弟兄非泛
泛之交，故允了施公這差事。此時賢弟說原圖竊去，眼見得這瑯琊山不能打破，可知
這事尙小。叫俺如何回去？知道的說咱空吃一踏辛苦，連自幼的兄弟皆不能請來，還
說什麼義氣？不知的還說小弟躲難避苦，假意說項，那裏有這兄弟的物件？哥子盜去

之理？這不是掩耳盜鈴的話麼？飛雲子聽他所言，知他是疑惑的意見，不禁急道：萬大哥，你我雖相許多年，不敢如此欺人，今日如小弟謊說，咱雲鶴便有凶惡報，大丈夫明去明來，不答應你則已，既允你同行，豈肯不往也罷，少不得小弟與王朗反臉，這樓圖尚有一副存在他樓上，且等小弟到了山東，將此圖盜出，交與大哥辦事，那時便知咱雲鶴了。萬君召見他如此着急，方才深信不疑，只得說道：賢弟何必如此？愚兄也是情急了，果能如你所言，不過多一番手脚，隨後大人面前當竭力保舉便了。現在天已不早，咱們就此走罷。說了同普潤、雲龍等人，各自代了包袱，一齊下山，向潼關前進。行了數日，已到陝西境內，這日天氣將晚，滿望前面有個村鎮，以便暫宿一宵，次日再走。誰知一直大路走了有二三十里，依然不見個村落。衆人又走了數里，見前面隱隱的有一帶廊房，密樹林遮住。普潤首先說道：萬賢弟前面有人家了，你可先行一步，無論這人家是誰，問他要些麵飯，讓我等充飢，然後再與他借宿。君召聽了此言，奈因爲自己的事件，當時不能推却，只得答應着前去。到了樹林，趁着月光，將那房屋一望，誰知不是個住宅人家，乃是一座古廟，不能借宿一人。正在躊躇，忽聽咯咋一聲，山門大開，裏面走出一個大漢，高聲喊道：老大，你在這裏稍待，小弟取些野食來，請你老下酒。說着，

兩手將山門一帶，直向大路而去。君召此時好不歡喜，心想：他既有酒可飲，自必也是有麵飯了，且待我進去一看如何？如果是個軟貨，或是個熟人，免得我等動手。想畢，轉身打了個哨子，叫普潤等在前面待着，自己將長衣掀去，兩脚一墊，躡上牆頭，展眼向裏面看去，只見窗格眼內露出燈光，知道有人在內。隨即飛身下了牆頭，躡足前行，到了窗口，偷眼朝裏望去。不知裏面果有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投王朗巧遇舊朋友 見李成喜分佳飲食

却說萬君召到了窗格面前，輕身向裏一望，却不見有個人影，只聽見裏面一派笑聲送出大廳。君召暗道：這必是有了買賣，他們既有多人，料想硬來不得，不若聽一聽，究竟是誰人，再作道理。想罷，一人倚着門框側耳聽去，但聞裏面有說道：四弟強中有強手，江湖上面誰不知道賀天保是個好漢的，他的兒子自必也不落人後了。誰知王大哥造下這座高樓，竟無一人破得，賀人傑不知分量，初次與天霸前去，受了重傷，二次與殷龍兒子又幾乎送命。現在聽說殷龍趕去，與朱光祖要了數藥，救了他二人性命，雖然未能身死，可見得這座高樓難破了。接着，一人答道：二哥你莫這樣說項，我看黃天霸定不肯甘休的，王大哥今日請我等前去，也是他懼怕的意思，准備敵人來攻此樓。

以便廝殺；但不知那施不全在淮安現在如何？裏面你言我語，不料君召早已聽見，心下好不歡喜。暗想原來這伙人，乃是王朗的朋友，或者飛雲子與他認識，亦未可知。當時趕着回轉身子，躡出了外面，將所聽言語對飛雲子說明。雲鶴道：「既然如此，大哥同普師父在此稍住，俺與咱哥哥前去便來。」說畢，便同雲龍到了門前，高聲向裏面喊道：「那位朋友在裏面飲酒？小弟飛雲子接待來遲，愚兄弟前來相會。」說着，兩人早進了大殿。裏面衆人正是談論，忽然外面來了兩個，喫了一驚，起身到了外面，也就高聲答道：「是誰在此？」飛雲子道：「原來朋友，方纔言語未能清楚，可知飛雲子便是在下。」此乃家兄雲龍，此去正擬前往山東，不期在此得遇足下。不知裏面尚有何人朋友尊姓大名？寶山何處？與王寨主有何交情？這番話尚未完，只見那人倒身下拜道：「小弟有眼不識泰山，素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萍水相逢，設非大哥自道尊姓大名，幾乎失之交臂。小弟說來也甚慚愧，先君在日名叫黃通，綽號火彈子，與老伯也是深交，自從到了關西，彼此纔生疎了音信。後來在五虎山做了嚮馬，生下小弟兄弟兩人，小弟名喚黃成，江湖上因俺面黑，爲俺個綽號叫黑元壇，裏面便是胞兄黃達，綽號叫紅毛吼。今日得遇尊顏，實乃三生之幸。說畢，請飛雲子到裏面入座。」飛雲子道：「咱兄弟此來尚有伙伴，只

因趕路錯過路頭，欲到此借宿。黃成道：既有朋友在外，且來一同飲食。當時飛雲子轉身出來，到了外面，早見普潤在那裏站起，見自己出來，趕着上來問道：你在這裏面言談些什麼？可知我這肚皮却要餓壞了。現在如何說項，無論是朋友是誰，且讓我喫他一飽。飛雲子道：此人說來，諒師父也可知道，便是火彈子黃通的兒子，名叫黃成，是他弟兄在這裏面。只因王朗怕黃天霸攻打，特地命人請他入夥，故而在於此耽擱。裏面此時正有酒餚了，且請師父同我進去。萬君召也就隨後跟來，低聲向飛雲子問道：老弟進去，愚兄作何話說？飛雲子道：這是不必多言，小弟久經遮改了。當時一齊到了裏面，大家問了姓名，黃成方纔知道。正說之間，方纔那個大漢纔轉回廟來，見有衆人在此，一時未曾瞧見，便向黃成問道：這四人何處而來？難道是咱們一夥麼？這句話反把黃成疑惑起來，忙道：你是瑯琊山之人，爲何不相識，莫非他是冒名頂替麼？飛雲子不等他說完，趕將那人一望，哈哈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李頭目呢。大漢再將他一望，也就驚訝非凡，忙道：你老爲何到此？可憐王寨主自從你去後，如失左手，不知目今欲往何處。飛雲子道：俺正欲投他去，不期在此路遇，真是可喜之至。普潤在旁喊道：你們既認識，便不必文縟縟的了，我腹中已餓得好久，裏面既有酒餚，快取出來讓和尚先飲數

杯，方是道理，那裏有飽肚子關老鬧談之事？黃成聽了此言，趕着同黃達將酒篩取出，喫了一會，然後方纔談論。飛雲子向李頭目問道：自從我下山之後，山上可有別事呢？朝儂山曹勇何以爲人攻破，將施不全救了出去？嗣後有誰人來破樓？目下來請黃成是何主見？李頭自見他詢問，不知他順了施公，也就將以前的話說了一遍。君召細細想道：必這是我走之後，大人命賀人傑到殷家堡去請殷龍，因此他夫妻郎舅幹出這冒險的事件。當時只得委委否否，不置一詞。只是飛雲子問道：汝三人明日可能起身麼？爲何在這半路上耽擱？黃成說道：我等因聞這路上有件買賣，因此做這個露水，若是你老欲去趕路，咱弟兄少不得奉陪。飛雲子聽他就說尚有耽擱，正合己意，乃道：我等也要到別處訪個朋友，多則十天，少則五天，方可向瑯琊而去。如二位先到山上，且請將路遇的話稟報一聲，好使王寨主知道。黃成連連稱是。衆人談論了一回，便在殿上和衣而睡。次日早間，飛雲子與君召說道：小弟此去，正要盜那原圖，不期遇見這兩個人，正是我等引路的機會。咱與哥哥且同他前去，你同普師父就此奔淮安，報與大人知道，遂同黃天霸等人前來攻打。那時衆人齊到山頭，小弟趁便將圖取出，聽隨衆人攻打，以後事件咱也不能過問了。萬君召見他如此，更是喜出望外，遂卽與黃成弟

兄告別言道朋友且請自便我等後會有期瑯琊山恭候便了說着便將昨晚所剩的酒餚先讓普潤等飲食隨後送他兩人起行不知萬君召到淮安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送消息施公得信 扮刺客趙五行凶

却說萬君召將飲食喫畢與普潤別了飛雲子出了廟門直奔淮安而去且說施公自從賀人傑去後日夜望殷龍前來大家便商議主見這日見殷猛前來說道人傑與賽花同他四弟殷強私下逃走前奔瑯琊山攻打特奉殷龍之命前來報信請大人速派能人前去接應施公聽了十分焦燥乃道賀人傑乃本院極鍾愛的將士雖是他有一身本領總不比黃天霸關小西等人二人前在沂州鎮時尙不能將齊星樓破去此時雖有賽花自然也是無濟設若傷了性命只飲限未曾破獲反失了我的將士這便如何是好此時黃天霸關小西等人皆得信也是陸續到了轅門衆人面面相覷想不出個主見施公道：萬壯士此去潼關尙無多日即使飛雲子請來也是個緩不濟急黃賢弟關賢弟有何妙策救了他三人性命天霸道：在總兵看來惟有我等趕速前去接應於他捨此無法所幸殷老英雄先已追去縱然人傑冒險受傷是他自己的愛壻斷無

不設法之理。這事雖險，尚可無慮。惟是我等起行，大人這裏無人兼管，設若王朗暗施毒計，前來行刺，甚是可慮。施公道：本院自蒞任以來，民心愛戴，此間斷不至有此事。即使王朗命人來謀害，而且何遊擊計副將皆在此間，汝兩人走後，將這千人傳來上宿，也就萬無一失了。黃天霸見施公如此言語，知道他說一不二，也就不敢推諉，只得領命下來，以便次日動身，前往山東救應。誰知無巧不成書，黃天霸領命回家，當晚便向計全等人商議妥當，命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李昆等人，二人一班，分夜巡緝，專等萬君召由潼關回來，將飛雲子請到，便大隊人馬前往瑯琊山而來。不說黃天霸兩人次日起來趕程，單說施公吩咐之後，一人坐在書房思想了一回，便傳了李七侯、郭起鳳前來上宿，自己仍然辦那些公事。到了二鼓之後，忽然聽前屋上嚮了一聲，郭起鳳雖不留心，李七侯甚是細心，遂卽掬起身來，用手將郭起鳳一推，用了個燕子穿簾，上了房屋，定睛向南面一望，只見花廳後面有個黑影子一晃，頃刻間便不見了。知道有人暗算了，趕卽躡跳蹉蹉，一路追去。正行之間，後面又聽見有一個哨子向南邊去了。李七侯知道不止一人，也就向南望去，正恐一人難以兼顧，幸郭起鳳也上房來。李七侯連忙喊道：郭起鳳有刺客了！說着，拔出腰刀躡下房來，一路向那人追

去到了大堂外面，但見那人一身皂衣，頭上扎了個青布包兒，當中一個大紅絨球，站立在院落中間，見李七侯追出大堂，高叫道：「俺一朵纓不肯下手，汝尙苦苦追來，不要走，喫我一刀。」當時如赤鍊一般一道紅光，早見一口苗刀對李七侯命門砍來。李七侯見來得凶猛，知他非是無名之輩，趕卽舉刀相架，兩人就此交鋒，誰知那郭起鳳上了屋檐一望，見李七侯與一人對敵，起鳳凝神一看，忽然嚇了一驚，趕卽舉刀在中間一格，連忙喊道：「李大哥休要動手，趙五哥勿得參商，且聽小弟一言，彼此息怒。」那人再將起鳳細細一看，也就吩咐一聲，將刀拌去，連忙向起鳳言道：「郭老爺小人知道你老在此，再也不敢來了。」起鳳聽了此言，不禁失聲笑道：「汝可是上年路過蟹虎山那裏寨主一朵纓趙五麼？」大漢道：「小人何嘗不是，外面便是咱哥哥趙四老爺若欲問他，咱便叫他下來。」起鳳道：「這便奇了！你既知道俺在此，如何前來做這事件？」可知施大人乃國家棟樑，今日非俺在此，設若爲爾等送了性命，如何是好？」趙五道：「老爺且請下來，有一言奉稟。」說着便打了哨子，一個縱步進了大堂，將刀拌下，接着外面也跳進一人，便是他哥哥趙四。起鳳隨卽也將李七侯呼招下來，復將趙五問道：「五哥咱弟兄自從蟹虎山相別，今已相隔多年。」趙五道：「早知老爺在這地方，也不答應王朗了。」李七侯聽了此言，

不禁喫驚道：朋友你說這王朗，可是山東瑯琊山的寨主麼？趙五道便是此人，只因施大人專與我們綠林中人作對，因此王朗奉請了飛雲子，盜去玉杯陷害，不期黃天霸與賀人傑屢次攻山，王朗聽了曹勇之話，特命我等來到此間，見機行刺。今既遇見二位，反叫小人爲難了。李七侯笑道：難怪王朗不能成事，他也不知進退，這偌大一座衙門，又復有俺衆人在此，汝二人前來有何用處？汝今既難回復，且待咱稟明大人，自有道理。說畢，便命人退去，自己到了裏面，見施公已抖戰萬分，趕着上前說明原委。施公道：此人來得甚巧，此時黃天霸等尙未動身，汝可將他帶來盤詰一番，一面到黃賢弟衙傳他見話。李七侯答應退出，先叫施公之僕施安去請天霸，自己到了堂口，將趙五兄弟喊進去。施公見他進來，隨卽起身迎道：兩位英雄尊姓大名？今晤尊顏，實爲萬幸！但不知與王寨主有何交情？何故捨命前來？設若送了性命，豈不誤了自己？趙五道：大人有所不知，小人雖是魯莽，那義氣二字也還知道，只因十數年前，小人未上蟹虎山聚義，其時小人兄弟萬分落薄，投奔與他，始有今日；今命小人到此，所謂點水之恩，不能不報，不期在此又遇見郭老爺，反成畫餅。今日之事，尙求大人設有妙策，命小人回轉山東，從此棄了這生涯，改邪歸正。衆人還在此談論，早有施安率同天霸進來，先向

施公見禮已畢，趙五見了天霸，隨卽起身問道：「這位可是黃老爺麼？」小人久仰大名，如雷貫耳，今日相逢，足慰景念。天霸見他如此謙和，也就答道：「在下正是天霸，二位英雄到此何幹？」趙四在旁答道：「俺弟已向大人言過，不過是知恩報恩的。俺弟兄此次前來，因琅琊山出了大事，施公聽了此言，明知乃是賀人傑前去，不由喫了一驚。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得細情天霸赴山東

施手段普潤打客店

却說施公見趙氏兄弟說出琅琊山出了大事，知道賀人傑之事，忙問道：「英雄所言，究竟是何事？莫非爲那齊星樓之事麼？」趙四道：「大人所見不錯，小人此來，正因賀人傑二次上山，同他妻弟二人偷探，被王朗撥動機關，用火箭射他二人受傷，雖然逃走，大約下山之後，賀人傑尙不要緊，那個姓殷的，恐要送性命了。此事在王朗看來，已覺得毫無怯怕，奈因曹勇從旁慫恿，說是事由根起，禍不單行，賀人傑上山，皆是大人指使。若不將大人送了性命，這裏能人必是廣衆，少不得尋了好手報復於他，故命小人兄弟來幹這事。小人倒有一計在此：黃天霸老爺有這一身本領，何不同我等前往山東，用一個裏應外合，豈不好麼？」施公道：「英雄此來所爲何事，此事未成，已令汝兄弟爲難，若再

命黃賢弟同去，設處事不密，豈不反送却汝二人之命？趙五道：大人且放寬心，常言道：良禽擇木而栖，賢臣擇主而事，大人爲國家的棟樑，口碑戴道，誰不知之？王朗雖有恩於我，是私恩也；咱們爲大人出力，是公恩也；公而私忘，有何不可？但得黃老爺同去，裏面消息自可得知。若能趁此破了此樓，小人也有出頭日子了。施公聽了此言，也覺出於至誠，便向黃天霸道：賢弟本欲前去一往，難得有他弟兄作爲內應，諒無不成之理。本部院忠厚待人，他兄弟皆可爲力。天霸道：既大人吩咐，咱與他同去便了。說着施公便命廚下送出酒餚，就在書房一席坐下。趙五又與郭起鳳等人談這些江湖上事件，約至四更以後方纔散席。衆人謝了施公，各回自己的所在，惟有天霸仍回自己的衙門，同張桂蘭說明此事，命他瞞着人傑的母親，自己收拾包袱，率同關太復行到了轅門，拜別衆人，與趙氏兄弟向山東而去。在路已非一日，這日到了徐州，已是夕陽西下，遠遠見前面有一村鎮，向着小西說道：關大哥咱們走得困了，今日在此權住一宵，明日趕路。趙五道：俺也餓了，前面這鎮上，咱有個至好的朋友，名叫獨眼龍方剛，在此開了個喫食的店面，俺往來皆在他店中住，好酒好餚悉聽其便。天霸道：既有這座所在，你便前去通知，俺三人後來便了。趙五聽了此言，隨即趨前先去，到了鎮上，見方家店

前擁着個大大的人，圈叫喊之聲絡繹不絕。趙五不知何事，只得將長衣拋去，兩個拳頭用了個分水勢，一聲叱咤，闖進店中，便將方剛推了過去。那和尚見來了一個人，將自己攔住，也就向趙五道：「朋友且聽我講明，便知出家人的委屈，咱與個朋友由潼關而來，到了河南，不期抱病，誰知一病半月，精力不佳，暫住不能舉步，只因要事在身，故命俺先自起行，今早到了這店中，覺得身子不爽，猶恐趕路受了風寒，反誤了事件，見這店中也還潔淨，遂取了五六兩銀子，命他代辦些麵飯，并命他蒸兩籠饅首來下酒。誰知他早間將銀兩取去，進來客人俱已喫畢，只有俺久久無有，你道惱不惱？」趙五還未開口，方剛早已罵道：「你這賊禿還虧你會撒這謊話！」趙五知他兩人總有不是，乃說道：「方大哥，你且將原委說明。」方剛道：「五哥有所不知，午前這禿賊進來，說是出家人，與這裏化頓午飯，咱還道是嘻耍的話頭，也就不向下問。方纔下晝之時，又要許多酒菜。小二便向他要錢，他便老羞成怒，敲打起來。咱在江湖上也有這一派名聲，誰知俺的毒手。他這賊禿前來放肆，還能受他的威狹？」趙五聽他所言，勃然大怒道：「汝這賊禿在俺爺爺面前花言巧語，膽敢欺哄，不要走，喫俺一拳。」左手一起，一個獨力擒王，劈面打去。和尚見動手，也就反過臉來，左手向前，右手向後，用了個關門捉鬼勢，五指分開，便

來鵬他這手膀子。趙五一時性急，不分皂白，亂打起來。和尚見了，說道：「汝這無用的死囚，未走了四五個回往，便現出這個模樣，你佛爺爺怕你不成麼？」當時叱咤一聲，如雷貫耳，兩隻手將兵刃對着趙五的手肘緊緊格來。趙五本想亂打一番，使他個措手不及，誰知這和尚十分猛勇，不但不能取勝，反而支持不來，加之肚內空虛，早已汗流夾背。正在危急之際，外面黃天霸等人已到了，見趙五與和尚動手，也不知原由。趙四正欲向前，只見黃天霸迎面上前大聲喊道：「趙五哥，權且住手，俺黃天霸助你一臂之力。」說着袖口一起，取出金鏢便向和尚打去。和尚正欲擺布趙五，忽聽黃天霸三字，不禁喫了一驚，正思住手招呼，只見猶如閃電一般一陣冷風，對命門打下。和尚曉得不好，趕卽轉身一扭，左手一起，將支鏢接着，復向天霸笑道：「姓黃的，聞你大名已久，能奈你佛爺怎樣？」有金鏢全數打來，若傷俺半片毫毛，也不在北道上走了。天霸也甚驚訝，忙道：「咱天霸萍水相逢，何肯遽然動手，只因路過至此，見和尚與俺朋友交鬪，特恐互有損傷，因此略施一鏢，以解此爭。咱們皆是久慕，還不知和尚仙山何處，到此何幹？」和尚見他如此言語，乃道：「汝問俺到此何幹？汝問那個萬君召與和尚的來歷罷。天霸聽了此言，心下更覺疑惑，趕問道：「和尚俗家莫非姓雲呢？」和尚聽了，笑道：「汝這言語也就奇

了，難道萬君召的朋友，這有姓雲的一人此人而外並無朋友現在汝既認識君召何故又與俺動手呢？這番言語，反把黃天霸說得疑信參半，只得上前問道：和尚既言萬君召，何以此時他不來，抑或中途另有他故不成？且請說明，俾知底細。和尚道：此處非談心之所，若欲問明他事件，且命沽壺酒來，咱們談論談論。天霸欲問萬君召，只得命趙五退下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遇僧人欣然叙舊 得良友各述前因

却說天霸聽和尚如此言語，只得命趙五退了下去，向着和尚打了個稽首，乃道：萬君召乃俺至好的朋友，只因前月奔往潼關日久未回，正深盼望，你老何以知他的底細？且請與俺說明。和尚道：說來諒也知道，俺非別人，乃普潤是也。自從君召過俺山頭，方知爲瑯琊山之事，訪那造樓之人，俺與雲家兄弟交非泛泛，故一同馳往潼關，說明原故。當時便將路遇黃成的話，前後說了一遍。天霸不禁大喜道：照此看來，是俺自家朋友了。趙五哥這裏店主也是你的朋友，彼此談起皆是面熟，今日俺作一小東，大家聚談一晚，明早各自行路。方剛聽說黃天霸到此，不禁肅然起敬，聽他如此言語，隨即走了出來，向着普潤道：和尚俺們不知不罪，既然趙五哥在此，又有黃大人吩咐，你老的

勝飯的銀兩，皆小弟代辦了。此時店外的閒人，見他們俱已無事，也就各自散去。方剛將人邀到後面，揀了一座大大的席面，請他衆人坐下。普潤先行向天霸問道：黃賢弟此時意欲何往？君召現病在河南，特命俺到淮安送信，汝今復又他往，還是得了瑯琊的消息？還是另有他故麼？天霸將趙五弟兄行刺等話說了一遍。普潤道：飛雲子與黃成分路前去，無非爲這樓圖非盜了出來不可。今俺既然相遇，何不一同前去？若能裏應外合，俱省却許多事件。關小西在旁言道：你老雖急欲成事，在俺看來，還是徐圖的爲是。咱雖未見這齊星樓如何利害，前在沂州鎮時，早已明白的。目下大人盼望君召，如旱望大雨一般，仍是請兄台赴淮安送了那信，我等仍在沂州等候，候你前來，咱們再行上山攻打。普潤那裏肯信，說道：咱們今日遇見，方知萬君召的下落，設若彼此相左，有誰再往淮安，咱不知道這機會便罷，既是趙五哥可以爲力，正可相助一臂，何故又往淮安？天霸道：既然佛爺不去，咱也不必相強，惟君召病在河南，這便如何處置？在俺意見，請你老前去迎接他，同至山東聚會。普潤道：這事又可不必要，遙想此時他病已全好，設若彼此兩誤，徒然耽延日期，大人面前自有他回去報信的。天霸與小西見他執意要同去，不便過爲勉強，早有方剛命小二取出多少酒餚，掌上燈台，衆人入座。普

潤道：俺肚中實在飢餓了，上午那樣饅首，還要俺十兩銀子，幸虧俺未代銀子打了一頓；不然喫你的苦處，還能抵賴麼？方剛聽了，笑道：還虧你說得出口，方纔與趙五言語，說咱們用你十兩，此時又說出真情了；不然爲你打了一頓，尙是當這白喫的，帳目還無着落呢。怪不得說出家人是菱瓜心，原來你便是這樣。說着衆人也大笑起來。直至二鼓方纔散席。次日早起，趙五便起身將衆人喊醒，此時連普潤僧共是五人，別了方剛，卽向沂州進發。且說王朗自賀人傑二上山頭，雖恃着齊星樓埋伏，心下不無有許多畏忌；因此命人去各處請人。這日正在山頭，忽見嘍兵前來報道：啟寨主高頭目與黃成兄弟現在山下，飛雲子也一同前來。王朗聽了這個信，便到牌樓前面，遠遠望見飛雲子弟兄，如獲至寶。不到一刻，三人進了方廳，大衆分賓主坐下。王朗向飛雲子問道：三哥一向何處安身？飛雲子說道：便往隴西九羊山鐵面閻王胡熊山上，適值家兄雲龍雲虎皆在彼處，弟兄相遇，各道來由，又蒙胡大哥十分過愛，將愚兄弟留在山中，過了幾日，怎奈長安雖好，終非久戀之家。二位家兄欲回故里，於前月復回潼關，不期道路傳聞，說黃天霸攻打瑯琊山，欲將齊星樓拆毀，因思此樓乃小弟所造，雖然機關靈動，也須有精熟之人方有效驗，特恐寨主用人不當，悞了大事，累及衆人，那時反難

對了寨主。適值家兄有南行之趣，因此邀同前來相助一臂，說着，指這雲龍說了名號，王朗聽說是飛雲子的長兄，慌忙說道：小弟有眼不識泰山，大哥光臨，未及遠迎，抱罪之至！說着到了雲龍面前，彼此行禮，雲龍也就將路遇黃成的話說了一遍。王朗自是歡喜，隨卽命廚下擺酒接風，衆人入座。王朗便將別後之事說了一遍。飛雲子接着說：小弟造下此樓，除却俺兄弟五人，別無一人可破。賀人傑與黃天霸連來兩次，也算得胆大包身，但不知他受了重傷，隨後可曾送命？王朗道：黃天霸後來已與施不全回轉淮安，賀人傑他二次前來，聞又爲殷龍救了他性命，目下住在左近村鎮，行踪無定，遷徙頻聞。小弟久想前去究他下落，先送了此人性命，又恐殷龍非無名之輩，前去不易成事。設若彼此相左，我去尋他，他反上山攻打，那時反誤了大事。因此雖有此意，久久未行。若得大哥兄弟相助一臂之力，還慮這兩人不成路鬼麼？飛雲子聽說賀人傑未曾送命，心下安慰了許多。彼此談論，直至二更之後方才安睡。次日絕早起來，雲龍向飛雲子道：普潤與萬君召馳赴淮安，目下恐未到淮。愚兄久聞殷龍大名，意欲借此訪一訪，且可將我的底細告知與他，命他安心等候。俟淮安衆人一徑到此，便破此山，豈不是好？飛雲子道：大哥所言極是，但這山下村鎮非止一處，不知他現在何處？此時東

尋西找設若露了風聲反爲不美在小弟看來不若在此且住數日先爲暗探一番知道他居住的地方，然後暗暗前去，豈不完密？雲龍本來性急，不待說明，便道：「昨晚已經說明，遂不聽飛雲子所言，硬行要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用機謀復見王朗 探消息初訪殷龍

却說雲龍欲去探訪殷龍，飛雲子雖絕意阻攔，全不肯聽。當時起身梳洗已畢，早有王朗前來問道：「兩位兄長不遠而來，實乃闔山之福。但不知三哥有何見教？設是黃天霸等人再來攻打，有何法將他擒獲？」飛雲子知龍雲阻攔不住，與其隨後露出風聲，爲王朗知道，不若此時見機進言，免得隨後疑惑。當時向王朗說：「寨主但請寬心，既有俺兄弟前來，那怕黃天霸怎樣？常言道水來土掩，兵來將當。昨晚寨主曾言殷龍父子並賀人傑夫妻尚在左近，俺大哥欲想就此下山，去尋此這班寇仇，若能打死他一人，他等便少一幫手。寨主不來，俺兄弟也想說明前去。雲龍見飛雲子言語，也就從旁說道：「俺雲龍不到此則已，既上山頭，豈能袖手？寨主有何人識他的面目，且請同俺一行，代爲引路。」王朗聽此言語，心下甚是歡喜。當時王朗便命帶下幾個引路的嘍兵下山而去。且說殷龍自救醒賀人傑夫妻，恨不得將齊星樓立時破去，以報今日之仇，無如萬君

召前往潼關，不知何日方到，只得等淮安人來再爲斟酌。這日人傑與賽花兩人向他爹說道：爹爹你在此孤立無後援，若萬君召一日不來，難道俺們便不攻打麼？常言道：人閑思舊怨，你看這主朗如此聲勢，豈不令人悶煞？意想今日再往山頭殺他幾個嘍兵，也洩了這口鳥氣。咱們在殷家堡獨霸一方，也不在人之下，今日爲這高樓，便束手無策麼？殷龍聽了此言，連忙攔道：吾兒有所不知，雖屬氣人，須防強中還有強中手，前此一時之忿，便中了他的毒手；此時惟有暫時忍耐，少不得萬君召總要前來，等到衆人來時，其時方覺妥當。正說之際，只見殷勇殷強跑了進來，向着殷龍說道：方才店內來了兩人，向小二問咱們可曾在此？孩兒看那模樣，好像似瑯琊山的嘍兵，不知此來所爲何事？殷龍還未開言，早有賀人傑跑了出來，高聲罵道：何處雜種前來探問？俺賀人傑現在此間，難道懼怕這狗頭麼？說着便飛身沖了出來，到了店堂，不分皂白，便叫喊起來。殷龍恐又肇禍，卽時隨後追出，只見人傑向小二問道：你見這兩厮向那邊去了？趕快說明，饒汝狗命。小二知道他的性急，欲想說出，又見殷龍追出，知他是阻攔的意思，欲不告知與他，猶恐他動起氣來，性命不保。當時答道：他他去去的遠了，小人未曾看見，請你再問他人罷。賀人傑不由分說，登時罵道：汝這鳥珠也不是瞎子，方才

他兩人明明白白的問你，爲什麼同俺撒慌？說着伸開指頭，將那小二左手拖出，接着向手縫套了進去，便拚力的一夾，只見小二如牛喊一般，已是疼不可忍，只得說道：他二人是向正北去了，爺爺可快撒手。人傑聽畢，順手一鬆，只聽咕咚一聲，早將小二推倒在地下，一溜煙飛奔而去。跑了數里路遠近，早見兩人正向前行走，忽然一個少年回頭一望，見了人傑，隨向耳邊低聲說了許多的話。人傑知他是瑯琊山的奸細，走上前來高聲道：汝這兩個雜種，前來爲誰打探？俺賀人傑來也，不要走，喫俺一拳。說着一個泰山壓頂，對那少年打下。你道此人是誰？正是雲龍同那個嘍兵二人。雲龍看見人傑動手，隨即將身一閃，讓在一邊，早把個嘍兵唬的魂飛天外，趕卽兩手舉過頭頂，用了個二龍出水勢，將人傑一拳讓了過去，轉過身軀飛奔逃走。人傑本是個會手，見雲龍站在旁邊，曉得他是試看武藝，當時冷笑道：俺賀人傑生在江湖，好漢英雄也不知見了多少，若是不服，何妨見個高下。說畢立着身軀望着雲龍。雲龍也就答道：朋友你這話頭說誰？若要動手，我便陪你；若回你半個不了，也不能在潼關行走了。這句話原來雲龍也有心說出，令人傑知道。誰知人傑一心好勝，當時便大怒起來，他兩人就打在一團，鬪在一處。正然難解難分，後面殷龍復又追到，見他兩人拚命的惡鬪，知對面

不是個落腳，趕着上前叫人傑休得無禮，何處英雄前來訪問？俺殷龍來也。雲龍見面又來一人，聽他報出姓名，心下不禁大喜，隨卽竄身跳出圈外，望着殷龍道：俺雲龍此來，正是訪汝，來得好，俺兩人且見個高下。殷龍聽他說出雲龍兩字，不禁疑惑道：萬君召曾說過雲家五子，此人自說雲龍，莫非此人便是那飛雲子一類麼？此時前來特地訪我，莫非其中另有別故，當時不便問他，只得答道：你既前來會俺，莫說是無名小輩，便是潼關以外的名脚，若回他半個不字，也不知俺的利害。雲龍聽他已經知覺，連忙笑道：今日俺有事上山，不能在此耽擱，若是好漢，明日在此拚個你死我活，說着便撒了衆人，與嘍兵回山而去。這裏殷龍同賀人傑聚在一處，開言說道：汝這畜生！全然不知利害，可知此人前來，並非與我尋仇，乃是有益於我，汝可知道麼？人傑道：岳父何出此言，他乃瑯琊山的強人，豈得於咱們有益？若存好意，還與我等動手麼？殷龍道：汝方才不聽他言，自稱是雲家五子，居住潼關，見咱說出姓名，便爾回山而去。汝試想來，豈不是飛雲子一類麼？人傑聽了此言，真是如夢初醒，乃道：孩兒既已與他交手，顯見負却他的美意，設若反過臉來，豈不悞了大事？殷龍答道：這是倒可無慮，他如不來，又何必約定明日呢？明日到此，汝可勿來，咱與他自有道理。說着，兩人一路而來，到了店

內，崑等雲龍的消息。且說雲龍回到山中，早有王朗向前問道：大哥今日下山，可曾遇見殷龍麼？雲龍道：「咱因日光已午，腹中餒亂，不便交鋒，只與賀人傑鬪了數十合拳脚。此人在我看來，也不過尋常之輩，只須明日將殷龍打死，這許多小輩便可無慮了。」王朗見他言語如此，不禁歡喜非常，連聲稱謝，隨命嘍兵擺下酒來，款待他兄弟。散席之後，飛雲子向他問道：「大哥今日下山，既已會見人傑，但不知黃天霸可曾在此麼？」雲龍道：「愚兄正要詢他，只因嘍兵在旁，不便啟齒，已約定明日相會了。」正說之間，早有黃成進來詢問，不知他說出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淺見識妒忌雲鶴 亂交戰打死黃成

却說黃成自到山見王朗，款待他兄弟不十分周到，暗下與黃達說道：「我等也是他命人請來，雖然未曾落後，究不比雲氏弟兄如花如火，連這合山的嘍兵都敬重與他。相形之下，豈不令人可惱？」黃達道：「大哥有所不知，你看這山下多少英雄勝我的過多，不如的也有，周旋供應不相上下，推原其故，大約因這齊星樓是飛雲子所造，故此十分恭敬。黃成道：「咱們這日始到這裏，這樓雖未見過，遙想也不甚出奇。據俺看來，飛雲子也不過尋常之輩，今日他哥哥下山，連一賀人傑也敵他不得，還說什麼今日明日，遙

想殷龍也鬪他不過。依愚兄之意，明日稟明寨主，討令下山，將殷龍性命送了，好令他知道俺兄弟不在他人之下。若不在這事現出本領，在此隨聲附和，與那班鼠輩一樣看待，豈不令人羞煞？黃達聽他所言，也這得唯唯答應。當時二人便到雲龍房內，先向雲鶴道：造下此樓，真乃驚人出色，小弟雖不目覩，以衆人誇獎而論，便知此樓的利害了。但殷龍如此無禮，住在山下，專等人來，眼見得小覷我輩，若不送他性命，焉能使他曉得咱們利害。小弟不才，明日請大哥暫歇息一日，待小弟去會他，兩腳三拳打死了他，好代兩位兄長出氣。雲龍見他抱這憤勇，知他爲不得王朗敬重的道理，心下不禁動怒，正要開言，早有飛雲子笑道：黃大哥若能如此，是王寨主的造化了。咱看殷龍也不過是我輩，大哥這身本領，還不能送他性命麼？黃成聽了大喜，待明日下山動手。這裏雲龍向飛雲子道：賢弟何必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令他下山會敵？飛雲子道：大哥有所不知，殷龍久著大名，誰不知他手段，這黃成不知進退，欲去得了上風，佔我兩人的體面，諒他也非殷龍對手，待他送了性命，王朗這廝也少一幫手，借刀殺人，有何不可呢？雲龍道：賢弟之言甚是有理。愚兄明日同他下山，使他個死無葬身之地。兩人談笑了一回，一宿已過，次日絕早，黃成便起身前來，却巧王朗已到此處，飛雲子首

先說道：黃大哥昨日有言說：殷龍住在山前，實爲本山之害。俺大哥約他今日相會，惟恐手段有限，輸敗與他。黃大哥憤勇直前，出身相助，若不將殷龍打死，誓不在此山中。小弟特稟明寨主，請他前去。王朗道：雖承黃賢弟美意，但是此人非無名之輩，萬不可小覷于他。俺這山中也不下有數十好漢，皆聞他的大名，不敢輕視交手，非是小弟阻格。黃大哥且請在此共保山頭，小弟感激不盡了。設若此去送了性命，那便如何是好？黃成冷笑一聲，向着王朗說道：如此怯怕，難道除却這齊星樓一無可恃，且俺兄弟不在此則已，既在此間，焉有不稍助一臂。王朗見他執意欲去，只得聽其自去。當時喫了早點，黃成便邀同雲龍下山而去。行了有數里遠近，却遇殷龍劈面而來，見了雲龍高聲叫道：雲大哥信人也，俺殷龍在此候你多時，今日前來，有何見教？雲龍恐他說出破綻，當時答道：昨日放你過去，只因日光當午，飢渴萬分，姑且全汝性命。今日既不知死活，且請放手過來，比個上下。黃成恐他先行動手，隨即插身說道：雲大哥且請住手，俺黃成在此怕他怎樣？說着將身一縱，到了殷龍面前，舉起拳頭當胸打去。殷龍見他來得凶猛，將身一閃，偏在一邊，便想回手打去，那知黃成萬分性緊，見自己一拳未中，右手一舉，肋下迫來。殷龍見他是個冒失鬼，哈哈大笑道：汝這拳頭，奈何俺怎樣？黃成又

將右腿打來，殷龍將工夫一提，黃成那只右腿如坐在棉花上一般，棉軟非常，全無痛苦。殷龍見他三下打畢，向他哈哈笑道：「不要走，俺也奉你一拳。」說着用了個出水蛟龍，分心打去。黃成見三下未中，已慌得七上八下，着急非常。此時見他還手，更是躲避不及，隨即掉轉身軀，望上邊一讓。殷龍見他閃躲過去，也是如法炮製。第二次迎面打來。黃成知道他利害，趕即腳根倒退，離去有七八尺遠近，方才讓過。殷龍道：「今日休想活命。」說着兩手舞來，如落花相似，左右前後不住的打來，早把黃成打得個只能招架，不能還手。頃刻之間，汗流夾背，只一拳手脚稍慢，只聽咕咚一響，一個筋斗跌下塵埃。殷龍趕上一步，左脚踹住了小腹，右手向前將兩手握定，向他罵道：「汝這沒鳥珠忘八！有眼不識泰山，王朗這厮尚不敢小覷與我，汝偏恃才逞勇，自尋死路。今日落在我手，存亡死活在我一人，若欲全你性命，只須向俺喊三聲爺爺，俺便饒汝狗命。」黃成到了此時，那裏還肯放口，趕即叫道：「爺爺，咱有眼不識太山，不知你爺爺的利害，且請你息怒，從此回轉本山了。」殷龍聽了，笑道：「你這無耻狗頭，敢在俺面前說慌，既然到此地步，還能全你性命麼？休得多言，爲我回去說着，一手將衣領揪住，向下一撕，將胸口露出，用足了力，連皮帶肉披了下去，早把黃成的胸前戮了個窩窿，頃刻嗚呼，死于非命。雲龍

見他如此布置，在旁說道：「殷大哥，你且撒手罷。這個尸骸隨他在此，咱們還須談正事呢。」殷龍聽了此話，隨即站起身來，將手上血跡抹去，舉左脚將尸首踢了過去，然後向雲龍招呼道：「朋友到此何幹？既由潼關到此，但不知路途上面，可曾遇見個姓萬的麼？」雲龍道：「此人名叫君召，現已回轉淮安，月內定可到此。此處非聚話之所，且請向前一步，咱們再談。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抱忿勇兄弟亡身 遇賓朋翁婿得勝

却說殷龍見雲龍說出君召，正是喜出望外，隨他走到前面，有座大大的松林，雲龍向他問道：「請問老英雄何時到此？」黃天霸可曾前來？昨日令婿交鋒，多多冒犯，致乞恕罪。」殷龍道：「朋友莫非是雲家五子內一位英雄麼？」雲龍道：「咱便排行第一，名叫個龍字飛雲子，乃是俺的三弟。老英雄既到此間，爲何在此靜坐？英名久震，難道爲這齊星樓，便爾埋沒麼？」殷龍見他說這言語，無非是探他口氣，乃道：「大哥有所不知，常言道：『猩猩惜猩猩，好漢識好漢。』若以拳棒而論，咱殷龍在江湖上面，也不致落在人下，只因這齊星樓另有機關，非咱一人可以識得，故施大人命黃天霸屬次窺探，皆大敗而回，無非爲暗兵冷器，防不勝防的道理。目下萬君召尚未前來，且不知前去潼關，可曾將令弟請

來但不知大哥可知令弟的行踪麼？雲龍聽了大笑道：老英雄名不虛傳，肝胆照人，實爲確當，既承實言相告，俺三弟現已到此了。萬君召與咱們在半途分路，計算日期，久已到了淮安，爲何黃天霸等人尙未到此？當時便將遇見黃成弟兄，以及君召到潼關的話說了一遍。殷龍方才知道，說罷兩人約了日期，分別而去。不說殷龍轉回客寓，且說雲龍回到山上，來至牌樓前面，早有黃達大哭而來，見着自己放聲哭道：雲大哥，俺哥哥死於非命，此仇不共戴天，此去不將那殷老狗頭拚了此命，也不能洩此仇恨，你老此時回山，命意何在？小弟敢求引路，到前面助我一臂。說着跌足捶胸哭跪下去。雲龍見他這樣，心下暗道：汝這兩個狗頭，此時方知利害，咱若助你，也不去訪那殷龍也。乃道：黃賢弟，且勿悲傷，此乃令兄自尋死路，俺昨日便早講過，殷龍非無名之輩，若果交手，定難生還。他反向我動怒，此時既已身死，即使賢弟前去，也奈殷龍不得；若說命，愚兄去相助，如可勝他，方才也報仇雪恨了。在俺看來，賢弟且回山中，另思別計，譬如沒有這無用的哥子，你還可以誇口；若再前去送了性命，連尸骸也無人埋葬了。此乃俺金石之言，信與不信，聽你作主，愚兄是不能奉陪了。黃達本想他同去報仇，故爾哭跪在地下，此時聽雲龍這派言詞，明是譏諷於他，直急得三尸冒火，七竅生煙，站起身

來大聲罵道：雲龍你這雜種欺吾大甚！殷龍同你有何交誼？如此助他的威風，俺哥哥同你一起下山，死於非命，你若以義氣爲重，便捨命報復，以洩此仇，方是好漢的作用。現在怕死偷生，回轉山寨，已算不得個好漢，還敢用這派胡言，代他說話。難道我哥哥是該死，殷龍的仇是不應報的麼？俺且不同你耽擱，若我哥哥有靈，此去報仇雪恨，那時回到山寨，再至王寨主面前同你講論。說畢大罵不止，一路嚎啕的痛哭，下山而去。直至黃成身死所，滿擬殷龍在此，拚個你死我活，誰知到了前面，除却山上幾個嘍兵，那個殷龍的形影早已不在。黃達更自焦急萬分，向着嘍兵罵道：殷龍躲在何處？那班嘍兵見黃達如此，只得開言答道：黃將軍且勿悲苦，殷龍離此不遠，你老且前去尋他，定可遇見。黃達聽了此言，不問青紅皂白，一路飛奔而去，跑了有四五里遠近，前面不見一人，直是哭罵不已。也是黃達應該身死，殷龍與雲龍會見之後，回到店中，將此言告知賽花，衆人自是歡喜。無奈賀人傑是個火爆將軍，聽見殷龍將黃成打死，更是喜出望外，跳舞如飛，出了店外，一路飛奔而去，以便到了前面，加上兩拳，踢上兩腳，若有嘍兵看守，順手打死幾個，出口烏氣。正走之間，見路上一人哭罵，嘴裏說長道短，大罵殷龍，賀人傑那裏忍耐得住，走到面前高聲喝道：汝這雜種在此尋誰？俺便是殷龍女

增賀人傑是也。說罷，就舉手向前，便是個泰山壓頂當頭打下。黃達正然嚎哭，忽聽賀人傑三字，正要開言，見頂上一拳打下，不禁喫了一驚，趕着將身子一偏，一拳讓過，隨即罵道：汝這不怕死的野種！兩次上山，命在危急，今日還敢來送死，若不將殷龍交出，代我哥哥洩恨，欲想有命，轉世爲人。當時提起左腿，對定人傑的腦下一腳，誰知踢在腦下如棉花一般，見人傑全無苦色，曉得不好，趕即將腿收回，那知己容他不得，直見人傑將兩腿一並，自己的腿脚如火坑一般，既麻且木，非凡燙人。人傑當時笑道：汝這雜種還有什麼本領？順手向前一送，咕咚一聲，早將黃達送去有四五尺遠近。黃達此時爲他牽這筋斗，已是人魂出竅，不省人事。人傑疑他裝腔做勢，一時性急起來，對定他鼻頭一拳打下，登時血流滿面，白沫直流，復行一拳送了性命。那幾個看守嘍兵，見黃達去尋殷龍，多時不見他回來，知黃達已死於非命。那時賀人傑打得性起，看見嘍兵即穿到面前，追奔而來，三拳兩腳，早見閻王，還有幾個嘍兵，早已飛奔上山進寨報信。此時王朗已在聚義廳上，向那班強寇說道：愚兄這座山頭，幸得諸位相助，也算得人馬極盛了，若非施不全與俺作對，命黃天霸衆人攻打，就此領帶兵馬殺奔下山，還怕不成大業麼？無奈天不從願，遇見這個對頭，豈不令人惱恨？早見巡山的嘍兵飛

奔而至到了簷口單落膝報道稟大王大事不好黃寨主與雲寨主下山被殷龍打死山下現在雲寨主回山報信黃達已前去報仇不知此去如何快請寨主定奪王朗聽了此言歎道黃賢弟也太爲自滿了殷龍非等閑之輩愚兄昨日勸你全然不聽我言此時死於山前令我及失一臂助豈不令人可惱話猶未了早已見雲龍走來向王朗說話不知說出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莽和尚嚇倒老村夫 名秀才禮接黃總鎮

却說王朗見嘍兵報信正在廳前歎息只見雲龍到了裏面向自己說道黃賢弟不聽我言致有身死之禍愚兄自愧無能不能報仇洩恨此罪難恕但不知黃達下山勝負如何快請寨主定奪王朗見雲龍如此言語急忙道此非大哥之過乃黃成不聽人言致有今日殷龍武藝本是高強大哥尙不能勝他還有何人敢去正說之間又有嘍兵來報說黃達爲賀人傑打死王朗聽了此言不禁滔滔淚下大聲罵道賀人傑你這死囚咱與你有何仇恨兩次三番與我作對今日又將我友來打死此恨此仇何時可洩隨向雲鶴言道自從賢弟造下此樓本擬共圖大事不意賀人傑這班小輩如此英雄若不除却此人老弟英名豈不挫滅目下樓已造就所有機關皆按圖行事賢弟能再

助一臂之力，就此下山將殷龍治死，這山上威名，便可大振了。飛雲子聽了此言，正是合了意見，當時趁機說道：寨主不必焦急，黃成身死，雖是可恨，若以一朝之恨，就此下山，二虎相爭，必有一損，假若勝不得殷龍，這座高樓有誰可守？在俺想來，仍然靜以待助，今晚同寨主上樓，復將原圖取出，將各處埋伏細閱一番，咱想施不全必不肯干休，且暮之間，定有人來攻打，那時等衆人上山，將埋伏發出一戰而獲，送了他性命，豈非上策？王朗本是個草寇，聽飛雲子這番言語，猶如至寶一般，連聲說是。只得命人下山，先將黃成兄弟的尸骸抬回，買棺收殮。此乃是飛雲子騙取樓圖之計不表。單說趙五與天霸等人在方剛店內，遇見普潤一路向沂州而來，行了有兩三日路徑，這日晌午時分，正擬尋店飽餐，忽然東北角上一朵黑雲從空而起，普潤道：賢弟你看這天色要變了，我們趕緊前走罷。走了未有半里之遙，早已潑下傾盆大雨如注，只得冒雨向前而行。復走了一里遠近，忽見松林外面一帶高牆，像個大家莊院。普潤道：你們慢行些，咱先一人前去，包令你有好酒好肉吃個快活。說罷，撒開大步而走。只見庄前一個小後生，同一蒼髯老者，站在庄門裏面，指東畫西閒談。普潤看在眼內，不禁動怒起來，心下說道：咱們衆人如此苦惱，這般大雨還在大路上趕路，腹中如此飢餓，這兩個狗頭

既看見我來，理應將我們請進去，擺出酒來，咱們飽餐一頓，方是道理；他偏全然不睬，閒嚼他娘的皇天，明是看老子的窮像子。你既這樣，且待俺嚇你一嚇，好令你知俺手段。當時一聲叱咤，罵道：汝這兩個狗種在這裏說甚？俺乃雲南普潤和尚是也。快去通知主人前來迎接，如若稍遲，先送汝兩個狗命。說畢，身軀一落，却巧站在那老者面前。老者正看雨景，不防着胖大和尚站在面前，猶如立壇一般，只聽得咕咚一聲栽倒地，下，嘴裏直叫大王饒命！饒命！普潤見這樣，心下實是好笑，罵道：汝這狗頭也沒有烏珠，俺乃路過的和尚，誰是大王小王？那人聽見方才心定，乃道：佛爺爺今日來得不巧，若是往常，莫說募化齋飯，便是造庵起廟，也可隨緣樂助。咱們主人最喜佈施，每年也要用夠一千八百，只是出了好心，沒有好報，遇見這般強盜，鬧得人神不安。現在主人主母正在上房痛哭，誰敢進去回稟？連咱們午飯還未到嘴，那裏有齋飯與你呢？普潤聽他所言，知是有了緣故，忙道：汝這主人姓誰？爲什麼受強盜囉唆？可知俺這身手段，專與強人爲難。若你主人請我喫頓齋飯，並我朋友們一同前來，包管你安然無事。那老者聽他這派言詞，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得問道：和尚你法號何名？那方人氏？可真能擒強盜麼？普潤見他不肯相信，忙道：你這老奴說俺撒謊，俺場前兩手舉起，且令你看個

見證說畢，卷起袍袖，舉起兩個極大的石滾，前三後四亂舞了一回，然後一齊摔下。忙道：你兩人可能相信麼？若再不爲我通報，便將你兩人當着強盜，看你怕也不怕。老者到了此時，早已魂飛天外，忙道：佛爺息怒，咱且進去稟明。正說之間，後面天霸等人已到了門外。普潤便將方才說的話，告訴了衆人。天霸道：這也難怪老者，想必這左近地方，有什麼草寇爲害。隨卽向老者道：汝且進去報知主人，說淮安漕運總督施大人標下，有個黃天霸求見，他便可知道了。那人聽了此言，先將黃天霸上下望了一眼，然後喋咚一聲，跪在地下，忙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你老可是隨施大人那個黃總兵麼？今日前來，該應我主人可以脫難了。且請在此稍待，容小人卽去通稟。說畢，站起身來，忽進去。普潤向黃天霸說道：俺也不少半個鼻孔，一對烏珠，爲什麼與他說話，他說俺是個強盜，嚇得如古牛一般。一見你來，便如此模樣，豈不把人氣煞？天霸聽他所言，心下實是發笑，還未開言，早見那個老者，領着個中年客官，走出來，高聲說道：在下荒野村夫，不知大人駕到，有失遠迎，抱罪之至！說着，舉手一拱，便請天霸入內。天霸也就還禮答道：某等冒昧造府，乃因大雨傾盆，難尋客寓，故而來至此處，但不知尊兄高姓大名？初次識荆，有勞遠接，說着，也就進了庄門。後面趙氏兄弟並普潤一齊入內，進了

廳前賓主座下。黃天霸開言問道：尊兄住居此地，想必是自耕自種，共享田園，何以與強人結了仇恨？那人見他詢問，不禁長嘆一聲，乃道：大人有所不知，且待老拙細稟。村夫姓李名根祖，父道榮，乃落第的舉子，只因未諳吏治，不願爲官，遂以舌耕度日。到了晚年，積蓄得數百銀兩，在這地方置下薄田，先父遂勞動耕種，日有餘資，以致家業日進。老朽苦守度日，早年博得衣衿，左近鄉人便以李秀士稱我。目下年將花甲，膝下只有一女，名喚桂英，只以擇婿太苛，尙然待字。不料上年有一夥強人，名叫爬山虎秦明，在這東庄蝦蟆山中結夥爲寇。誰知前月初一，這秦明忽然使人前來送信，說他家寨主近奉沂州府琅琊山大王王朗之命，請他上山聚義，共圖大事，只因自己山中尙無壓塞夫人，聞得你家小姐尙未婚匹，因此前來通知，擇定本月初四日行聘，娶你家小姐做個壓塞夫人。說罷不禁放聲大哭。不知黃天霸聽了此言，如何處置？後事如何？且回分解。

第十二回 傻和尚努力加餐 渾強盜艷裝入贅

話說李根說了這派言詞，不禁放聲大哭。天霸連忙說道：尊兄且勿悲傷，某等作宰爲官，專除的強人惡寇，此時既知這事，斷無不救之理。普潤不等李根開言，連忙插言說

道：李根開口說道是秀士，連這人情世務全不知道，也難怪秦明欺負於你。咱們冒雨而來，爲的是腹中飢餒，想問你要討頓飯食，大嚼一餐。此時請咱們進來，只顧你說長道短，我腹中亂喊亂叫，便是就不聽見了，這不是你不識時務？俺與你明講，你只將大壺酒大塊肉，堆盤滿蓋，請俺們吃頓舒服午飯，莫說他一個秦明便是十個秦明也要砍爲肉漿。這番話把個黃天霸話得發笑起來，只得向李根說道：某等冒雨造府，實因腹中飢餒，尊兄既稱慷慨，且命廚下略備一餐，加倍算給便了。李根聽了此言，連忙起身說道：老朽因見大人前來，如撥雲見日，遂將所有冤情盡情告稟，以致累老爺挨餓，有罪有罪！說畢，隨命人到廚房去取酒肴，頃刻間擺得滿桌，李根遂請人入坐。普潤最餓得利害，並不謙讓，張開大嘴，如狼吞虎嚥一般，一連幾次，早吃得乾淨。那知普潤仍然未飽，復向李根說：你這老漢也太慳吝，常言道在生不飽，強如活埋，這點飲食如何夠喫？快些再辦兩桌來，俾俺們吃飽，好捉強盜呢。李根聽言此言，復又命人再多取酒肴，請衆人暢飲。普潤吃畢之後，捧着肚皮十分高興，遂向李根言道：咱們無功不受祿，且將秦明行聘時，是何情形與咱說明，好待你們捉強盜。李根道：老朽自他送信之後，心下正無主意，那知初四日早間，便先來兩個強人，一廝名叫賽活猴孫五，一個名叫

惡老虎高三說他前來爲媒，所有聘禮隨後就到。當時老朽恐他反過臉來，全家沒了性命，只得忍氣吞聲，出廳迎接。不多一刻，果然大吹大打，無限的嘍兵抬着牛羊綵緞，到了廳前一齊放下，轉身就走。那孫五同高三也就起身言道：「奉寨主擇定八月十五日爲上吉良辰，前來入贅，尊處所有陪奩，就此趕快備辦。」說畢，也是不分皂白，回山而去。這伙強人全不知天理國法，說將出來，便做到這地步；可憐我女兒得了此信，兩三次番尋死覓活，老朽的妻子也是哭得死去活來。今日是八月初十了，離十五還有五天，那時他前來招贅，叫我如何處置？爲這事情，想不出個主意。不料大人忽然到此，真乃萬分之幸！大人能伸了此冤，除去這大害，不獨老朽感激不盡，便是這左近地方老幼百姓，也是感恩戴德了。說畢，便向黃天霸叩頭不已。普潤哈哈大笑道：「俺道他是要娶你女兒，既是他要來入贅，這也是他倒運了。不瞞你說，我也同他一類，從前在山寨裏面要娶壓寨夫人，如此這般，吃了那一次毒手。秦明這事件也與從前彷彿，咱也用這條妙計，請他受用，汝看妙與不妙？」趙五等人大笑不止，乃道：「怪不得你老做了和尚，原來受過這苦楚，方才削去頭髮。既然如此，咱們便在此等候數日，除了這地方大害，那那山上也少一強人，豈不是一舉兩得？」黃天霸也以爲然。李根見衆人如此，自是

喜出望外，隨命人收拾了三間房屋，取出衣服請衆人穿換，當晚又備了酒肴，爲天霸等人接風。這許多閒話，權且不表。單說黃天霸到了十四晚間，向李根說道：「明日便是十五，咱們與秦明交手，若不將他擒住，更是火上加油，歸罪於你。」動手時，又恐你女兒怯懼，不知你左近地方可有閒屋，且將汝妻子女兒先行躲避，等秦明前來，汝與他畧見一面，等到房裏之後，汝便乘此躲去。隨後之事，汝且不問，只聽有了鑼聲，然後再回轉家中。李根連連稱是。只見普潤笑道：「俺這個胖大和尚，竟做新人起來，也不十分醜陋，但是他進了洞房，汝等要先行打了個暗號，不然爲他看出破綻，那時便爲禍不淺。」天霸道：「這事咱自理會，咱們定個條例，在房外捉他不住，咱們三人的責任。若進了洞房，汝擒他不得，這便歸罪於你。」普潤道：「這個主見也好。」說畢，當晚李根便將妻女送至別處，二鼓已後，方才回來。廚下備了酒肴，爲天霸普潤四人助威，只吃得明月西沉，方才席散。次日早間也照着辦喜事一般，前前後後掛燈結彩，到了日盡的時分，普潤便飽餐一頓，然後換了緊身短襖，腰間藏着利刃，進入內室。早有兩個大膽的僕婦，命普潤淨面嗽口，換了裝束，在床沿邊上專等秦明進來。外面天霸趙五等人，早有李根送出三套衣衫，命他三人換上，扮着儒士的模樣，好陪新人。所有那莊漢長工，無不派着

執事直至日落時分，遠遠的聽人聲喧嚷，鼓吹齊鳴，早有門人進來稟報道：離此只有里許，有頂綠呢花轎，前面許多執事，大吹大擂，向莊前而來，想必便是秦明了。天霸聽了此言，恐他們臨時慌忙，乃道：汝且前去等候，等他到了門前，然後再行來報信。正說之間，聽門外一片人聲，爆竹聲音到了裏面，說是媒人來了。黃天霸見不是秦明，也只得奈着性子，整束衣冠，同趙五迎了出來，向着高三一揖。高三也不意是黃天霸到此，當時同至廳前，叙了寒溫，分賓坐下。却巧李根正在裏面，聽媒人前來，也只得出來與兩人見禮。接着門外大炮連聲，人喊馬嘶，紛紛而至。高三知秦明已至，隨即迎了出來，到了門前，但見許多嘍兵排立兩旁，當中遠遠的來了一匹花花大馬，白銅鞍轡，五色爭光，鞍轎上一匹紅綾綢，打了十字，兩朵團珠掛在後面，上面坐着秦明，也是滿身的大紅，紅袍紅襖，紅帽紅靴，遠處來看，猶如火星菩薩一般相似。到了莊前，早有嘍兵放爆連天，奏樂之聲不絕於耳。李根見他這般惡相，早已渾身發抖，站立不住，咚撲的朝下一跑。秦明不知他爲怕害所致，疑惑他是跪接自己，當時在馬上相見，趕着撇了鞍鞭，飛下坐騎，高聲叫道：岳丈請起，小婿初次到府，理合登堂拜謁，下了全禮，方是子婿的道理，何敢勞岳父如此？這不將小婿折煞麼？說着便走上前來一拉李根，不知後事

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華堂上灌醉新郎 洞房中誤逢和尚

却說秦明來拉李根，早有高三將他扶起道：「秀士何必如此？女婿乃是半子，理合入內受拜。」說着便命行人升爆，將秦明李根邀入廳上。李根心下真是亂抖，只得大着膽量，向秦明說道：「大王乃一世英雄，入贅寒門已萬分之幸，何敢自居長輩，受此重禮？」高三那裏肯聽，早命秦明拜了四拜，廳下鼓樂喧天，到也十分熱鬧。黃天霸與趙五弟兄早已換好了裝束，扮作文士模樣，儒冠儒服，站立階前。此時見秦明行過儀注，當即向前作了一揖，命人奉過蓮茶，請秦明上坐。但見他身高八尺向開，黑漆漆的面目，一雙鍋底眼眉，兩道鈴銅眼，高鼻梁闊口，腮下一部短鬚，醜陋之中露出殺氣，他也不知是天霸等人，見他文士衣服，心下暗暗笑道：「這兩個朽爛的腐儒，居然有這大膽敢來陪我。俺且用兩句話嚇他一嚇，隨向黃天霸說道：『問你尊姓何名？兩臂有多大膂力？每天能殺幾人麼？』」天霸見秦明如此言語，明知他來嚇自己，乃道：「某等文墨之士，不知殺人；大王若肯教傳十日半月，照着大王頭顱，卽照這個也可殺去。」秦明見他這樣，也不知有意罵他，乃道：「秀士，你也不知利害了：殺人兩字乃性之所致，豈是傳教而來。你若耍俺

教你等俺花燭之後，一同俺到山上去，看俺殺人如何？天霸道：大王說俺不會，今日便想顯顯手段，不知大王可懼怕麼？說着大衆也大笑起來。趙五道：黃賢弟又發狂了，常言道書豈造反，永不成功，也與你殺人的一樣。李根此時恨不得將秦明送進裏面，早完結他性命。當時說道：今日天已不早，廳前備下酒肴，且請大王聊飲數杯，然後送入洞房，與小女百年和合。說着請衆人入座。天霸與趙五有意將秦明灌醉，入座之後，任意傳杯，你三拳，我五杯，上了四五個大菜，秦明早有了五六分醉意。高三在旁邊笑道：大王今日花燭，酒是不可使盡，黃秀士可看主人薄面，少飲一杯。天霸想等他爛醉如泥，前去擺佈，忽見高三插言攔阻，暗道：你這助紂爲虐的強盜，他本人已情願如此，你反這般講究，若不將你灌醉，也算不得俺之手段。乃道：高寨主所言雖是，今晚乃吉日良辰，理當開懷暢飲，不醉無歸。你既恐大王昏醉，你何妨爲大王代飲呢？說着滿斟一杯遞了過來。高三不好推却，只得一飲而乾。接着趙五趙四也是如此，於是你來我往，有半個時辰，早將兩個媒人醉得如泥塑木雕的相似。秦明雖有了幾分醉意，只因一心好色，恨不得立刻入內，心下尙是明白，向着李根說道：岳父年邁，理當安息，令愛想他盼望，何不就此席散？且小婿酒量太淺，設若悞了佳期，反恐令愛不懌。說着便想

起身進去。天霸見他要去，恐他進去看破綻，心下正然着急，却好李根女兒的乳娘甚爲伶俐，見秦明尙未大醉，趕着上前言道：老奴奉小姐之命，轉告郎君，請郎君多飲一杯，以助興致。說着取過大斗，滿斟一盃奉敬過來。秦明聽說小姐之命，只樂得心癢難熬，便伸着兩手，接過一飲而盡。誰知這裏面放下醉藥，頃刻之間，酩酊大醉。天霸想此時結果他性命，無奈他帶來的嘍兵俱在廳下，只得令人奏樂，將秦明送入裏面。一面命趙五兄弟攔着腰門，自己同他直至裏面，向着那幾個隨身的嘍兵說道：你家寨主今日花燭，這裏面無庸招呼，外邊備下酒肴，汝等且出去飲酒。說畢便一齊出去。天霸照着送房的儀注，命了兩個女僕，掌着兩張燈在前引路。到了洞房門口，見裏面直是漆黑，一點燈光沒有，不由的含糊問道：俺今日前來招親，正夫妻完聚之日，爲何這裏面沒有燈光？難道你家小姐不在裏面麼？天霸聽了正吃了一驚，忽見乳娘答道：寨主你也太粗暴了，我家小姐乃金玉之體，蘭蕙之姿，從來在閨房裏面不見生人。今日寨主前來，雖是夫妻情面，初次見面，總有點羞答答的，故命老奴將燈息滅。寨主進去，脚下放穩一點，不要驚嚇了小姐。秦明聽了笑道：咱們既爲夫妻，還有什麼害臊，既然如此，俺便輕輕走路便了。說着果如踹死螞蟻一般，走入裏面。此時普潤躲在床上，吃了

黃酒滿肚的將上下衣服脫了乾淨直挺挺仰在床上聽見秦明進來當時也不聲張先將兩口戒刀順在手內。但聽秦明嘆咤一聲，將門關上，嘴裏咕咕囃囃的說道：我的嬌嬌滴滴的心肝，魂靈兒爲你想煞了！說着又聽見將衣服脫去，一連脫了幾件，遙想也是個赤身，走到床前兩手先將床沿邊一摸，却巧普潤直挺挺睡在那裏，那隻手過巧摸在他大腿上面。秦明哈哈大笑道：我道你衣服未脫，那知道在此等候了。說着並將磕膝跪在床上來，一個硬幫幫的傢伙便想鼓動。此時普潤實在忍耐不得，左手向前一伸，揪住那個巨貨，身體向上一拘，高聲罵道：你這狗強盜道俺是誰？還不爲我滾去！說着向外一摔，直聽哎呀一聲，秦明早跌下去，知道有了變局，趕着在地掬起，直奔前來，以便開門逃走。普潤那裏容他，跳下床來，便是一刀在黑暗裏砍下去。秦明幸是一個會手，聽見刀風到了身上，趕向左邊一讓，伸手想摸個物件可以抵擋，却巧窗格裏面，豎着個面盆木架，提在手中，便上下左右亂舞一陣。無如木架甚大，房間裏面地方窄狹，雖然有這伴手傢伙，不是碰了這件，就是打倒那件，全然不甚順手；二來有幾分酒意，加之由外面亮處進去，黑暗之中不分皂白，比不得普潤本在黑處，暗看尙有個地位，兩個亂打一會，此時天霸在外面早聽見兩人動手，遂趕着脫去衣衫，拔出腰

刀踢了進去，高聲喝道：汝這無名的草寇，俺黃天霸是也，還不爲我將頭留下。當時劈面進來，前後攻殺。秦明聽是黃天霸三字，已嚇得魂不附體，架上單刀，便想奪門而去。不知秦明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貪女色秦明被獲 重友誼洪魁報仇

却說天霸劈門入內，便是一刀砍去。秦明到了此時，酒已嚇醒了幾分，聽是黃天霸進來，那裏還敢怠慢，赤條條舉起木架左遮右格，護着週身，想從房內跳出。無奈普潤不能稍讓，大罵道：汝這狗頭吃我一刀。秦明股頭早中了一刀，登時血流不止，忙用一個燕子穿簾跳出房外，反將那個木架摔去，兩個拳頭擺出門路，專等他兩人的刀來。普潤先是在黑暗之中，料他不能取勝。現在到門外面，惟恐他就此逃走不住的戒刀一路砍來。秦明兩個拳頭直向普潤命門打去，欲要砍中，難乎其難。天霸到了此時，只得將金鏢取出，大聲喝道：狗強盜休得逞強！俺寶貝來也！左手一伸，早已中他的肩。秦明正與普潤對敵，不防着一鏢打來，哎呀一聲跌了下去。普潤上前用腳踹定，順手一刀，先將他陽物削去，然後取過繩索網綁起來。此時趙五弟兄在腰門外面，見裏面响動，知已動起手來，也就命人將莊門緊閉，拔出腰刀向那許多嘍兵喝道：汝等這班

鼠輩，膽敢助紂爲虐，搶虜良家婦女上山，還有什麼王法麼？言還未了，後面冲出個胖大和尚，手執戒刀向趙五說道：那個狗頭賊爲咱們獲住了，還有何人還要待俺動手？說着前飛後舞，如砍瓜切菜一般，早殺死有數十個頭目。其餘嘍兵早已跪下哭道：佛爺爺饒命，此乃高三一人主使，不關我等之事，我等皆是秦明擒上山來的，三日一打，五日一抽，不得已顧了這性命，順他做個嘍兵，心中實是不願。現在山上還有兩個寨主，一個叫八大刀洪魁，一個叫箭王傑，此二人皆是秦明結伴的兄弟。老爺們若饒我等性命，就此回轉山中，將他兩人誘來，爲老爺擒住，將他置之死地。接着天霸也喊了出來：趙賢弟，汝且進去看守那強盜，俺有話問這狗頭。當時也就照趙五所說的話問了一遍。普潤還說：你是內行，連這打草驚蛇尙不知道，讓他們回去，豈不與俺們有礙麼？汝且放他前去，咱是不能饒過的，且留下一件寶貝做個記號，方知道俺的手段。說畢，把那些嘍兵耳朵，每人割下一隻，命他回去報信。這裏天霸等衆人去後，知道山上必有人來報復，趕着將秦明推到廳前，結果了性命，然後傳齊莊漢，各執傢伙火把一路迎去。行了有半里之遙，早見遠遠來了兩匹坐騎，燈球火把蜂湧而來，但聽他高叫道：黃天霸你殺俺哥哥，俺洪魁來也。黃天霸見敵人來前，趕着命莊漢排立兩旁，執

着腰刀當先罵道：狗強盜既聞俺的大名，便應束手就縛。秦明已爲俺殺死，汝是何人？速來納命。洪魁見說是天霸，也就不分皂白，磕定鞍韉，一刀砍下。黃天霸見來得利害，也就貫足脛，一刀揪去。洪魁見殺他不得，登時喊叫連天。黃天霸汝這無情無義的匹夫！咱們綠林朋友待汝不薄，汝乃殺死盟兄，逼死嫂嫂，隨了施不全，做了這個烏官，與俺綠林中作對。今日前來送死，又將我大哥騙醉殺死莊前，此仇如何可恕？來得好，看罷，不住的大刀砍下。先前黃天霸見他這樣利害，疑惑他是個好手，此時幾刀砍來，順手揪去，也是個無力之輩。到了七八刀上，拚力一刀格在旁邊，向着洪魁罵道：汝這不知死活的強徒，俺在這北道上面，也不知遇了多少英雄豪傑，誰不知俺大名，汝這一口大刀，只能殺得他人，能奈俺天霸怎樣？王朗山上還去過數次，況汝是他是伙伴麼？不要走，也喫俺一刀。說着用了個蛟龍出水勢，對定了洪魁胸前刺下。洪魁見他下手，趕將大刀攔在馬上，說聲來的好，嚮亮一聲，拚力揪去。黃天霸怕他再來還手，隨即取出金鏢，左手執刀向馬頭砍去，右手一起早已放去。洪魁正欲揪過一刀，又見他一下砍來，忙將馬頭一抬，意想向左邊讓，誰知一道金光早到了面門之上，曉得不好，哎呀一聲，未曾喊出，臉上早中了一下，登時疼痛，栽於馬下。天霸正欲結果他性命，忽有人

喊道：黃天霸休得逞能！俺也有寶貝來也！說着也嗖得一聲，對太陽射來。天霸是慣走北道的，豈不知道這暗箭連忙將身子一偏，將一支冷箭讓過，原來便是那個冷箭王傑所放。王傑到了面前，向天霸道：俺們兩人還是鬪拳脚的工夫，還是鬪那個暗器，大丈夫明去明來，說定在先，隨後便沒有反悔的。天霸道：汝乃無名小輩，俺若開言，便說欺汝這小輩，馬上步下聽汝便了。王傑當時跳下馬來，舞動流星鎚，便與天霸交手。彼此一來一往，約有十餘個回合，天霸見勝他不得，心下想道：此人本領不在俺之下，若能將他收服做個內應，豈不是個上策？便道：汝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也是綠林出身，何故不做這買賣呢？這因有個緣故，人生在世，不過忠孝節義禮義廉恥這八個字，你是明白之人，與其同王朗一類，遣臭萬年，何不急早回頭？王傑聽了，當即回天霸道：這派言語俺也知道，但是俺這山中，不下有數千人，即便依汝所言，一時如何遺散？不知天霸聽了此言，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施暗器普潤受傷 進纔言雲龍動怒

却說王傑聽天霸一派言語，心想歸順施公，當時便道：咱王傑雖是綠林草寇，也知順逆利害，難得大人如此婆心，使俺有出身之路，所有事件，全憑大人作主了。說着到了

山上，先將人名冊籍並糧草賬簿，送在天霸面前。天霸命他將山上頭目先行喊來，將洪魁、秦明治罪該死，並王傑改邪歸正的話說了一遍。然後道：汝等雖目前爲寇，從前也是良民，無非爲秦明這狗頭逼迫所致。但本總兵寬其既往，將這山上的資財分給於汝，去惡從善，可速三思。話猶未了，早見闔山嘍兵紛紛而至，高聲道：大人開罪，情願回去歸農。說着，一個個跪在簷前，同聲感戴。天霸當時便喚了兩個年老頭目，命他按名散放，擇定後日各自回家，放火燒山，以除大害不表。此時天色已大亮，普潤在李根莊上，提刀出了莊門，那種赤條條一絲不挂的，實在不堪入目。正跑之間，那知秦明的嘍兵躲在樹林裏面，見個胖大和尚赤身過去，知是黃天霸一類，緊緊取出一箭，對定他胸前拚力射去。普潤是魯莽，若穿了衣服可以遮護。正向前來，忽聽嗖的一聲對面而至，趕着將刀望下一打，那知他用力太過，將那支箭打斷，箭頭穿入尊臀上面，鮮血淋漓，痛不可忍。再將自己一望，方知沒有衣服，罵道：俺不是黃湯灌醉了，爲什麼不穿衣服追殺出來？設若射中了和尚，連撒尿也不便當了。登時拔出箭頭轉身回去，却巧趙五劈面走來，見他受了這苦楚，只是大笑不止。少時天霸已命山上的頭目前來送信，令莊漢去請李根，命他安然回家。然後普潤、趙五等人同上山去。一連數日，嘍兵遣

散已畢。王傑取了流星鎚，先將山寨燒去，隨後同天霸等人向沂州而來。在路非止一日，這日離琅琊山不遠，王傑開言說道：「咱就此投往琅琊山，諸位兄長若有了下落，務必設法報信山中，好讓小弟知道他細底，送信前來。」天霸道：「俺們此時也不能預定，等將殷老英雄尋到，各事便易商辦了。」不說天霸與趙五弟兄等前去，單說王傑別了天霸，走到琅琊山下，早有巡山的嘍兵高聲問道：「汝這大漢從何而來？快將來歷說明，好稟明寨主知道，不然俺放箭了。」王傑說道：「俺蝦蟆山寨主王傑是也，王寨主屢次相邀入夥，今日特地到此，汝可進去稟明。」嘍兵聽說是王傑，連忙說道：「王寨主，你老且在此待著，小人進去稟明，好請咱們寨主出來迎接。」說畢，命人看守着關寨，自己轉身奔上山去。此時王朗正因黃達弟兄爲殷龍翁婿殺死，請飛雲子各處埋伏，整頓高樓，當時雲鶴命他將樓圖取出，當時並無疑惑，到了晚間，早有曹勇到他房內言道：「寨主以爲黃達弟兄死在殷龍之手，抑死在雲龍之手麼？」王朗道：「此言是何說項？」黃成先爲殷龍打死，後來黃成前去報仇，遇着賀人傑，因此兩人先後身死，怎麼說是雲龍呢？」曹勇道：「寨主便是執此見，明是雲龍致之死地，咱若不說明出來，寨主亦未必深信。先是雲龍初次下山遇見殷龍，他若幫助寨主，理合便與動手，那時不肯交鋒，反說他武藝高強，

他不過要免寨主命他出戰，此是第一個破綻；黃成心抱不平，欲與殷龍廝殺，他故意攔阻不來，又出激詞與他賭勝，是第二個破綻；黃成爲殷龍殺死，他是親眼看見，不與他報仇，黃達前去，他反回來，是第三個破綻；有此三層，回想飛雲子臨行之時，不辭而行，前日又無因而至，這不是他心存別見麼？這樓是他所造，圖又是他繪成，豈有忘却之理？此時寨主請他整頓，他應一望而知，何必取圖查看？咱恐他弟兄不懷好意，欲想將樓圖騙出來，乘隙逃走，除了這個千係，那時回往潼關，尙是小事，設若投順殷龍，與黃天霸等人聯爲一氣，理應外合，攻破此山，那時悔之無及！咱見他事有可疑，因此與寨主說明，那個樓圖千萬不能取出，等咱們各處的朋友齊請上山，然後再將這高樓大加整頓，彼時衆目招彰，飛雲子方不能更變呢。王朗聽了此言，心下雖急，想此圖恐說出爲他疑惑，也就不去催促。誰知雲龍等待不得，當時向王朗說道：大哥造下此樓，本想共圖大事，外有殷龍等人窺探，內無十分埋伏之功，倘黃天霸一旦而來，攻打山寨，那時恐不比初次，不趁此時精益求精，置下埋伏，等到何日預備？昨日與俺三弟已經說明，難道今日忘却麼？還不此時將圖取出，更造一番，豈不完美？王朗聽了，笑道：雲大哥不遠而來，理合歇息數日，再行辦事，方是正理。咱這山中雖不能如銅牆鐵壁一

般也不致輕易攻破，雖有一兩個奸細，恐也不能成事。此乃咱一人之事，大哥能屈留數日，便請稍助一臂；如若不能，天下名山何止倍蓰，請大哥另行別路便了。雲龍聽了此言，明知道有人進了纜言，不禁大聲怒言：王朗你這狗頭！說着便是一拳。王朗見他反臉，恐飛雲子動了真怒，兄弟兩人難以制服。登時向左邊一閃，讓過一拳，向着飛雲子喊道：可爲我勸解。飛雲子也只得故意攔住。誰知雲龍躡到外面，攜了自己的包裹，便向王朗罵道：汝這狗頭不知進退，咱雲龍再見便了。說畢便下山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惡曹勇獻計請名人 妙賽花當場施毒手

却說雲龍見王朗說他是奸細，登時大怒起來，下山而去。這裏飛雲子恨不得將王朗結果了性命，無如樓圖未得，此圖乃是家傳寶物，奈他生死各門，以及八卦五行之類，少一錯誤，便壞了大事。就向王朗說道：大哥你我金石同心，肝胆相照，你乃是一山之主，用人好壞且不知道，尙能成什麼大事？今日與你說明，俺在這山中，這樓上事件須憑專主，不能由你牽制，如若不能，俺也自走他路，莫說俺有始無終。這番話只說得王朗啞口無言。曹勇在旁聽得面紅耳赤，當時只得答道：雲二哥幸勿多疑，寨主想汝上

山，如魚得水，豈有反聽人言之理？這樓上制度聽你擺布便了。飛雲子到了此時，也只
得趁此下臺。次日王朗恐飛雲子疑惑，就出來陪禮，請他上樓商量各事。飛雲子也恐
有所聞，也就不動聲色。光陰倏忽，未有半月光景，這許多強盜皆陸續而至。到了初一，
王朗便命闔山殺牛宰馬，重新聚義，內中惟有黑閻羅同蠻和尚最爲凶惡。當時向王
朗言道：大哥這山中也有這許多人馬，一個施不全尙擺佈他不得，還想什麼天下呢？
非俺口出大言，今日就此下山奔赴淮安，除去這狗官，共圖大事，也如囊中取物，何況
一個殷龍，便各懼怯。黑閻羅道：殷龍這雜種，也只能在殷家堡獨霸一方，見了俺兩人，
恐那個蓋世英名，一朝喪盡。兩人你言我語，豪興登時勃發，便要下山尋殷龍廝殺。王
朗知道不能攔住，只得命人送他下山，向殷龍店內而去。怎奈雲龍下山之後，便先尋
了殷龍將王朗之言說了一遍，乃道：俺家三弟與俺性情不同，此時未得樓圖，斷不肯
半途而去。但是普潤到淮安送信，至今不知如何？萬君召與天霸皆不見前來，你們翁
婿兩人久久在此，也是無益，咱旣與他反臉，此處也安身不得，不若此時直奔淮安，催
衆人到彼，那時裏應外合，一鼓可破。殷龍也知道人力少薄，於事無濟，見他自己要
去，自是喜出望外。當時便寫了書信，稟明施公，速請黃天霸前來相助。雲龍去後，這日

殷龍與賽花在店前閑談所做的事，忽見前面有個少年，在門前望了一眼。殷龍知道是巡風的嘍兵，登時向賽花說道：我兒，你曾看見麼？賽花道：與爹爹就此前去，看有誰在此窺探。說着，兩人離了客店，約走了二里多路，前面一帶樹林，早見方纔的嘍兵，站在樹林後面，一個束髮金箍的和尚，手執了禪杖，高聲叫道：殷龍這狗頭，既在此地，俺且去試他一試。說着，便躡帶迸跳出林外。賽花那裏忍耐得住，腰間拔出利刀，兩個足尖向前一墊，早到了樹林之外，向着和尚叫道：禿驢休得猖狂！奶奶乃殷龍之女兒，賽花是也。汝是何人，敢來送死？蠻和尚見是一個女子，那裏放在心上，不禁哈哈道：佛爺爺菩薩心腸，不肯犯色戒，要你這賤貨無用，看你嬌嫩的女子，難挨這一禪杖，今日開莫大之恩，饒汝狗命，從速回轉，命殷龍前來好好送死。賽花聽他這樣言語，不由的舉刀來砍，說聲禿廝，你休得逞嘴，看刀。說着，早望那禿頭上一下。蠻和尚毫無介意，將禪杖望下一迎，說聲來得好，但聽噹啷一聲，早將那口刀掀在兩旁，接着一禪杖，也就攔頭打來。賽花見他來得利害，也就不敢怠慢，兩手貫足了脛，用了古字勢，將刀刃架住。殷龍見女兒喫力，恐敗在這禿驢手，趕着到了面前，喝道：禿頭與這女子交手，尚算英雄好漢麼？要會殷龍，殷龍在此，馬上步下，聽汝前來。和尚見殷龍出面，隨即收回。

禪杖，將殷龍上下一望，笑道：俺道你是個人間惡鬼，天下邪神，不能奈何汝怎樣，在俺看來，也不過尋常之輩。不要走，看俺傢伙。說着用了個拜佛聽經的勢，身軀向上一蹲，禪杖頭在上，鐵柄在下，左手向前，右手提杖，由上而下，拚力的在頭頂打下。殷龍看了，喫了一驚，暗道：這賊禿驢好一派氣力。當時趕將利刀握在手內，一個鷄子翻身翻出圈外，用個四兩撥千金的刀法，把禪杖拚力掀格。和尚不等他還手，復又一下攔腰掃來。殷龍反前進一步，到了和尚面前，舉起利刀便向他手脈上一下。和尚喫了一驚，隨時罵道：好雜種！汝這詭計前來嚇誰？說着，拖着兵器，急足向後一退，方將一刀讓過。殷龍恐他又來還手，遂用了雪舞梨花的法，前後上下如刀山一般，直向和尚砍去。蠻和尚見了，笑道：殷龍汝享了半世大名，今日英名何在？俺只殺了兩下，汝便顯出這麼樣，難道佛爺爺便不知汝這刀法麼？當時也就將禪杖飛舞起來，對定刀頭一路掀去，招架上下盤遮，毫無漏空，一路刀法舞畢，末了一刀稍有破綻，被和尚一禪杖，掀落在下面，然後將禪杖高起，四十八路一齊打來。殷龍幸知道他這門路，趕將利刀護着周身，對定那禪杖頭兒緊緊的格去。此時彼來此往，約戰了二三十合，彼此不分勝負。賽花見殷龍不能取勝，起手在袖內取出金鏢，向着和尚一鏢打來。蠻和尚正鬪之間，忽然

一道白光向命門飛下，知道有人暗算，但將頭顱一偏，兩指頭當中一夾，却巧那支金鏢夾在手內。養花見一鏢未中，復又一鏢放出，正對咽喉，蠻和尚將頭回下，張開大口，隨即咬住。忽見蠻和尚袖口一起，放出一物，欲知什麼物件，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喜相逢擊走黑閻羅 訴離情恨煞惡強盜

却說殷賽花連發四鏢，未能將蠻和尚打中，心下正然着急，忽見他袖口一起，飛來一物，有酒盆口大小，此便是這和尚的十八菩薩子內鐵彈。賽花也眼明手快，棄了利刀，拔出雙劍，舞得天花墜地相似，早把個鐵彈子打落在地下。殷龍見女兒不能取勝，一時大怒起來，舞動朴刀當頭亂砍。那邊黑閻羅孫勇，見和尚力敵兩人，恐有損傷，也就搖動銅鎚，當先爭鬥。正是難解難分的時候，前面遠遠來了四人，當時一個出色英雄，高聲叫道：「殷老英雄權且住手，俺天霸來也。」叱咤一聲，飛入圈內。原來天霸與普潤等人，自從蝦蟆山收服了王傑，次日便一齊動身，向沂州進發。這日離瑯琊山不遠，王傑向天霸道：「小弟多蒙兄長提拔，把結功名。本擬隨兄長共破山寨，無奈王朗人多糧足，山中事不得而知。現在離山還遠，難得王朗與俺有約，去此投他做個內應，豈不是條妙計？惟恐兄長未能相信，故爾將這事稟明行止，請兄長定奪。」天霸聽罷，就笑道：「這皆

是賢弟多疑，賢弟自請便了。王傑見天霸答應，當便分路而去，投奔珊瑚山。這裏天霸與普潤趙氏兄弟，到各處鎮上去尋殷龍下落，走了十數里地面，不是說此人已走，便說搬移別處，行了半日，皆未訪實。心下正然着急，忽聽喊殺之聲震動山谷，趕卽順着聲尋去，却巧殷龍正與個和尚廝殺，因此跳入圈內，拔出單刀向黑闍羅便砍。殷龍與賽花正戰鬪，兩人不過，忽聽天霸二字喊叫而來，抬頭一看，已到前面，心下好不歡喜，就高聲叫道：黃賢弟來得正好，萬勿將這廝走了。普潤見天霸說殷龍，知己尋着朋友，也就應聲言道：俺普潤尋覓多時，不期在此相會，這秃廝且留下與俺罷。說着兩柄利刀砍下，將蠻和尚的禪杖一齊撇去，接着趙四趙五各取兵刃，兩面殺來。賽花見來了多人，愈加忿憤幾倍，六個人八件兵器，如走馬燈相似，將黑闍羅蠻和尚夾在中間，四下八方全無漏空。此時他兩人雖有十二分本領，怎禁得他六人，皆是個有名好手，到了此時，已是只能招架，不能還手。殺了有半個時辰，黑闍羅恐有傷損，虛晃一鎗，沖開門路，直向山前敗走。蠻和尚見他已逃去，也就隨後趕來。普潤還要追趕，天霸叫道：咱們不必追了，老英雄方纔尋着，正有要話面談，這兩個強徒明日還不是結果麼？普潤聽了此言，當時回轉身來，早有殷龍向天霸問道：賢弟何時到此？何日由淮安動身？大

人面前諒皆安靜爲何君召與殷勇未曾回來賢弟請快說明與俺知道天霸道咱們一言難盡這地方非言談之地你老現住在何處咱們歇息下來再行談論。賽花聽說便在前引路。却巧殷強與人傑住在店內聞殷龍與賽花與人交戰也就前來助戰。不期在路又遇見衆人正是喜出望外。人傑首先向天霸叫了一聲叔父一路到了客店。殷強先命小二收拾面水備下酒餚衆人淨面嗽口將包裹取下送至裏面然後天霸便將殷勇送信說人傑與賽花私自逃走冒險攻山後來正想命人打聽却巧趙五弟兄入衙行刺收服兩人方說人傑受傷朱光祖救了他們性命因此大人命自己前來在路遇見普潤方知君召在河南有病蝦蟆山又收服王傑此時去投王朗做了內應的話前前後後說了一遍。殷龍方纔知道又把飛雲子弟兄已到此處殺死黃成氣走雲龍現在邀約強人的話復又告知天霸。天霸道咱們現已到此少不得要上山一走但飛雲子不知可能一會麼。殷龍道此人已歸順咱們無奈曹勇這狗頭心懷不善專門窺察他的破綻現在樓圖又未到手故他不肯輕易出來連咱們今日尙未見過。普潤道咱們既曉得這緣故若耽延時日此山何日能破。今晚咱們同上山頭先看一番動靜明日再設法攻山衆人計議妥當當時喫了飲食到了二鼓時分早有普潤黃天

霸賀人傑三人換了黑衣的衣服，各帶傢伙飛奔而去。且說黑閻羅孫勇與醉菩薩蠻和尚，爲天霸等人敗走，當時到了山中，向着王朗說道：咱們今日下山，不期便遇殷龍，與他女兒一同廝殺，滿擬將他結果了性命，誰知交手之時，忽然天霸與一個胖大和尚，共計四人，前來助戰，大敗，真乃名不虛傳，請寨主加意防備纔好。王朗聽了此言，便道：咱便請雲家兄弟整頓高樓，現在兩位賢弟暫且歇息，隨卽將衆人請到聚義廳上議事。飛雲子聽了此言，心下甚是躊躇，不能言語。曹勇在旁言道：雲三哥莫非有退志麼？大丈夫始終如一，不能半途而廢。今晚天霸前來，正是絕好機會，何故半嚮不發一言呢？飛雲子笑道：你道俺懼怕於他麼？只因此樓非一朝一夕可成，自從俺前日去後，已爲天霸人等來過數次，不知現在可有損傷？今晚便想開了機關，將敵人擒獲，設誤觸機關，不但不能擒人，反傷了自己的性命。在俺看來，今晚但防守一夜，只須將他敗走，隨後等埋伏步位齊全，再行約期與他廝殺。王大哥若定要今晚發動，那時誤了大事，與俺無涉。王朗聽了此言，向衆人言道：從前方廳裏面，皆是衆人埋伏之所，自黃天霸追來之後，便換了他處。今晚齊星樓下，必須分了地段，誰人願守何處，各人自己說，明此不過權且之事，等到雲三哥功成圓滿，然後聽咱調度。飛雲子當時說道：寨主如

此吩咐極爲妥當。不知王朗如何守候？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普潤僧再上瑯琊山 黃天霸三探齊星樓

却說飛雲子回轉到自己房內，王朗便向衆人說道：雲二哥雖不上樓，那黃天霸非常之輩，譬如雲二哥這齊星樓既在此間，敵人前來也要施放埋伏，咱們各人各守一路，大家以金聲爲號，無論何處見有人來，便將機關關下，然後傳訊各處四面兜拿，方可萬無一失。黑闥羅日間爲黃天霸敗下，恨不得將他捉住，以享大名。當時言道：咱們在這山中，雖不能居一居二，那平常的小事俺也不做，今乃毛遂自薦，樓台上面頭道鐵闌干爲俺把守，俺因闌干裏面，每根皆有枝火箭，這埋伏甚是利害，非俺有這身本領，也不能當此重任。王大哥可將此事讓俺罷。說着也不等他回答，便向樓前而去。接着蠻和尚言道：俺聞方廳外面，那塊石板底下，是個陷人的火炕，欲至樓上非過此不可，這個小差使可以讓我罷。說着提了禪杖也就走了。這裏王朗言道：他兩人所守的地方，雖是要害，尙還有躲避的地方，惟有第一層埋伏最多，所有那烏鴉嘴長蛇頭金龍爪蜂蠆利蟻虻尾惡狗沫，這六件毒器，都在那前後左右上下六門，非得六位好漢看守不可。第二層乃是晝夜六時，按着子丑寅卯十二個時辰，第三層乃是金木水火

土五行的埋伏，黑閻羅守的那火器兵器便是火門，所有總頭皆在第三層上面，此層樓面最高，須將一二層破去，方能殺得到三層。此時人不敷用，天霸雖然凶猛，也未必如此易破，尙可不必防守。咱擬郭天保把守烏鴉嘴的前門，小閻王管理長蛇頭後門，郭得仁防護金龍爪的右門，一撮毛看守峰薑刺的左門，穿山甲把守蠚蟻尾的上門，何福坤司理惡狗沫的下門。這六門分撥已定，還有那堂得廣鄧龍這班強盜，皆在第一層，二三層也接着金木水火土五門巡緝。分派已畢，早已是三鼓的時分，每人飽餐一頓，各帶兵刃短衣，結束分投而去。王朗與曹勇仍然在第三層防備，還有許多小頭自在山前山後四面巡風，更鼓之聲，不絕於耳。且說黃天霸與普潤賀人傑趙四趙五出了店門，直向山前進發。天霸與人傑雖是熟路，無奈前幾次上山，皆是黑夜到此，臨走之時，又受了重傷，加之又隔了數月，此時前去反記憶不清。所幸趙氏弟兄本在山內，此時便在前引路，到了山下穿過牌樓，撲撲撲如飛燕入巢一般，五個人齊到了上面，先找飛雲子通個消息，隨後再去攻打。趙五道：「這個裏面地方，俺尙認得。」天霸聽了此言，正擬命他上山。趙五道：「咱們趁此便進了去如何？」說着進了寨門，順着那無埋伏的地方暗暗走來。走過許多曲折，進了花園，來至方廳下面，倒着身軀，躲入假山背後。

暗下細聽。誰知王朗在第三層樓上，照着個千里燈球，由上而下，看得十分清楚。此時四面巡來，忽見方廳外有個黑影，趕着將金鼓敲了數下，隨即四面八方無限金鐘敲起，頃刻工夫，許多火球向方廳前照來。只聽高聲叫道：「不要放走了奸細！黃天霸進了山寨，咱們快兜拿呀！」趙五這一驚不小，惟恐自己被入看見，知他順了施公，愈加不妙。所幸路徑尚熟，趕着掉轉身軀，躲入假山背後了。黃天霸到此時，也顧不得存亡身死，叱咤一聲，向賀人傑叫道：「賀賢姪，咱們就此殺上去罷。」說畢，舞動單刀，逢人便砍。賀人傑雙鎗並舉，一上一下，殺得如雨點一般。頃刻之間，早把那巡夜的嘍兵打死了數個。蠻和尚聽外面喊叫，猶如火上燒油，禪杖一提，尋人廝殺，却巧遇着普潤對定禿頭一杖打去。普潤舉刀來架，撇在一旁，隨手一刀砍去。蠻和尚見他用了刀法，隨即招架，殺在一團。兩人正在混殺，黃天霸早又到樓前，見那一帶生鐵闌干，不禁心中大動，高聲罵道：「王朗汝這該死的強盜！前次在此爲汝暗算，能奈我何？今日前來定傷汝命。」說着，一個墊步躡在面前，便上了闌干朵上，就此想穿上樓梯，取回寶物。王朗看得真切，早把關鍵握定手內，正擬來開，忽見黑鬩羅孫勇不動聲色，王朗不解何意，只道他懼怕天霸，躲在別處，深恐將關鍵開來，下面無人答應，反觸了別項關鍵。誰知孫勇是個刁

頑強盜，聽說天霸屢次前來，皆爲他逃走，此時見他上堂，反而隨他入內，等他到了裏面，然後再開關鍵將他治死。天霸不知有人，正擬上樓，忽聽一人躡了出去，舉起雙鎚攔腰打來。天霸曉得不好，只得轉身就走，無奈非常快利，頃刻工夫如同白晝。一聲響亮，闌干朵上早放出許多火箭，向天霸撲來。不知天霸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啟埋伏八方受敵 逞英雄衆將施威

却說黃天霸用鏢正打孫勇，頃刻工夫，闌干上面早放出許多火箭，天霸防不勝防，當時四下一看，見闌干左邊有塊石頭，台階當中有個門路，天霸便撥着火箭，到了階前，身上已傷了兩處，只見台階上站着二人，手執紅旗兩邊擺舞，見天霸上來也不阻隔。天霸也知道他是個真人，誰知他動也不動，但聽撲咚一聲，如天翻地覆一般，頃刻倒了下去。再細一看，乃是個木偶人物，造就機關在此擺舞。此時爲天霸一刀砍跌下去，只見他左手膀上套着一個跌繩，由下望上一抽，將那兩扇鐵門頃刻開下，裏面早出來一人，手執雙鎚望天霸便打。天霸舉眼一看，便是黑鬪羅孫勇，不禁怒氣冲天，接着一連幾刀，向他要害砍下。此時孫勇也無心力戰，但想誘他們進門來，置之死地，當時雙鎚高起，將天霸的刀格在一邊，高聲叫道：黃天霸汝死在目前，尙然猖獗，若是好

漢進來與俺戰三百合。說畢握定雙鎗，轉身入內。天霸只道他戰他不過，舞刀前進，沖入門來。忽然響亮一聲，那門依然關閉。天霸喫了一驚，曉得中了埋伏，正擬轉身就走。左邊現出個樓梯，只得鑽身上去。誰知到了上面，寬闊非常，一帶平樓，空無一物，當中懸着個燈球，兩邊現出六個門徑。天霸也不認好歹，鑽上樓來，待要尋條生路，忽見那燈球一動，左邊門內走出一人，手執長鎗，高聲罵道：黃天霸狗頭賊！俺急三鎗鄭得仁在此。說着舉手一鎗，對着咽喉刺去。天霸急忙架格，已爲金龍一爪，忍痛殺向進去，又走出一人，天霸此時已將性命置之度外，提起刀來，便向何福坤頭頂砍下。何福坤見來得利害，趕將鐵棍橫開，架住兵刃，順手用了那泰山壓頂的門路，拚力一棍向頭頂蓋下。天霸自受了金龍一爪，已是疼不可言，忽見一棍到了面前，深恐打着傷痕，性命不保。那口刀也就同鷄子翻身相似，靠上鐵棍閃在一旁。兩人一來一往，約有五六個照面，天霸究竟帶傷，站立不住。只聽賀人傑那邊也與一人惡鬪。你道人傑何故也中了埋伏？只因他同天霸前來，見普潤在方廳外面，已與那禿頭廝殺，曉得這裏面知覺，欲想回頭，心想所來何事。趙五弟兄必知這裏面的門徑，出入死生當可了然。轉眼想尋他同去，那知趙五已早經躲避。復見天霸一人到了樓下，早把那闌干觸動，放出火

箭心下怒道：大丈夫死得其所，雖死猶生，咱非黃叔父竭力提攜，安有今日？想罷舞動兩鎚，飛身上去。彼時黑閻羅正與黃天霸交戰，人傑想擬尋個生門進內攻打，誰知早爲王朗看見，趕將燈球一起，下面放出暗器，不知賀人傑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施公案全傳卷二

第二十回

臨危地趙五救人傑

道真名天霸遇雲鶴

却說賀人傑上了二層樓來，王朗早經看見，趕將燈球一起守門將士飛叉將軍在門前正然防備，忽見燈球打了本門的暗號，隨即舞動飛叉，到了樓上，果見一少年孩子，手提雙鎚在那裏亂鬧。郭天保首先喝道：「汝這無知的黃牙乳臭，胎毛未乾，有何本領前來送死？」俺郭天保一生無子，看汝這小畜生尙有人品，不忍送汝的狗命，汝要保全性命，喊俺三聲義父，俺便抬手讓你過去，喚那殷龍前來會俺。如在此耽延，這飛叉面上，便是汝送命之日。」人傑那裏忍耐得住，喝聲狗強盜休得胡言，你先喚小爺一鎚，說着一個流星趕月，雙鎚一連打下。郭天保只道他是個孩子，全不放在心上，見他雙鎚打來，將叉向上一架，滿想就此開去，誰知人傑天生的臂力，兩鎚堆在叉上，猶如泰山一般，天保的氣力又未全行使出，只聽「哎呀」一聲，幾乎將飛叉打脫，當時連開數次，帶拖帶架讓過兩鎚，那虎口早已震烈。賀人傑見他不能照架，鎚頭起處，不住的打來。郭天保早殺得汗流浹背，趕將飛叉又虛刺一下，撥轉身軀向前便走，高聲叫道：「汝這小

畜生，俺殺你不過，若有本領，就此追來。人傑知道他又施詭計，到了此時，但想結果他性命，也就顧不得這裏面的利害，喝聲強寇那裏逃走。俺爺爺來也。說着擺動雙鎗，接踵追去。天保見他緊緊追來，心下大喜，順手撥動機關，前面早露出個門戶，身軀一轉，走入裏去。人傑不分皂白，一氣到了裏面，正尋天保廝殺，但聽喳喳一聲，飛出一羣鴉鵲，向自己亂啄。人傑疑是羽毛鳥鵲，無什麼利害，但將雙鎗向前打去，誰知一隻鳥鵲對人傑頭上啄了一下，猶如鐵錐一般，說聲痛煞我也，再想提那柄鐵鎗，已提不起。原來裏面造就機關，這羣鳥鴉盡是鐵錐，所以啄了一下，登時大叫一聲，頃刻之間，毫無影響。人傑只得帶痛四下尋找，誰知銅牆鐵壁，無處可逃。黑暗之間，辨不出東西南北，肩頭上傷痕又十分疼痛，因此一聲大叫，連喊天霸。天霸又爲惡狗咬了一下，也是痛不可支。此時但聽見言語，欲想見面，絕無門路。他兩人困在樓上，權且將他擺下。但說趙五兩人躲入假山後面，雖然王朗未曾看見，無奈藏躲的地方，與那方廳的方石，皆一氣砌成，方石一起，這假山便要下去。當時躲在那裏，但見普潤與蠻和尚，正殺在難解難分之際，天霸人傑上了樓去，心下這一驚不小，忙向趙四說道：普師父與醉菩提惡鬪，咱們露了面目，尚可上前相救，惟有他兩人上樓，多半凶多吉少，設若傷命在內，

這夜光杯取不出來，尙是小事，若因此謀反下山，爭城爭地，施大人面前，尙有何人除這惡寇？趙四道：咱們要想救他，除非赴奔飛雲子的面前，請他設法前來相救，捨此就別無良策了。趙五聽了此話，忙說道：咱就此前去，汝仍在這地暗助普潤，說着轉過假山，一面向裏面走去。誰知那燈球火把，照得如白晝一般，正走之時，對面來了一人，正是王朗的弟兄王彬，一見趙五，便高聲叫道：趙五哥，汝赴淮安，何以夤夜回來？那施不全可曾結果否？趙五見是王彬，趕卽應道：這狗官已經擺佈了，方纔走到山前，聽說天霸上山攻打，因此趕上山頭，以便助戰。現在寨主可在樓上麼？咱同你去殺他一陣。王彬只道他是好意，乃道：黃天霸此時已中了埋伏，此刻命在須臾，咱同你就此前去。說着在前引路，向樓上而來。趙五見他同行，正中妙計，拔出腰刀對定肩頭就是一下；王彬不會防備，轉身向後，見趙五一刀砍來，知他有了反變，正要喊叫，又是一刀結果性命，隨卽飛奔前進，到了飛雲子房內。誰知飛雲子因王朗與曹勇有心疑惑，惟恐露綻，正要私下傳信殷龍，如若天霸私下前來，暫緩上山動手。後來聽得人言，王朗已親自按派多人，分守了各處，接着聽見殺聲，知是天霸到此，心下正然着急，無奈那樓圖未經到手，一經反臉就去救他，此樓未破，就費了許多周折，只得出了房門，向前觀望，但

見第二層樓上黑霧迷天，下面火光騰騰直上，知已中了埋伏，不禁大聲喊道：「咱飛雲子不去搭救，更待何時？」撇了長衫一路的飛奔而去。因此趙五此時已不見他，不知飛雲子在何處，眼見得燈球亂起，也就憤不顧身，拔刀而去，一路砍到樓上，早殺死許多嘍兵。但聽下面喊道：「不好了！殺上來了！」王朗在上面正命人去捉黃天霸，忽見下面人嘶喊，正要命人查看，早有嘍兵到來，說雲飛子由生門手執寶劍，上樓助戰。王朗聽了，喜道：「咱道此樓是他所造，他如上去，這兩人便可擒獲了。」飛雲子上了樓，對面遇見孫勇，孫勇道：「先生此時來得好。」黃天霸同一個乳臭孩子，俱圍在裏面，此時前去，正可擒他。飛雲子答應道：「這上面有俺動手，下面那個胖大和尚十分利害，趕快去助戰。」孫勇不知他是計，雙鎚提起，匆匆下樓而去。飛雲子不敢怠慢，入了生門，先到長頭蛇那個門徑，按定機關，蹣了上去。想道：「兩人必定是天霸了。」俺與他雖未見過，且將他救出門來，再作道理。不禁大叫道：「裏面何人？」可是黃天霸與賀人傑麼？俺飛雲子前來救汝，速通姓名，早早下樓。人傑與天霸正是兩下猜疑，忽聽飛雲子三字，天霸大叫道：「雲三哥，俺天霸身受重傷，不分門徑，正與普潤僧一同上山，若蒙搭救，真國家之福也。」飛雲子聽說是天霸，趕即開了門戶，邊過烏鴉嘴，穿到惡狗沫，到了前門轉身進去，只見天霸

正睡在地下，舉手將他提起，伏上肩頭，便想出去。天霸道：雲三哥且緩，那邊還有賀賢姪受傷甚重，不知從何而來？可快前去將他救出。飛雲子道：可是天保之子賀人傑麼？天霸道：正是此人，是俺盟姪。雲鶴道：那邊雖隔了一壁，就此前去，又入死地，咱先同汝下樓，然後再來相救。說着便飛步到了樓口，所幸孫勇不在前面，一個墊步飛下樓來，便向花園內奔去。正恐無人保護，天霸却好趙五到了樓口，但見火光高起，對着樓上，自己不敢上去，只得轉身去助普潤。一路走來，只見飛雲子背着天霸，當即上前將他接下。飛雲子復行去救人傑，不知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賀人傑絕處逢生 王寨主難中改悔

却說飛雲子將霸天背到花園，趙五劈面遇見，喊道：雲三哥，肩上是天霸麼？咱們正尋他不着，三哥既將他救出，此時意欲何往？飛雲子見趙五不覺喜道：天霸身上受傷甚重，此時雖到此間，尚不能逕自出去，賀人傑仍在樓上，必得將他救出，一同走出，方可無虞。汝來得正好，且將他交付與你，即將天霸放下，復行抱上趙五的肩頭，轉身又上樓去，仍入生門，到了裏面，將人傑夾在腰間，回身就走。不意襲得廣在外面巡風，劈面撞見飛雲子，喫了一驚，向着飛雲子喊道：雲三哥，此人已困在樓上，你此時將他負

出，意欲何爲？王寨主現在上面，一看破了，有何面目，那不是出乎反乎，私通敵人麼？雲鶴見他不住喊叫，猶恐再有人來，當時並不答話，舉頭向第一層樓上觀看，只見王朗手執令旗，各處招颺，命人去捉普潤。飛雲子見他未曾看着自己，便回頭向得廣道：汝來得正好，汝道俺出去麼？只因天霸受傷，無人進去，將他捆縛，咱方纔下樓，見這乳臭小孩凶惡異常，因此撥動機關，中了埋伏，送他與寨主發落。汝既前來，且將他交付與汝，俺去捆天霸去了。龔得廣不知是詐，便將兵刃丟下，來接人傑，早被飛雲子砍中咽喉，撲通一聲，栽倒在地，接着又是一劍，結果了性命。人傑雖受了傷痕，心下尙然明白，見一人將他救出，雖未與飛雲子遇見，料想必是此人，見他將來人殺死，帶着疼痛，拚力的掬起身來問道：救我者莫非飛雲子麼？雲鶴道：休得多言，須防耳目，便是俺雲鶴來也。黃天霸現在前面，且隨我來。當時便拖着人傑，一路到了花園。趙五見了人傑忙來迎接，飛雲子向他兩人言道：此時樓圖未得，俺不能隨汝出去，天霸傷痕非消除萬毒丸不能相救。切記！切記！說畢，將人傑放下，轉身就走。這裏天霸早已抬身不得，趙氏兄弟各自負在背上，每人拔出利刀，大喝一聲，俺趙五趙四順了官兵，汝等讓我者生，擋我者死。王朗乃無名的草寇，惡貫滿盈，改日必有殺身之禍。黃天霸賀人傑已爲俺

兄弟救出了。說着不分皂白，一路殺去。那些嘍兵聽說趙五救出天霸，猶如天翻地覆一般，無不同聲喊叫不好了。趙五到淮安順了施不全了，現在樓上將黃天霸救出，在樓前殺人無數。同聲吶喊，早驚動了王朗，趕卽傳令將寨門緊閉。趙五到了門前，但見守山頭目排列兩行，鎗棍刀叉迎面砍下。他二人到了此時，也只得拚命的廝殺。趙氏兄弟兩柄刀猶如砍瓜切菜一般，逢人便砍，遇賊卽亡，滿想殺出一條血路，誰知裏面已知山前無多能人，王朗命黑鬪羅孫勇前來追趕。孫勇本在前面施放火箭，忽聽王朗調度，帶了雙鎗到了山下，見趙氏肩上背着敵人，暗想道：這狗頭既有反心，與他交手起來，總有個不肯相讓，不如先將天霸打死，然後與他爭鬪，便是萬無一失了。當時便在魚鱗甲內，摸出一個鐵彈子向前喊道：趙五俺孫勇寶貝來也！說着，彈子便向天霸的後心打去。趙五正奪路而走，也不防着孫勇趕來，誰知天霸命不該絕，鐵彈正然放出，忽然嘍兵隊裏冲入一人，手中將鐵彈接住，袖口一起，放出一支冷箭，向孫勇左眼射去。孫勇見一彈未中，忽一箭射來，已是喫驚不小，趕着將頭一偏，那箭射在豹子冠上，不禁怒氣冲天，飛起一鎗對來人打下。你道此人是誰？是蝦蟆山王傑，與天霸等人同到沂州分頭之後，便投到這山上，方纔聽道緊閉門寨，莫放天霸，正是焦急萬分，

無可搭救，只得同李興一同前來看個動靜。不意進了寨門，見趙五背着天霸，後面趙四也負着二人，又見一個大漢拚命的追趕，忽見孫勇一彈子打來，只得穿身到前面，將彈子接下。此時見孫勇一鎚打來，只得將護身佩劍拔來，將鎚開去，復行一刀，阻住去路。一面招呼趙五道：俺王傑在此廝殺，趙五哥快快下山，勿再耽擱了。趙四背了人傑，見王傑出來接應，膽子大了數倍，奮力當先，舉刀亂舞，頃刻之間，兩人早冲下山來。到牌樓前，却好賽花殷龍前來接應。賽花見人傑又受了重傷，心下好不難受，只得在趙四肩上，將人傑扶起。人傑此時尙未清醒，向殷龍道：俺與黃叔父雖受重傷，所幸已離山寨，普和尚尙在山內相殺，裏面好手甚多，一人恐難敵衆，岳父可去將他救出，與王傑一同前來，再作計議。說罷，一聲大叫：疼煞我也！幾乎昏跌下去。殷龍聽了此言，只得命賽花同趙家兄弟，送他兩人回店，自己提了朴刀，一路而去。進了寨門，果見一人勇力廝殺，便知是同來的王傑。當即躡身上去，就是一刀，對孫勇肩頭劈下。孫勇見王傑將人傑放走，已是虎眉倒豎，怒髮冲冠，兩個鎚頭不住的打下。殷龍跳入圈內，忽然一刀砍來，更是怒不可遏，罵道：汝這兩個狗頭，若有本領，盡行放出，欲想逃走，除非轉世爲人。左手一鎚將刀撇去，右手一鎚向胸下打來。殷龍也是個有名好漢，彼此一來

一往，殺在一團，鬪在一處。王傑見有人敵住孫勇，即抽身到了裏面，見蠻和尚正與普潤惡鬪，還有許多盜賊圍在垓心。普潤已是招架不住。王傑將刀一擺，一聲叱咤，殺入重圍，大聲叫道：普潤和尚，俺王傑前來救汝，快隨我殺下山去。普潤見有了帮手，也就放心廝殺，戒力起處，滾落人頭，殺開一條血路，與王傑下山而去。蠻和尚殺了一夜，雖然未曾輸敗，兩膀也提動不得，當時只得回到方廳，命人上樓打聽。早有王朗走上前來向衆人說道：不料俺這山竟有許多奸細，天霸人傑已是身臨死地，乃竟爲趙五兩個狗頭將他救出，從此又成後患。蝦蟆山乃俺邀他入夥，他反順入敵人，上山廝殺，這不是意想不到的麼？此次雖獲勝仗，無奈樓上的關鍵損去七八，又非修理不可。雲二哥昨日言語之間，早有退志，昨夜之事，未必不怨於我。若再袖手旁觀，不肯出力，豈不是進退兩難？說罷，進入大廳，衆人悶悶不樂。但見孫勇向前說道：寨主何出此言？勝敗兵家常事，咱們相殺一夜，天霸雖未得死，也不敢再來報仇了。飛雲子今夜未曾出來，正是他謙下之意，寨主若去當面請他將高樓復行整頓，豈不照舊麼？說得王朗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尋救藥送信淮安 脫病軀誤臨黑地

却說孫勇命王朗去請飛雲子，當時蠻和尚也就言道：寨主何必以此爲慮，咱們這山上有許多好漢，還恐殷龍怎樣。即使飛雲子有了反意，俺這刀鎗頭上，也不落在人後。王朗道：多謝諸位老仁兄竭力幫助，但是強中還有強中手，縱有能人，總不比這座高樓可靜以待動。說罷，便命人到飛雲子房內，請他前來商議。飛雲子自救了天霸，深恐被人看見，進入房內，先將自己的寶劍，並許多暗器帶在身邊，准備廝殺。到了天明時節，外面殺聲漸漸散去，忽見一個嘍兵匆匆進來說道：王寨主在方廳的裏面守候，請寨主速去議事。飛雲子只得隨那人走入廳內，見衆人閑坐，裏面並無防備之意，心下方纔坦然。只見王朗起身言道：這也是小弟命薄，難得你老造下此樓，滿想共成大事。不料天霸三番兩次爲他逃脫，今日上樓，期其必死，誰知王傑與趙五兄弟順了官賊，救了衆人，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麼？爲此請三哥來，爲俺想一個良策。飛雲子聽了此言，不禁喜道：也是他氣數該絕了，他既請俺劃策，不趁此時將原圖騙出，更待何日？想了一回，乃道：這事寨主無須多煩，但能信實待咱，不聽讒言，這座小樓憑在小弟身上，莫說黃天霸受傷甚重，性命尙且不保，即便轉死還生，前來攻破，也不過自取敗亡；但此非一朝一夕之事件，現在樓上殺死衆人，不計其數，且命人前去埋殮，然後命人

下山訪天霸消息，一面命人上山置下埋伏，整頓高樓，再圖機會，還怕甚麼官兵攻打。王朗信是好意，乃道：「三哥如此用心，小弟敢不深信。但是我這樓圖存在樓頂上面，同夜光杯收在一處，一時恐不能取出。」飛雲子見他不肯取出，不過催促，乃道：「此乃不急之事，但山寨前後非嚴加保守不可，恐殷龍見他女婿受傷，再來報仇。」王朗只得依言辦理。不說飛雲子守候樓圖，且說趙五將天霸救出，已經不知人事，趕將人傑與他放下。賽花見丈夫命在垂危，不禁放聲大哭。趙五道：「人傑雖然受傷，一時尚不致命危。天霸頭足皆腫，神志昏迷，惟恐性命不保。」飛雲子臨行時，說是要消除萬毒丸，方救性命，但不知此丸在何處購買？何人所造？現在且不必痛哭，打算主意救人爲重。」殷龍想了一回，從前人傑傷痕，幸得朱光祖前來救命，此時這消除萬毒丸，絕非市廛所有，咱們先把那萬功散代他敷上，一面命人奔赴淮安送信，或者張桂蘭與衆人知道這個藥名，也未可知。」殷龍正在吩咐各事，忽見人傑睜開兩眼，向殷龍說道：「岳父不必焦慮，前在淮安，屢聞張嬪母談及，說他父親張七自製煉就一丸，名爲消除萬毒丸，無論跌打刀傷，蛇虫惡毒，將此丸服下，不到一夜工夫，便可起死回生，上場交戰，孩兒傷痕尚無大礙，岳父可從速命人赴淮安而去。」殷龍聽了此言，雖是有了出處，但天霸受傷甚重，

來回有一個月程途，若輾轉不及，如何是好？正有所躊躇，王傑道：此去淮安非俺不可，咱這兩條腿脚，去鐵條，一日可行三百里，約有半月工夫，便可回轉，此去不能耽擱，你老如有信字，從速寫成，就此便去。殷龍道：此乃汝親目所見，到了淮安，將此細情稟告大人，自有入去請桂蘭前來解救。說畢，王傑帶了包袱出門而去。且說萬君召自與飛雲子兄弟別後，與普潤別了河南，自己一病不起，只得命普潤先去送信，自己在店內養病，滿想延耽數日，便可動身；誰知一個月以來，病尚未愈，所有川資概行用盡，漸漸將衣變換。那開店的店主見他如此落薄，不但去照應，反而催他出去。君召初時尚不在意，後來愈催愈緊，不禁怒道：知道老爺們是誰？我乃是漕督施大人的朋友，前往潼關辦案，路過此地，不料病在店中，難道你這房飯還有差錯麼？今日來催，明日來要，不是老爺耐氣，先將汝這烏珠挖下，然後同你再算賬。誰知那店主也不是好人，專在那黃河一帶開那黑店，與那班綠林朋友皆有往來，王朗欲害施公，此事他也知道。聽說施不全是他朋友，又說到潼關訪案，無非與綠林中朋友作對，心下暗想道：這也是此人該死，聞王大哥與他等反對，何不將此人送了性命，獻上山頭，做一個見面之禮？好在他山上入夥，免得在此做這買賣。當時故意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不知大

人是欽差所使，還求大人方便，說罷便命人送茶送水，周到萬分。萬君召只道他是真心照應，到了上燈時分，店主復又進來，向着君召問道：「老爺前往潼關去訪何案？」咱聞施大人正真清官，咱想投奔於他，謀個出路。老爺若能引進，小人便有出身之日了。君召道：「此事在俺身上，但是俺病初愈，如有上等酒肴，快拿些來，日後加倍照賬給你。」店主聽畢，喜出望外，暗道：「咱正慮無處下手，他既要酒肴，何不就此擺佈？」應道：「小人專心奉敬，想要什麼，但說不妨。」當時便走出來，命人送上四個菜碟，皆是清鬆肴饌。到了自己房內，將蒙汗藥放入酒內，然後打了一斤黃酒，送在君召面前。君召正在病後，聞這一派酒香，登時透入宮庭，垂涎欲飲，不禁斟了一杯，只見顏包嬌黃，令人可愛，隨卽飲了一口，真是色香味美，三絕俱佳。取過箸兒，夾着肴饌，究竟是病後方愈，禁不起這個酒興，忽然頭暈眼花，不禁咤異道：「咱平時雖不能十分豪飲，也不至如此淺薄，爲何纔飲一口，便如此昏暈？」莫非這店主有什麼歹意麼？想到此處，將酒放下，暗道：「若果這狗頭如此暗算，不將他送了狗命，也不知俺的利害。」却巧院落內有隻花狗，隨割了一片鹽肉，在酒杯內端了一下，摔在階前。那狗一口吞下，未有片時，那狗亂咬起來，四下亂竄，再過了一會，只見那狗倒下，鼻孔流出鮮血，一命嗚呼，死於院內。君召見了這樣，登

時心頭火起，站起身來，將桌掀去，一聲嚮亮，早驚動外面店主，不知君召看出破綻，亟亟走進裏面，准備結果他性命。誰知君召舉眼看見，蠟前一步，便將店主領頭揪着，納在地下，舉拳就打，不知那人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三回 萬君召痛毆店主 華大王殺害客商

却說君召將店主納在地下就打，店主知他是個辣手，連忙求道：老爺息怒，這事小人實是不知，且求饒命。君召明知是他所爲，心下想道：咱便將他打死，也就不能動身，不若如此這般。想罷便在鼻樑骨上就是一拳，早已血流不止。店主在地下只是磕頭，說道：若捨了小人，隨老爺吩咐，皆可應允；只是不能帶上淮安，那就全家沒命了。君召見他苦求，心下說道：這狗頭也是沒用的貨色，偏生要幹出這事，豈不是倒運嗎？當時喝道：汝既要活命，老爺的言語，可是要依從，不是此時答應，一經放下，爾便不睬。店主見他換了口吻，只在地下求道：老爺何必多慮？只求饒了小人，便是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那裏再敢違背？求老爺從速吩咐。萬君召道：既有這條心，眼見店中不能居住，若要走去，又無川資，汝且將好酒肴供應老爺一頓，送出紋銀二十兩，出個買命的銀錢，隨即饒汝狗命了。店主聽說放他，趕向外面喊道：汝等快將咱們的好酒送一壺來，上等

的肴饌送進幾盤，老爺便饒我命了。君召不等他說完，接住又是一下罵道：「汝這雜種，不肯改換心腸，若將汝的酒取來，分明又是暗號了。且同你講，若請老爺飲酒，須要你自己相陪，凡有酒來，汝必先喫一杯，所有肴饌也是如此；那二十兩銀子還要先取，老爺方纔無事。」店主兩手護着面孔，口裏速速應道：「老爺銀兩照數付便了。」此時那許多小二，見店主如此喫苦，怕君召遷怒於他，早已跑了乾淨。店主喊了幾聲，只是無人答應。君召故意罵道：「汝這喪人的狗賊，預先命人躲去，此時反要亂喊，我也不想喫酒，不要錢文，但要送你見閻王。」說着舉起拳頭，對着脊背打下。店主格外作急，喊了王三，又喊李四，末了一聲叫道：「諸位小二哥再不來，敢是我性命不保了！」連喊帶哭，叫了一會工夫，方纔有人前來。君召道：「這事乃店主所爲，與汝等無涉，快依他所說的話，將銀兩酒肴一齊取來，好讓俺走路；不然連你這班狗頭全行送命。」小二聽了此言，自是不敢怠慢，趕取了一壺頂上的美酒，四碟佳肴，放在桌上。君召道：「俺已說明在前，要與你這店主同喫，取一小兒子搬到俺這所在。」小二見他怒氣冲天，那敢多話，趕到客堂將兒子取了過來，放在院落裏面，斟了一杯酒。無奈萬君召有意尋仇，接在手中，飲了一口罵道：「老爺向不喫啞酒，汝不飲便無法處治你麼？」說着，一手撥開大嘴，一手端定酒杯，

硬向下灌，登時在小几上，取了一條連尾帶魚，向他嘴裏一揣，那店主如同雞子一般，所有的鮮血尙未淌完，早已隨酒咽下，正要作嘔，那條魚又取了下去，兩下在咽喉內一撞，不由的忍耐不住，又鹹又酸，又辣又臭，四個氣味渾在一處，大嘴一張，猶如冒雞屎一般，連嘔帶吐，冒得萬君召滿臉。君召故意怒道：俺說這裏面放了毒藥，汝纔喫下，便如此發作。說着一連幾拳，復又打去。店主只得忍氣吞聲，不敢言語，只好兩手在地，下作揖道：且請饒命。君召到了此時，怒氣出外，罵道：汝這狗賊，不是俺高抬貴手，頃刻命入黃泉，這酒肴難道真喫麼？不過命汝權知利害，快將銀兩取來，讓俺動身，若再改變了心，指日由淮安回來，定將汝身首異處。當時小二早已取出二十兩銀子，萬君召揣在身邊，攜了包裹，帶怒而去。在路有四五日路程，這日到了徐州府蕭縣界內，看看天色不早，心下想此離淮安不過三五日光景，今晚且尋個客店歇息一宵，明日天明起身，夜間再放個夜行，兩日可到淮安了。想着一路往淮安而來，此時日光已經落去，但見月色漸漸東升，看看前面有個鎮市，正待前進，忽見對面來了一人，手提一篋籃，兩眼淚痕，匆匆而去。萬君召見了甚爲疑惑，故意止步問道：俺且問你，前面鎮市是何地名？諒汝亦行路之人，爲何不住在此地？那人見萬君召詢問，搖首道：客人快轉回去，

這個鎮上是不能住的。前面鎮口有個來福店，咱們同來五人，皆住在這店內，今早起來已不見了四個人，咱道他們是起早出去了，誰知找了半日，我到他後屋裏面有個宰坊，闖了進去，但見那四個人如牛羊一般，赤條條掛在宰橙上，那人頭早不知去向。了。小人這一嚇，非同小可，明知一人敵不過他，又不敢喊叫出來，送了自己性命，只得走出來了，以便鳴保投案。誰知這地方保正全不聞問，聽說是來福客店的案件，如同沒有此事，反將咱們罵了一頓，要將我送回店內，這不是有冤難伸麼？因此愈想愈怕，不敢再去住宿，此時天晚，尙要趕路。君召聽了，怒道：青天白日，村鎮上面那裏還有此事，汝且隨俺前去，指個明白，待俺今晚送他性命。說罷不問他肯行與否，挽着手膀向前就走，問道：你這人姓甚名誰？何方人氏？約伴到此，幹何事業？那人道：小人名叫朱魁，祖籍揚州人氏，只因路過雞山，遇見一夥強盜，名叫托天王華蓋，所有銀錢貨物，均爲他劫掠到山上，同伴之中殺死三人，其餘五人逃躲在樹林裏面，方活命。滿想奔趕淮安，到施大人衙門告狀，誰知在此又遭這個大禍，小人準備是沒命了！君召道：汝且不必號哭，俺便是漕河總督施大人的朋友，這案你要告狀，俺可助一臂之力，包管此案不難即破，汝且隨我前來，指明店面。朱魁見他這派裝束，又聽他一番言語，也是半信

半疑，只得隨他到了鎮上，遠遠將客店指明，然後道：小人向別處安身，明早在此候信。說罷，掉過身軀尋路而去。君召背了包裹，到了客店，面前迎面站下，向着裏面問道：汝店中可有閑房麼？若有閑房的所在，俺便住宿一宵，房金照算。裏面見有人問話，只道是個富戶，忙道：客人且請裏面坐，裏面有寬大房間，一切俱全，聽便擇取便了。說着出來一個堂官，便將君召的包袱接住。君召就隨他入內，但見五開間一所店堂，上首有一個廚房，七口大鍋一連而下，下面設個案板，雞魚鴨肉列在一堆，當中一個腰門，裏面一個院落，穿過院落，又是五開間房屋，當中三間許多桌椅，便於飲酒，兩邊兩個房間，乃客人的臥室。君召找了一個寬大的所在，命小二將包裹送下，打水泡茶，淨面漱口。小二尚未回來，忽然嚮亮一聲，摔下一物。君召喫了一驚，趕着出來觀看，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鬧酒市惡打王七 見豪客巧遇王傑

却說君召聽得嚮亮，正是出來觀看，只見客堂上坐了一人，年約四十上下，身高七尺，向開兩道濃眉，一雙怪眼，身穿元色短襖，頭戴一頂英雄盔，當中一朵絨球，坐在上面。但見他滿臉的怒氣，高聲罵道：咱也不是白喫的，黃金白銀聽汝算賬，爲何這多時酒

餛飩尚未取出那邊後來的人早已喫畢這不是有意欺人麼說着拍桌罵個不已萬君
召聽了一會知道他爲酒餛飩來遲因此不去過問只見那小二送進茶來向他問道：你
老何方人？這店內有上等酒餛飩欲喫何物請先說明好前去叫。君召心下想道：朱魁說
這個店是黑店想必所買的餛飩也是人肉所造的了。咱且將他的包餃試他一試。乃
道：咱們遠道而來別項物件總要等候先取盤包餃與俺先喫然後上等酒餛飩一總送
來再爲算賬。小二答應而去頃刻送到十個饅首一壺清茶放在君召房內。君召待那
人出去先將房門閉上點了燈火將那饅頭撥開細望也不見有什麼破綻只得送入
口內一品氣味只有一點微酸一人在此猶疑未決暗道：這店既是歹人不應有許
多客人而且這個饅頭又無人腥氣味若說是平常客寓朱魁那樣痛哭絕無假裝之
理俺且等到夜間再辨個真假。淨面漱口少頃小二又送進酒餛飩君召正在豫疑不定
那外面一片聲音早驚動各處但聽一人罵道：汝這瞎眼的狗頭俺在北道往來多時
好漢英雄不知遇過多少汝敢出言不遜挺撞老爺且將你店主喚來問過明白咱姓
王的難道與他有仇隙麼？進來這許多時候酒未見有一角菜未見有一箸將俺的錢
騙去今俺在此挨餓究竟是何道理？不要走且與我問你店主說着將那所有許多動

用物件，概行毀去。正鬧之間，忽然走出一人來，大聲喝道：「何處的野種？也不訪俺的大名，便在俺店中囉哩。」俺偏沒酒餚與汝，若知好歹，便趕快出去，不然便送汝狗命。俺這店中不容汝在此喊叫的話，猶未了，那人怒髮沖冠，大喝道：「好狗才！你道俺不知底細麼？汝既做這買賣，江湖朋友也該探訪，俺若仍在山頭，將汝這廝先結果了性命。」君召聽了此言，知他兩人皆非善類，當時出了房門，走到兩人面前問道：「二位請了，咱們初到此地，不知地方規矩，彼此交易，一去百來，客人出外行商，理合和平爲貴；店主將本求利，又何能怠慢來人？」二位全行息怒，且向店主道個明白。那客人見君召這番言語，忙道：「咱們皆是路過之人，不是腹中饑餒，何必在此閑坐？」小弟一進門前，卽交下十兩銀子，命他送兩壺酒，幾碟菜來，喫下還要趕路。該派早早送來，誰知他將咱的銀子收下，命俺在此守候，自下晝等至此時，酒菜俱不見來。這客堂內許多後來的人，盡行走去，咱還未曾飲食，這不是有心虧負麼？」君召道：「這乃是店主不是，如何收下銀錢，不去買賣，他也不是白喫你的。」那人見君召也說他不是，怒道：「你也不是他親娘舅，要你多這閑話，咱這店喜賣就賣，不喜賣與這人，他有銀兩，難道咱們沒有嗎？」進了門來，就用銀兩嚇人，如此小視咱們，還能使他受用麼？」俺看此狗頭，亦無甚本領，三拳兩腳便見

閻王自尋苦惱。君召聽了，怒道：「汝這人，好不明道理，既不應與他買賣，爲何收下銀錢？這不是你不是嗎？」汝若識得抬舉，就此送出酒餚，使這朋友飲食；若道半字不行，莫說你這樣身材，就生個鐵羅漢，也要將你磨個光亮。你道咱這樣是懼怕你的嗎？且與個榜樣，方才曉得咱利害。說罷，見那客堂外面有顆兩個人抱不過的一株槐樹，到了面前，舉手一搖，隨卽一腿打倒在面前。店主見了這樣，也就半晌不言，所有那飲酒的客人無不驚訝。當時來兩個小二，生恐那店主眼下喫苦，趕着上前帶笑道：「客人有所不知，咱這做東，平時有點獸氣，但凡酒後便不知輕重，方才進來這位，說是將銀錢交下，小人却未看見，常言道買賣認分毫，咱們東家又招呼送酒來，一人說未經交下，兩不認賬，難道還是小人晦氣麼？內中有此原故，說明出來，兩位客人便可息怒。現既爭論起來，想必是做東獸氣發作，忘却銀錢，致令這客人受餓，但今天色已晚，不便趕路，不如此暫宿一宵，小人立刻送飲食進來。說着便拖店主向外而去。那人見君召如此慷慨，走上前來，問道：「老哥尊姓大名？何方人氏？由何地而來？此去何往？」君召只得答道：「在下乃漕督施大人的至好朋友，海州萬家窪君召是也。汝是何人？請明示姓名。那人聽說是君召，喜出望外，忙道：「莫非你老由河南來麼？目下貴恙如何？普潤和尚已自沂

州來了。君召聽了此言，更是詫異，忙道：「普潤僧正是與咱朋友，汝何以與他相識？」那人道：「不欺尊駕，咱也是綠林出身，向在蝦蟆山與洪銓這千人聚義，姓王名傑，排行第四，便是小可。只因天霸與趙四兄弟路過山下，殺死洪銓，欲燒山寨，普和尚勸俺歸降，同赴沂州攻打王朗，不料王朗十分利害，天霸與人傑同上山頭，爲齊星樓的埋伏打了半死，在人傑尚可言語，天霸已經不省人事，現在急赴淮安，到鳳凰嶺張七那裏，將那消除萬毒丸要來，方救得天霸。因此到了這店中，便想進了飲食，仍去要向前趕路的不期這個雜種同咱作對，今幸遇你老前來，否則定將這狗才死打一頓。」君召聽了此言，自是喫驚不小，忙道：「飛雲子在王朗山中，何不將樓圖取出，反致天霸中了埋伏？」王傑道：「咱也上山殺了一陣，只因雲龍與曹勇口角，不辭而行，王朗也就疑惑，屢次要這樓圖，皆是託辭不取。飛雲子又不便過於露迹，以至遷延至今。日前天霸非飛雲子搭救，早經死在樓上了。你老至河南抱病，何故這許多日子？」此時大約是前赴淮安兩人說明了名姓，自是一家的好漢，君召便命王傑將自己的包裹搬到一處，乃道：「今日已將更殘，夜站也不便行走，咱們坐一夜，明日早起，兩人一齊趕行，路途也可有個伙伴。」王傑聽了此言，自是願意，不必說他二人在此等候，且說兩小二將店主拖了出去，到

了店堂坐下，低聲言道：這兩個皆是肥羊，不過那一個甚是辣手，咱們須設計策將他擒住，得一宗大大財爻。你道店主姓甚名誰？此卽外號稱他賽時遷的王七，此時爲小二拖出，乃道：這兩口肥羊雖然纏手，但是用了藥酒，將他灌的爛醉，也就是直手直腳。說罷，便命小二前去置辦，以便害他二人。不知君召與王傑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施大人待客情殷 張桂蘭救夫心切

却說王七被君召擒白了一頓，到了外面，小二道：這兩口肥羊大有油水，只是不易動手。王七道：你們將那一杯灌頂妙藥放入裏面，多備繩索，拾入後面，專候我前去動手。小二道：咱們自理會得，但前來的那人，不過是火暴性子，惟有後來的人看他那樣膂力，好像是個內行，咱們到要留心才好。說罷，便命伙計托了一盤餚饌，一個酒壺，放在裏面，後面的人來取箸箸兒，擔了抹布，一直到了後面，把當中一個方桌放下，向君召說道：請你老賠客人解惱，咱們主人先奉敬一杯了。說着，按了兩副座頭，將筷子放好，手執酒杯，每人斟了一杯，便請他兩人入座。君召雖是病後，各事仍然留心，又因朱魁說他是個黑店，猶恐中他暗計，當時雖然是坐下，並不去取酒杯，兩只眼睛但向那杯望。王傑早經饑餓，只恨沒有酒餚在此，現在到了面前，正想要飲，君召道：我要先敬他

一杯。小二無奈，只得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復又斟了一杯放在桌上。王傑見面前又斟下酒來，舉手要飲。君召見了，趕着攔道：且緩，咱理合再敬他一杯，才是道理。說着將王傑的酒取過來，便命小二飲下。小二見君召這般講論，心下害怕，暗道：倘若這個內容被他知道，如何是好？不若再騙他一騙，忙道：小人何敢，一杯已是不當，還敢再飲二杯，情願領罪，不敢這樣無禮，而且方才言明，敝東有點獸氣，若爲店主看見，他不說是客人賞賜，反說小人嘴饞，打着客人的旗號，自己飲酒。君召冷笑說道：汝這廝到會遮飾，汝道俺不知你這個買賣，方才指甲內放的是何物件？爲我從實說來。若有半字虛言，定然送汝這狗命。說罷一把揪住小二，用力一摔，倒在地下，一手握定他下腮，一手將嘴巴扳開，不由分說向下一灌。王傑見君召如此，更是火上加油，罵道：原來這狗才下這毒手，此必是店主所使，咱且將他擒住，送回閻王，然後與他算賬。當時站起身來，一脚將杯盤踢去，躡過腰門，到了前面，果見那個店主在店堂裏面，不禁大聲怒道：與汝何怨？往日何仇？一心要害於俺，汝既有此心，也不怪俺手毒了。說罷到了前面，一手將王七提起，納於地下，便是一拳，早打得面門流血。王七尙自罵道：汝這兩個野種，何故在此撒野？咱們也不是開的黑店，謀害人財，驚官動府，咱也不怕。打得老爺便會得交

手說着便想在地掙扎起來。王傑不等他說完，順手就是個嘴掌，罵道：「老爺到想饒你，只是汝等強嘴，容汝不得。」說着又是一下，早打去幾個門牙。接着君召又到了前面，向着王傑說道：「咱們不必與他伴嘴，那怕他走入天牢，俺要將他破綻尋出，且將這廝帶了同去。若搜出不應不賅的物件，然後將他治死，爲衆人報仇。」王傑聽畢，便將他提立起來。君召在前，王傑在後，穿過後堂，四下尋找，過一會子，不見有甚形跡。君召正是疑惑，忽見牆脚下面有塊方磚，向上一豎，又望下一落。君召連忙喊道：「王傑這所在有了埋伏，咱們且看他一看。」說着將方磚撬下，便是個絕大空塘，下面黑洞洞內全無一物。左邊一順下去，却有數層坡臺。君召對王傑道：「這裏定有消息了，咱們帶領他進去，分個皂白。」兩個人當時下了台階，到了下面，乃是一絕大的地窖，都是砌就的三間暗室，上首三口大鍋，刀剗刷帚各式俱全，下面一個方橙，抽作凹槽，四隻腿釘在地下，旁邊有一個大盆，裏面水橈木桶放在左邊。王傑道：「這廝原來也是我輩，你看這幾件傢伙，是那快活橙，送命盆，澆水桶，刷毛檯。」說着再抬頭一看，牆壁上面尙掛了四五個人頭，便是朱魁所說的那幾個人。君召勃然罵道：「你這狗賊，喪盡良心，取了客人財物，還要送他性命，這不是情理兩虧麼？」汝既害得他人，俺便要汝償命。」說着便將王七捆縛起

來，納在橙上，命王傑上去，將幾個小二一同喊來，使他見個明白。當時王傑到了上面，所有的客人，見君召搜出他的破綻，知他是個黑店，一齊起身跑個乾淨。許多小二恐帶累自己，也各自逃走了。只有那個送酒的尙躺在地下，王傑尋了一會，不見有什麼別人，只得復行前去。王七知道沒命，當下哀哀求道：二位老爺，小人觸犯，有眼不識泰山，你兩人盛怒，小人自知死罪，但是家有老母，沒有人養，要便活活的餓死了。君召罵道：汝這狗頭做這喪心害理的事件，你母親要你這逆子，也是玷辱家庭，不如結果了性命，倒也乾淨。若你母親無人奉養，咱們回明大人，命地方官月給口糧一分，作正開銷，也比得你這行兇逆子勝如十倍。說着，王傑握定身子，君召拔出刀來，咽喉一下，結果了性命。隨即將鍋竈木盆以及動用的物件，毀個乾淨，將尸首放在一旁，然後走了出來，進了飲食，到街坊問了保正所在，然後將他喊來，說明來歷，使他到縣裏報告。保正聽是施大人差遣，分明是項門的上司，那裏還敢怠慢，一面命伙計進城，一面連夜備了棺木。到天明，君召將這事分付已畢，仍然同王傑一同起來，向淮安而去。這日到了衙門，却巧李七由裏面出來，劈面遇着君召，不禁喜出望外，忙道：大人連日間正然盼望殷殷，爲何一去潼關，杳無音信？飛雲子可曾尋到麼？君召道：咱們一言難盡，大

人現在何處？且去談個明白。李七道：大人現在書房，我可與你一同前去。說罷便向前引路。到了衙門裏面，早有照門的門丁，見是君召回來，知道有緊要的公事，卽速到了裏面。施大人在書房內正看那日行的公事，忽見門丁進來，說萬英雄在外求見。施公不禁大喜，說聲有請。施公隨卽出了書房向外迎來，轉過院落，早見李七在前，後面兩人，一是萬君召，其餘一人不識，便道：萬壯士別來無恙？此去潼關何多日也？且請裏面奉茶。君召見施公出迎，連忙趕上一步，向着施公行禮畢，答道：萬某不才，一介村夫，有負大人盼望。太人一向公事可平順否？說着已進了書房，彼此見禮坐下。君召望着王傑說道：此人乃殷老英雄使人來送信，姓王名傑，所有瑯琊事件，皆他親目所覩，萬某路遇此人，故此一同進謁。說罷，王傑便上前行禮已畢，侍立一旁，便將天霸如何路遇普潤，如何在瑯琊山殺洪銓，如何飛雲子二上瑯琊山，及天霸受了重傷，並飛雲子等候樓圖，并那消除萬毒丸可救天霸話，說了一遍。施公驚喜十分，忙道：天霸受此重傷，下官如何拯救？此人若果丟命，這瑯琊山頭從此便難除了。既是人傑，說張七有這丸散，且快傳信桂蘭，使他早早前去。當時萬君召住在書房裏面，命李七傳進幾個官差，將計全金大力王殿臣這千人分頭傳來，先命計全到總兵衙門去送信。此時張桂蘭

自天霸動身之後，久久不見來信，但不知他勝負如何，心下正然盼望。忽聽見中軍到了宅門，向着裏面說道：漕督大人分付，快請黃太太速進衙門，有要話吩咐。現在沂州來送信，說大人二上琅琊山，中齊星樓的埋伏，命在垂危，快請太太前去救命。張桂蘭聽此一番言語，大驚失色，忙道：此人是報馬前來，抑是別人送信麼？中軍道：聽說萬壯士回來，並有一位姓王的，不知張桂蘭可能救得天霸？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郝素玉結伴尋張七 張桂蘭並力戰李奎

却說張桂蘭罵了一陣，隨着中軍一路向漕運衙門而去。不一會到了衙門，只見李七金大力何路通這千人紛紛而至，彼此見了面，各自問道：黃賢弟受了重傷，如何是好？若有差失，俺們與王朗這強徒誓不兩立了。但是大人心急如焚，必然要親身前去，就此一來，又鬧出許多周折了。桂蘭道：我丈夫受此重傷，咱的性命也只與王朗拚個你死我活，咱們且到裏面問明原故，究竟何物打傷。正說之間，接着郝其鸞郝素玉也陸續而來。衆人一齊過了大堂，在內廳坐下。中軍在書房報知施公，只得請大人一齊出來，先與衆人行禮。桂蘭首先問道：萬大哥你兄弟的傷痕，究竟怎樣利害？從速與俺說明，作個道理。施公見張桂蘭神色倉皇，忙道：女英雄且勿着急，此乃王傑這次由沂州

而來，故知這底細，汝但問他便知明白了。當時王傑便將天霸在齊星樓上，被金龍爪抓破頭顱，惡狗沐傷了兩足的話說了一遍。桂蘭含淚言道：「此樓乃飛雲子所造，這許多的毒物，莫非有什麼邪術麼？」王傑道：「夫人有所不知，並非那妖怪用那種邪術傷人，乃是按着休生傷景杜死驚開八個門戶，內裏藏着五行，分着八卦，所有一切機關，皆是生鐵所造，關鍵一切猶如活龍一般。至那惡物狗毒沫，皆是五行的毒氣，生了此水，譬如那諸葛亮木牛流馬，楊子雲自飛喜鵲，也是這個道理。無奈此樓非尋常可比，論生門死戶，無窮變化，飛雲子雖然可造，却要看圖行事，離了此圖，莫說起造不成，便是破此高樓，也是妄想。因此他爲這副圖，不能擅離山下，不然這齊星樓早經破去了。但是這消除萬毒丸，只有張老英雄有此物件，設非人傑說知，尙不知何處尋找。現在人傑尙是明白，天霸俱然不知；多虧殷龍將萬功散敷上，若再遲延，恐有性命之虞。張桂蘭聽了急說道：「此丸我父親那裏雖有，但此處到鳳凰嶺，也有五六日路程，自從他回轉山頭，臨走之時，便說不問世事，卽俺親自前去，恐他也是個不肯見面，卽便得了此丸，恐非在受毒的面前親自調服，不能見效。這事他如何肯行說罷，不禁大哭起來。施公見他如此，心下愈加懊惱，乃道：「女英雄所說雖是，常言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汝是他

的女兒，爲丈夫受了重傷，求他相救，豈有不救之理？本院命郝素玉同汝前去，修書一封，命汝帶去。桂蘭到了此時，也是出於無奈，一面請施公寫書，一面與郝素玉回轉自己衙門，收拾了一夜，預備次日一早動身。當時賀人傑的母親，聽說他兒子也有重傷，自是放心不下，見張桂蘭去求張七，也得忙了一夜。到了次日，送他起程，自己在衙門候信。張桂蘭帶了兩個親隨丫頭兵丁，先到了漕運的衙門，郝素玉尙未到來。施公先將他傳了進來，向着桂蘭說道：汝去鳳凰嶺請汝父同你逕赴了沂州，先救了黃天霸，本院與萬英雄衆好漢擇日帶隊親赴山東，向瑯琊山攻打。張桂蘭說道：大人行期尙還未定，殷老英雄現在沂州，不知如何盼望？咱們頃刻便自動身，仰求大人仍命王傑先回報個信息，好令賽花等知道。施公道：早有此意，無須女英雄吩咐。此時郝素玉已進內堂，施公叮囑一番，一路小心前去。二人隨即出了大堂，跨上鞍橋，飛馬而去。在路上走了兩日，這日夕陽西下，到了一個小莊，見有一個小小的酒店，一角酒旗掛在檐外。素玉道：咱們且進去略進點飲食，那親兵丫頭該饑餓了，飽餐一頓，夜間便可夜走。說着兩人進了櫃台，見外面坐着黑臉大漢，猶如鍋底一般，兩道掃帚眉，一雙茭菇眼，腮下一部黃鬚，五短身材，坐在前面，看見桂蘭進前，連忙問道：娘子莫非欲飲酒乎？桂

蘭道：咱們酒是不飲，有什麼餚饌盡數取來，一總給錢與汝。那人聽了道：這裏大肉饅頭、牛肉包子都有。桂蘭與素玉到了裏面，外面兩個兵丁與丫頭坐在一處。素玉將那黑漢一看，向着桂蘭說道：這個黑畜，咱看他不是善類，咱們且防備片刻，免得又生枝節。桂蘭道：妹妹請用點心，咱們可擺布於他。說着那黑漢走到面前，張開大嘴，露出黃牙，笑着向桂蘭說道：現在天色已晚，娘子乃女流之輩，有何要事，便不壞了身體？連日客商往來，說前面十里地方，有一個山窪，名叫猴子窩，出了一夥強人，專門打劫寨，凡有客人走他山前經過，不分男女，擄入山來，女則爲妻，男則爲夥。數月以來，所有行人，但取已午未三個時辰，路過此地，交到申初，便不能行走了。咱看你兩個娘子，皆是女流之輩，鞋弓脚小，有何本領？見了強人，不獨不能抵敵，恐一嚇要栽倒了；那兩個親兵也是個身大力虧，有何膽量？咱這店中另有潔靜房屋，在此暫住一宵，明日上午起行，豈不是好？素玉尙未答言，張桂蘭帶怒答道：承你店主盛情，前來關照，無奈我是強盜窩中自幼長大的，莫說一夥強人，便是上千上萬的強人，奶奶也不懼怯，汝且勿管閑事。若有強人，俺會擺布，不要你再囑嚇。黑漢聽了此言，不禁帶怒言道：汝這賤貨，好不識抬舉，咱好意將此事告汝，既是如此搶白，若遇盜寇，可勿後悔。說罷含怒而去。桂蘭

也不理他，喫畢饅頭，向小二取水淨面，給了銀錢，同素玉前去趕路。誰知這個漢子，本是個有名強盜，自幼在此做這買賣，名叫黑李奎、張煥，平時劫掠客商，奸淫婦女，不計其數。將纔見桂蘭有點顏色，本想將他騙去，到了夜間好去苟且。不料桂蘭是個綠林豪傑，爲他看破，無可發洩，又受他這一頓搶白，心中暗道：爾這兩個賤貨，老爺要想他兩人到手，怕你跑上天去，不令他知道我的利害，不能叫李奎了。說罷，便到了裏面，取出他的一身裝束，出了後門，直向前去。且說桂蘭與郝素玉出了店門，明月早經東上，兩人策馬當先，帶着親兵一路向鳳凰嶺而去。行了有十多里路徑，前面一派密密層層，遮蓋在前面。桂蘭向素玉說道：我們加上一鞭，免得又費周折了，你看這樹林裏面，恐不乾淨。素玉尙未開言，忽聽樹聲響動，一柄鎚頭在馬頭打下。桂蘭說聲不好，趕將馬頭一領，向左邊一讓，拔出利刀將鎚開去，不禁高聲叫道：何物強人，敢來剪徑？姑奶奶張桂蘭在此。說罷，飛下馬來，攢入樹林，便尋人廝殺。只聽裏面也叫罵出來：爾這無耻的賤婦，爾出言不遜，挺撞老爺麼？俺非別人，黑李奎、張煥是也。爾既然前來，且與你殺個死活。說罷，便跳出樹林，舉鎚便打。桂蘭抬頭一看，正是那酒店黑漢，當時罵道：黑賊，你敢在此與姑奶奶面前現醜，不要走，喫我一刀。說着，便對着肩頭打下。張煥總欺

他是個女子，料他無什麼本領，也就急架來迎，雙鎗並起，將桂蘭的刀格於下面。桂蘭見一刀未中，不覺心中火起，躡前跳舞，舞得如蛟龍出水相似，一刀緊似一刀，向張煥渾身亂砍。黑漢與他戰了一回，心下甚是躊躇，虛敗一鎗，跳出圈外，定身向桂蘭問道：爾這女子從何處而來？爲何也用這張家的刀法？這句話說出，不知桂蘭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歷險路兄妹相逢 述下情父女覲面

却說張煥見了桂蘭刀法，不禁詫異問道：爾何以也知這刀法，莫非是與俺一門傳授否？桂蘭見他來問，不知他果懷好意，乃道：爾問俺的刀法，且在樹林中站穩，俺乃是鳳嶺的張七之女，黃天霸的妻子桂蘭是也。自幼跟隨父親，也不知殺了多少英雄好漢，豈懼爾這毛賊。話猶未了，只見張煥隨即將兩鎗向地下一扔，雙膝跪落在塵埃，高叫道：咱乃疲鬼張五的兒子，自幼父母亡故，多蒙叔叔愛憐，教養兼收，只因俺不肯向上，到十一歲時節，私下便逃下山去，仗着兩手拳棒，東飄西蕩，行踪無定，一提及雙淚難乾，今日得遇阿妹，豈非天假之緣；方纔冒犯虎威，求阿妹見恕。桂蘭想了一會道：且將爾名說來，便知真假。張煥笑道：父母隨意命名，叫做黑頭蛇，不知是與不是？桂蘭也

就笑道：此真是咱的五哥。因是自己哥哥，卽以實言相告，遂帶淚言道：長兄有所不知，俺們骨肉相逢，理當稍叙衷曲，只因你的妹丈遭人毒手，立等消除萬毒丸前去解救，因此與這妹子披星戴月一路而來，意欲到鳳凰嶺求父親到沂州，救丈夫的性命，但危在旦夕，此去瑯琊山尚有許多時日，萬不能再有耽擱了。張煥道：愚兄久欲上嶺拜見叔父，追念前事，無顏相見。今日遇着賢妹，何不趁此同行？若有効勞，當助一臂。桂蘭見他如此言語，也就認作兄妹，請他在前開路，跨馬而行，直向前進。過了兩日，這日到下午時分，已離鳳凰山不遠。桂蘭開言道：哥哥暫緩一步，讓愚妹上山通報。說着下馬，拔出戒刀，上了山坡，早有個嘍兵對面而至，桂蘭上前問道：孩子住了，咱們老爺可在山上？嘍兵抬頭一看，見是桂蘭前來，登時笑言答道：姑奶奶從何至此？咱們老爺子正在山上，你老但請上山便了。桂蘭只得邁步上前，過了山寨，再向西望，與從前的景象大不相同。當初這鳳凰嶺前一帶樹林，皆按着九曲三灣的埋伏，現在一派空地，改作田園，現出個隱士氣象。當時領着素玉到了寨門，直向西而去，走了兩重廳屋，並且不見有一人。素玉說道：老爺子到會享福，你看這座高山好一派氣概，得閒暇無事，飲酒釣魚，栽花種竹，也算得神仙境界了；無怪大人兩次三番命他爲官，只是不肯出山。

兩人一路閒談，早到了東花園內，見許多孩子接着釣竿，張七坐在石墩上面，看着衆人釣魚。桂蘭不敢遽然上去，輕移蓮步到了面前，正擬上前行禮，早被那幾個嘍兵眼見，齊聲喊道：老爺子你昨日思念着姑奶奶，這不是桂姑娘回來？桂蘭見衆人喊叫，趁此便跪下去了，說道：爺爺在上，女兒桂蘭這旁有禮了。張七轉身一望，果見桂蘭前來，不由大驚失色，連忙問道：我兒權且起來，有話問爾。聞天霸升了總兵，爾爲何不在衙門，來此何事？桂蘭道：爹爹有所不知，只因瑯琊山，現在造下高樓，盜取琥珀夜光杯，藏了皇家寶物，因此施大人三打瑯琊山，未能將此樓攻破。日前天霸與人傑復上了山頭，中了齊星樓埋伏，奄奄一息，困在沂州，因此前來求爹爹拯救。張七聽說，半晌無言道：這事非爲父的推手，自從施大人命我爲官，那時便矢口不移，回轉山頭，不問外事。天霸現雖要緊，但是窮通得失，聽之於天，即便爾此時前去，他若壽歲短天，已早亡故；若是他命不該絕，爲父不必前去，他自遇有救星。此去山東非一朝一夕，咱實是不能去。而且王朗的埋伏，不知所用何物，俺亦不能知道；即便前去，也不過空跑一踫，無濟於事。桂蘭不等他說完，復又跪了下來，忙道：爹爹膝下只有女兒一人，天霸辛苦半生，至今尙無子嗣，設若因此送了性命，女兒依靠何人？就是父親蓋世的英名，親生的

女婿死在這惡人之手，知道的說父高尙；不知道的，反說是欺善怕惡，徒有虛名，爲人唾罵。若能救了他性命，皇天保佑，生下孩兒，兩姓兼祧，接了父親的後代香煙，接續萬代流傳，豈不是受享不盡？父親看不到此，圖一時快樂，誤我終身，丈夫若有差池，女兒性命也就不要了。說着跪在地上只是哭。郝素玉在旁說道：老爺子你也太高了，功名不就，這也算隱士；女婿不救，豈不是個惡人？俺姊姊又無一男二女，若是天霸不救，你老也爲人唾罵。而且施大人盛意殷殷，致書勸駕，此時不去，豈不有負他的來意？便是江湖上的好漢，綠林中的豪傑，也要在旁議論呢。說着便在身邊取出施公的來信。張七拆開看了一回，乃道：飛雲子既知這消除萬毒丸，何不當時就給他服下？此去沂州若遠的路程，爲父的何能得去？而且這丸藥久已用罄，非修合半年不能成功，教我一時從何置辦？桂蘭聽了說道：父親不必推辭，若無丸藥，那末藥難道便無用麼？女兒千里而來，幾乎送了性命，非遇着咱的哥哥，已在半路傷命，父親竟不看這情面，女兒又尙有何望麼？說罷大哭連天，立起身來，想尋自盡了，被郝素玉一把揪住，當時也苦苦的哀求。張七爲他們纏得無法，不禁長嘆一聲，開言說道：俺道是看破世情，一塵不染，在這山上做個隱士，誰知天不由人，出了這事，叫我怎生說項也罷，且與爾前去一行。

但是救活天霸，仍然獨自回山，所有瑯琊事件，是不能過問的好。但這一帶山林無人管理，爲父怎能放心得下？張桂蘭道：孩兒前已說過，路遇的哥哥，便是五伯的兒子，現在山前等候示下。張七一聽此言，不禁喜出望外，忙道：莫非是黑頭蛇張煥麼？桂蘭道：正是此人，爹爹且命人去喚。當時便將如何會面的話說了一遍，真是悲喜交感，悲的是自己一身無依無靠，兄弟七人，惟我子然獨立，回想從前的光景，不覺如在目前；喜的是多年叔姪一旦相逢，百年之後，張氏門中尚有這一個後代；有此兩層，以致悲喜不定。當時張煥早走了進來，向着張七磕下頭去，嘴裏一面說道：不孝的姪兒自幼遠離，不知家事，父母亡故，渺不知期，生不能侍養於前，死不能成哀於後，撫衷自問，不能爲人。平日專恃兩個拳頭爲非作歹，回思昔日玷辱門庭，今得見尊顏，求叔父開一線之恩，收留教誨，便乘此改邪歸正了。說罷，也就匍匐台前，放聲大哭。常言道：一息尚存，皆可爲善，回頭是岸，福德在人。張煥是個殺人放火的強盜，想到父母身上，也不住流下淚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大英雄負氣上沂州 女將軍妙手傷強寇

却說張七聽了張煥一派言語，當時起身將他扶起，忙道：我兒回轉山頭，乃是祖宗之

德就在住此山中安居樂業，那強盜的買賣是萬做不得。張煥只是諾諾連聲，隨即命人到了店內，叫剪門閉歇。這裏張七向桂蘭說道：「既是姪兒到來，這山上大可照應。爾姊妹兩人今晚暫住一宵，明早爲父的與爾同去。」當時桂蘭便同郝素玉到了後寨，細看一番，回想從前在山的時節，另是一番的蹊徑。有話卽長，無話卽短，到了次日，張七起身到了後面，將所有的物件，並糧草等物交付張煥，然後取了藥物，帶上盤川，來向桂蘭說道：「爾兩人雖善行走，但是天霸命在垂危，早一日到沂州，便少一日的災難。俺此時便獨自先去，爾兩人帶着親兵，隨後前去便了。」桂蘭知他的用意，深恐救了天霸，衆人不肯將他放走，先到前途，只要將他救了過來，便乘隙逃走。若自己一同前去，便留心在他身上，逃走不得。桂蘭心下雖不願意，無奈是自己父親，却是違傲不得。當時只得應道：「爹爹前去，路上一人如何是好？孩兒看來，雖不與我同行，帶個嘍兵一路也可照應。」張七道：「爲父的自己曉得，爾等隨後趕來便了。」說着便背着包裹，一路下山而去。桂蘭與郝素玉未有半個時辰，也就起程。不說他兩人向沂州進發，且說那日殷龍自天霸受傷之後，只是悶悶不樂，所幸萬功散敷在上面，雖不見有甚麼功效，却亦未有壞處。惟是日夜提防，派人看守，却比交鋒打仗辛苦數倍。殷賽花見賀人傑受了重

傷一時不能全好，咬牙切齒，只恨王朗怎奈飛雲子樓圖未得到手，即便上山也是無益。只得日夜望王傑回來，好知道張七的消息。誰知王朗自得勝之後，次日便殺牛宰馬，大犒三軍，當晚飲酒之間，孫勇向王朗言道：「咱有一言與寨主商議，不知可能曲從？」

王朗道：「賢弟有言，但說不妨，何故這半吞半吐？」孫勇道：「咱聞兵貴神速，又云先聲奪人，昨夜一戰，已叫那殷龍喪氣。咱想趁天霸受傷之時，前去將他結果了性命，此人乃施不全第一個助臂，若將此人喪命，餘者便可無慮了。」

王朗道：「咱們久有此心，只因昨晚諸位辛苦萬分，一時萬難開口，因此聊備杯酌，以慶功勞。賢弟若肯相幫，這便是愚兄的造化了。」

孫勇道：「受人之託，要忠人之事，小弟明早定下山頭，先將那個殷龍結果了性命，然後再殺那人傑。蠻和尚聽了此言，高聲叫道：「喜逢雙人，禍不單行，昨日那禿和尚，咱們與他殺了有數回合，未能將他送命，俺明日也下山一走，決個死戰。」

飛叉將軍郭天保也應聲答道：「俺也前走走，殺他兩人，開了利市。」

三人正在妥商，明日大早，各帶傢伙向殷龍的寓所進發。殷龍連日打了敗仗，正是加意提防，深恐瑯琊山上趁此來人，不時的請普潤在門前打聽。普潤暗自說道：「是個有名的老輩，爲何殺了一陣，便如此心驚膽戰，在俺看來，也是有名無實。」

正是：暗想見那店小二走了進來，匆匆說

道：普和尚不好了！瑯琊山又來了幾個強人，現在離店前不遠了。普潤聽了此言，那裏忍得住，一聲叱咤，提了戒刀冲了出去。殷龍恐他一人難以抵敵，趕即提了朴刀，一同前去。賽花等他兩人走後，向趙五道兄弟在此看守着他二人，俺不將來人送了性命，也不拽心頭之火。說着將那雙劍佩在腰間，帶了鐵背花裝弩，招呼一聲，出門而去。且說普潤出了店來，揀了一個寬大的地方當中站下，果見那個交手的和尚遠遠而來。彼此見面，並不打話，兩人就此爭殺起來。彼此戰了有三四十個回合，未能分個勝負。孫勇在後面看得火起，舞動雙鎚前來助戰。殷龍見來勢凶猛，上前去就是一刀，對孫勇肩頭劈下。孫勇見是殷龍，知道他的利害，雙鎚高架，急架相迎。四個人殺作一團，戰在一處。賽花在後觀戰，見普潤雖是英雄，只戰個對手，想道：不趁此時送他性命，尚待何時？想罷在肩頭上面，將鐵背花裝弩取下，捷上好弦，一弩射去。蠻和尚正與普潤戰個對手，要想取勝，看普潤提刀來格，忽聽索然一聲，猶如電閃一般，一弩向命門射去。蠻和尚說聲不好，趕即將頭一扭，肩頭上面早中了一彈。抬頭一看，正看見賽花那裏忍耐得住，罵道：爾這婦人敢來暗施毒計，不要走，留下命來，俺來會爾。說着撇下普潤，直奔賽花。賽花深恐不與他廝殺，此時見和尚奔來，兩脚尖輕輕向上一躡，早到了

蠻和尚的身後，對定後心一劍砍去。蠻和尚曉得不好，掉轉身軀已來不及，只得將兩足前向一起，已躡去十數步遠近，方將一劍讓去，轉身回來還了禪杖。賽花將雙劍高起，用了個古剪字勢，將那禪杖架住，罵道：爾這禿驢！不過是個肉頭，任爾刀鎗不入，水火不怕，俺也不懼。來得好，爾這禪杖能奈我何？爾就長出三頭六臂，諒也難逃狗命。說罷，便用了十二分氣力，兩旁分開，向前一送。蠻和尚見他來格，也就拚力下墜。賽花見他不肯相讓，心下想道：且叫這廝喫了此苦，想罷兩足向地下立定，兩支寶劍向身邊一縮，隨即向後一退，早把蠻和尚那支禪杖落空在地下，只見他向前一個斛斗，跌在下面。賽花見他中了妙計，當時搶上一步，舉起寶劍，當頭砍下。後面飛叉將軍一見蠻和尚要丟性命，搶上一步，大聲喝道：爾這賤婦勿得傷人，俺郭天保來也。只見飛叉一起，早把賽花的寶劍格在一旁，兩個人便就此交手。郭天保道：他是個無用的女子，全不放在心上，或而在前，或而在後，隨便向他身上刺來。賽花見他這樣，知道小睹於他，心下正是歡喜，暗道：爾這廝如此猖狂，不若先將爾送了性命，使他們知俺的利害。隨即戰了數合，即虛幌一劍，假意敗走。郭天保見他敗去，舉動飛叉緊緊的在後追趕，正在得意，賽花隨叉轉身復戰數合，彼時一面招架，那知鐵背花裝弩箭早已裝好，放將

出來了。郭天保只道他長鎗大戟，來不及施放那弩箭，誰料他一下，早經射到了面前，正對左眼角上。當時這一驚不小，趕着向左邊一讓，耳門的外面早是個通心直過，血流滿面。郭天保大怒，一柄飛叉直奔賽花刺下。賽花兩口寶劍也是如龍一般，前後左右認定兵刃招架，殺了有二三十合。郭天保也是勝他不得，飛叉起處，一路的叉法四面殺來，男女二人只分不出個勝負。孫勇與殷龍殺了一會，也不見有個勝負。當時孫勇那一柄鎚頭，直對殷龍的要害打下，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見烏鴉漕督冤奇案 起身骸縣令屍赴場

却說孫勇因戰殷龍不過，不禁怒髮冲冠，大聲喝道：「殷龍！俺與爾誓不兩立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兩個鐵鎚直對他肩頭打下。殷龍雖心下着急，只得將朴刀舞起，上下遮攔，戰了有十數個招面，殷龍漸漸的招架不住。賽花與郭天保交手，所幸他一雙寶劍快舞如飛，上下盤旋，毫無一點破綻。遠遠見父親欲敗了下去，趕將劍法便緊緊逼住。天保的飛叉，一手將鐵背花裝弩搭上弓弦，說聲孫勇休得逞，能俺姑奶奶寶貝來也。說罷一弩飛到前面，正對孫勇的太陽一下，哎喲一聲，栽倒在地。殷龍見孫勇倒栽個斛斗，趕着上前，便想一刀結果了性命；誰知蠻和尚甚是眼快，正將普潤的戒刀格去。

轉身一步趕到面前，將殷龍的朴刀架住。孫勇拗起身來，不敢戀戰，只得轉身回山而去。賽花見射中了一弩，那裏肯讓他逃走，邁步上前，隨後追到，叫道：「惡賊休走！俺姑奶奶追得來也！」殷龍恐他有失，趕卽撇了蠻和尚，仍然追去。這裏郭天保與蠻和尚兩人早已脫了圈子，也就各回山去。不說殷龍回轉店中，再表施公自張桂蘭走後，將地方上公事一連三日連夜辦清，這日早間，便將淮陽道傳見，將所有要件交付與他，一切尋常事件，命他代折代行。然後擇了日期，將計全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這一干將士，皆傳了進來，每人帶了漕標親兵，約可一千餘人，分作五隊，每一隊五百餘人，按隊而行。所有褚彪、朱光祖等人，皆約在沂州相會。到了行期昨日，先將冊印送與淮陽道內，到了吉期，放炮三聲，拔隊前進。在路非止一日，這一天到了沛縣境內，施公正值思念天霸，不知他性命如何，忽然一個烏鴉對定前面，惡惡的聲音叫了三下。施公當下好生疑惑，暗道：「本院出轅，並非爲那詞訟案件，何故這烏鴉向本院亂叫？莫非有什麼冤情麼？」當時在轎內喊道：「烏鴉！烏鴉！若有冤情，再叫三聲。」只見那烏鴉在轎前叫了三聲。施公只得命人住轎，將何路通喊到面前說道：「爾且帶親兵八名，隨着這烏鴉一路而去。本院在前面驛站守爾，若有動靜，趕快告知，以便就地方官追究。何路通領命而去。」

誰知這烏鴉一路飛叫，在何路通的前面不疾不徐，緩緩飛去。約有半里遠近，前面有一個水塘，烏鴉便盤旋繞了一會，飛身向水上一歇，一個蜻蜓點水，啄了下去。何路通站在岸上，心下疑道：「這事甚是奇怪，烏鴉乃天上的飛禽，何故反飛入水內，莫非塘內有什麼異常麼？」隨即在塘外周圍觀看一回，然後命親兵將本處鄉保喊來，當時問道：「這水塘還是官塘，還是鄉戶自己的麼？」鄉保聽說是施大人的差官，已嚇得神昏失志，忙道：「小人是新近上的外，尚未查問這底細。老爺前來動問，且待查問明白，再來奉告。」何路通見他這畏縮的樣子，看在眼內，甚是好笑，乃道：「爾這狗頭所幹何事？自己分內的事，尚敢說不知。本官本欲嚴責，姑留爾的體面，從速訪查，立待回話。現在施大人在驛站候信呢。鄉保戰戰兢兢，磕了個嚮頭，站起身來，一路而去。未有片刻工夫，帶了一個少年，約有三十外歲，身高體胖，凶惡異常，到了何路通的面前，回道：「小人奉命查問，此塘乃是這男子的家塘，祖業流傳，世居此地，小人已將本人帶到，請老爺問他便了。」何路通即向少年問道：「爾姓甚名誰？作何生理？」家中尚有何人？」從實說來，好稟老爺定奪。少年見是何路通，當即答道：「咱姓高名飛字翔雲，祖籍是這浦縣人氏，向以販蓆爲業，清白平民，毫無劣迹，不知老爺喚小人則甚？」何路通道：「非是俺與爾作對，這因爾作

的事情不妥，把這家塘埋下了什麼物件？因此大人前來查勘，本官且帶爾見大人，然後定奪。當時便將高飛交付了親兵，自己押解到沛縣驛站。此時沛縣知縣鄭昌年，早得了信息，飛奔而來。何路通當即將方纔的事稟明，施公隨即命帶高飛。高飛一見了施公，早已魂飛天外。施公命他抬起頭來，但見滿面的凶形，一團的殺氣，不禁將驚堂木一拍，喝道：爾這狗頭幹得好事，還不將實情說出！高飛見施公突然而來，不說題目，乃道：小人安分守業，從來不敢做歹爲非，大人提小人前來，但命小人實供，小人既無人控告，且又未曾告人，叫小人從何供起？這番話反把施公說的開口不得，心下想道：這狗頭到說得有理，但這個面目實非善類，俺又不能以那個烏鴉據以爲實，不若如此詐他一計，若能問出情由，便可由此追問了。想了一會，笑而說道：爾這狗頭倒會辯嘴，可知本院一清如水，日裏陽間，夜裏陰間，若無人在本院前控告，本院又何必拿爾？且將那個姓鄔的事件從實供來，若有半字含糊，這頃刻送爾狗命。說着驚堂拍的連天，令他挺身直認。高飛見施公突然說出一個姓鄔的，又如半空中突下一個霹靂，形色倉皇，露於外面，乃道：小人家並無什麼姓鄔，這因五年前有個長工伙計名叫鄔三，他乃四川人氏，早經回轉家鄉了。施公見他說出個姓鄔的，正應烏鴉叫了三聲，趕把

驚堂一拍，喝道：爾這狗頭還不從快說出，鄒三於前晚已在陰間告狀子了，說你將他害死，隱瞞他歷年的工錢，並奸騙他妻子。若不從實吐供，先打斷爾這條狗腿。說罷，便命人將他推下。高飛那裏肯承認，乃在下面喊道：大人乃當朝官長，小人若果爲非，情甘領罪；實無這個事件，即便將小人打死也無口供。說着，矢口不移，絕不認供。施公心下暗道：此案却無確實證據，何能遽爾用刑。當時只得向高飛說道：本院不還你個實據，諒爾不甘引罪，且待爾同去見個皂白。說罷，起身帶了衆人，同沛縣知縣郭昌年，一路到了水塘前面，向着昌年說道：此案乃貴縣分內，可向左右村莊前後田戶百姓，借一部水車，將裏面清水車去，命人到下面踏勘，便可分明。郭昌年只得遵命照辦。當時到村中借車取水，忙忙的鬧了一日，到了向晚時節，方纔將水車盡。當時早有五六個親兵跳了下去，衆人用手一摸，齊聲喊道：下面是塊方石，約有方桌大，咱們移動他不得。施公聽說，添了數人下去搬動。這聽吱啣一聲，衆人嚇得搖唇鼓舌，個個驚疑。你道何故？只因衆人到下面，先將邊匡一摸，好似個石磨相似，每人握定，一面拚力向上一翻，早有個尸骸，繩捆索綁，納在下面。施公此時早經看見，向着郭昌年說道：此事已見有形迹了。隨命將尸骸抬上，搭蓋蘆棚，將他遮住。一面命仵作前來，將尸骸泥污洗去。

露出身形。施大人與郭昌年走到尸骸面前，細一察看，却是個四十歲以外，中年的男子，面上皮膚雖爲泥污，那身形看他得出，件作當時如法細相，驗過了一會，件作下面報道：無名尸骸一具，年約四十以外，生前中毒身亡，胸下有鐵尺傷痕，寬約二分，長約二寸，髮根有鐵釘一根，深有五寸，背脊繩索一根，釘死後繩縛所致。唱罷，施公命郭昌年填了屍格，發價官殮，然後帶領衆人轉回衙門。不知此人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審淫婦戴氏據口供 治奸夫高飛處刑罪

且說施公填了屍格，將衆人帶回官驛，升了公座，將高飛帶到面前，喝道：爾這狗頭還有何說？此乃彰明較著之案，這尸骸爾可認得麼？再不招承，便用大刑拷問了。高飛已是開口不得，過了半晌，言道：小人方纔稟明用的那個長工，是在三十以外，天差所供，已是四十上下，而且他面目模糊，從何辨認？若說鄔三此人早回川去，何至死於此處？這分明另是一案；小人的水塘爲這個骸骨污穢，已是不問了，不能無幸再受冤屈。施公聽了，怒道：你這廝倒會強辯，左右先將他重打四十，然後用大刑拷問。兩邊一聲答應，拖到下面如數的打畢，施公再向着何路通耳邊說了許多言語，隨即起身退後，命人將高飛帶入縣衙。何路通領命出來，先將鄉保喚到面前問道：爾知這高飛家內尙

有何人作何生理？就此趕速前去，將他家小帶來回話。鄉保答應下來，真個是到了高家，如鷹啄犬，早將高飛的妻子，並一個六歲的女兒帶至驛站。施公先命人將所用的大刑全行伺候。升了公座，將人犯帶上，問道：爾這婦人可住在高飛家內麼？本院知你有了冤情，特爲你丈夫伸冤，你可情願麼？施公此言正是用話詐他。那女子只道是爲高飛伸冤，會錯了意見。當時在下面稟道：大人恩典，小婦人丈夫實是冤枉。施公道：你既爲冤枉，且將高飛如何害你丈夫，從實說來。本院自可減等問罪。爾是何方人氏？娘家姓甚名誰？只聽下面稟道：小婦人娘家姓戴，丈夫卽是高飛，現爲仇家暗害，將死尸送入咱家池塘裏面，蒙大人將丈夫提案，欲問根由，其實不知此事。施公聽了，喝道：爾這無恥的淫賤婦人，在本院面前尙自抵賴，爾丈夫早已言明，爾乃鄔三之妻，與他姦合，謀死親夫，爾還信口胡賴。本院執法如山，不將你這淫婦問出口供，那無頭的案件還能審麼？左右先將這淫婦叉入油鍋，烹他的狗腿，看他招與不招。施公一聲，便向兵役如狼如虎的一般，早將戴氏拿下。頃刻之間，火油鼎沸，赤燄燄的如火蛇相似；兩個差官將戴氏提一雙腳爪，擔在鍋邊上面，專候施公再喝一聲，便向裏面丟下。戴氏見了這個情形，已不禁心驚胆戰，哭道：懇求大人活命，小婦人情願實供。施公見他肯認

這案，當時命人放下道：爾這賤婦從快說來，怎樣將鄒三害死？戴氏到了此時，欲不說出，眼見要下油鍋，沒命卽在立刻；若欲說出與高飛那樣恩情，頃刻定了死罪，當時欲言又止，半晌無言。施公見他又欲抵賴，罵道：本院還未鬆刑，便又如此狡猾，左右速將又入油鍋。戴氏聽了此言，不禁哭道：此事小婦人雖聞其事，實高飛有心謀害。鄒三本是四川人氏，十五歲逃難至此，在前莊王家飯店做了伙計，二十歲娶小婦人爲妻。那時高飛亦在店中執役，見小婦人有幾分姿色，多方勾引，騙誘成姦，向鄒三說道：爲人執役無所了局，咱們家內有幾畝薄田，自耕自種，免得受人家使喚。鄒三是異方人氏，聽了此言，豈有不情願，因此到了他家，因慕成姦，因姦成妬，遂起謀害之意。不料鄒三命該逢絕，這日思念家鄉，欲與小婦人回轉家鄉，同歸故里。高飛聽了此言，那裏忍耐得住，暗與小婦人商量，等他動身之時，前兩三日，將左鄰右舍請到家中，代他餞行。到臨行的日期，故意送他一程，出了本莊，便將他結果了性命。又恐事後發作，特將一個石磨網在後心，推入塘內，就此與小婦人作爲夫婦；後見他杳無音信，便彰明較著嫁他爲妻。不期鄒三陰靈未散，復向大人面前告了陰狀。此乃小婦人的實供，求大人開一線之恩，饒我性命。施公聽畢，使沛縣招房寫了一個口供，命戴氏畫供，然後將他送

到城內，收入女牢；復行將高飛提出，問出實情。施公便判了秋審施刑，斬首抵罪。耽擱一夜，次日絕早起程，直向沂州進發。單說張七當日下了山頭，提了扑刀，直向沂州進發。他本是單身獨馬，適值夜色又好，他便放了夜站。正走之間，忽然後面一聲響亮，燈球一顯，四百兒郎排於兩面，撓鈎火搭向身上逐來。張七見了，好生笑道：「老爺是強盜祖宗，並不知是這樣規矩，何怪劫掠客商，一經動手，便可得利，原來有如此凶勇。」當時只見四下圍裹上來，只是不敢動手，命一頭目匆匆飛奔報上山去。不一會來了一人，舞刀下山，劈面見了張七，罵道：「爾這該死匹夫，丟下黃金買路。」張七向他一望，也知是個會手，登時怒道：「無知強寇，敢出此言，不要走，看刀。」舉手一刀劈面砍去。那人見張七來得凶勇，趕將單刀一起，用了個丹鳳朝陽勢，還手一刀，向咽喉刺下。張七毫無在意，順手開了過去，殺了數十餘合。張七志在趕路，虛砍一刀，轉身就走，口內說道：「俺張七往沂州有事，改日回來，再與你戰個你死我亡。」那人見他收兵要去，趕向前攔道：「你這人往沂州何幹？莫非也投那瑯琊山王朗麼？」張七聽他說出王朗二字，中間定有他故，也就止步答道：「俺乃捉王朗之人，豈肯前去投他？那人詫異非常，乃道：「爾這人究竟姓甚名誰？」張七笑道：「爾問俺的名姓，說來也該知道，俺乃綠林中老輩鳳凰嶺張七是也。」

那人聽了此言，大驚失色，忙道：「咱道是誰，原來英雄到此，小可多多得罪，但此番前去沂州，還因有人拜請，抑是與王朗有隙？且請說明，俾小可知道。」張七見他細問根底，只得止步，答道：「爾問俺則甚？爾且將名姓道來，老夫自可相告。」那人聽了此言，只得向張七言道：「王朗此樓乃某等之過也。在下姓雲名虎，排行第二，飛雲子乃某之兄弟；只因萬君召赴奔潼關，請俺三弟，彼時俺因施公是個賊官，不肯與他前去，一時之憤，竟將樓圖竊去，奔走四方，滿意到了淮安，將施不全結果性命。誰知一路而來，口碑載道，沿途百姓莫不歌功頌德，說他是個清官，咱反悔從前不當如此。這明是王朗害他性命，可知這琥珀夜光杯，乃是皇家的寶物，過了欽限，賊賊兩無，豈不獲了重咎？而且他這齊星樓，只有俺三弟可以照着樓圖前去攻破。現在此圖尚在吾山上，雖然有心交付三弟，奈因無顏見面，恐萬君召等人笑俺反覆，是以行欲不果。在此胡混。老英雄既來此地，敢煩將此圖帶去，交與普潤和尚，好與三弟大破此樓，爲國家出力，俺就此便回。轉潼關了。」張七聽了此言，自是喜出望外，當即與雲虎上了山頭，一同入寨，到了聚義廳，雲虎便請他上座，命嘍兵取過面水，奉了清茶，廚下已備了酒饌，當時擺了筵席，爲張七接風。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張七老解囊施藥 黃天霸起死回生

却說張七爲雲虎請到山上，酒席之間，各敘衷曲，說了一遍。張七便想約雲虎一同前去，攻山之時，多一帮手。無奈雲虎執意不從，只得隨他去了。一宿無話，次日黎明，張七便起身趕路，早有雲虎送出個小小拜匣，外面一個紅布包裹裏，當一幅樓圖捲裝在內，當時交付張七，復送了許多盤川。張七也不肯受，只得取了那拜匣，別了雲虎下山而去。復走了七八日路程，這日離沂州不遠，一路上但聽說道：「琅琊山上王朗造五層高樓，以便爭取天下，現在黃天霸身受重傷，命在旦夕，報馬到了淮安，施大人親自前來破敵，昨日沂州府得了施大人公事，命他購一所行轅，擇地下寨，聽說所帶的兵馬，不過一千餘人上下，惟有那麾下將士，個個皆是飛牆走壁，出色驚人；這一路而來，破了許多無頭的案件，眼見沂州這界內要做戰場了。」張七聽在耳內，所幸天霸尙未送命，當向那人問道：「爾可知施大人麾下那個老英雄殷龍現在何所？」連日王朗曾命人同他廝殺，那人道：「此人誰不知道，此去約有二三十里，有個慶城客寓，就是他住居的所在。日前飛叉將軍郭天保，同黑閻羅等人，屢到盤龍鎮與他交戰，所幸殷賽花有那個鐵背花裝弩，射人百發百中，到了臨門之時，戰他不過，便用這暗器傷

人因此戰了數日，並無勝敗。張七想道：此去不過二三十里路徑，何不就此前行，今晚可救天霸了。主意打定，即在酒店裏面打了一角煖酒，牛肉饅頭喫個頂飽，趁有月色，一路飛奔而去。行了二十餘里，只聽遠遠的殺聲，心想莫非王朗山上廝殺下來。隨將包裹緊一緊，拔出單刀一路前進。到了前面，果見一個黑漢舞動雙鎚，與一個少年的婦女在那裏交戰。張七知是賽花，趕即大叫一聲：賽花姪女休走，俺張七前來助你。說着一個墊步，走到前面，手起刀落，那個黑漢的鎚頭，幾乎脫了手腕，隨即一刀對孫勇馬頭砍下。孫勇與賽花正殺得難解難分，忽然來了一個年老的英雄，約在六旬以外，身背包裏拚力殺來，不由喫了一驚，趕將鎚頭緊了一緊，招攔格架，一路提防，約戰有七八個照面，孫勇撇了一刀便回山去。張七也不追趕，只見殷賽花站立在後面，見了張七自是喜出望外，趕上前喊道：老爺子你到今日纔來，咱們想的苦了。黃叔父與俺的丈夫傷痕未退，連日言語皆不能啟口了。咱爺爺現在店內，你老快同我來。說着便在前引路。過了一會，早見趙氏弟兄同普潤迎來，見了賽花忙忙的說道：天霸的妻子同那個郝素玉俱皆到了，說他的父親已在前動身，已可到了。賽花聽了，笑道：你這和尙當面錯過，這不是老爺子張七麼？又道：剛纔非他助戰，不知與孫勇戰到何時。張七

也就問了姓名。一路到了客店，賽花首先叫道：「爺爺趕快出來，老爺子來了。」這一聲驚動了裏面殷龍，匆匆出來，見了張七，忙道：「俺哥爲何今日纔到？兩個姪女已到了半日，莫非有甚耽延？你看你女婿那樣的英雄，到如此地步，你看見豈不心痛。」當卽挽着張七入內，早見桂蘭兩眼通紅，向張七叫了一聲「爺爺」，止不住盈盈淚下。張七到了裏面，先將肩上的包裹放下，向殷龍說道：「咱在路雖耽延了一日，不但不曾誤事，而且反有一件大功，說了出來，真是走遍天涯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說罷當時將桂蘭喊來，命他將自己的拜匣取了出來，交他收好。殷龍道：「你女婿如此重傷，不急去解救，在此閑談，令人急煞。」張七道：「咱女兒必是放了夜站，連夜而來，故走了如此之快。俺若不破站行，尙在半途，那時又便怎樣？且俺這個藥料，非按時敷上不能收效。非俺在此誇口，卽普潤若遠而來，比不上俺的機遇。」殷龍聽了此言，急道：「咱們是綠林的漢子，雖不幹這買賣，也不逢場應考，何必文乎文乎？有話便說，免令人猜疑。」張七道：「那個齊星樓圖得着了，豈不是件喜事？」普潤不等他說完，連忙問道：「照此說來，莫非遇了雲虎麼？」張七當將他剪徑，以及送出樓圖的話，說了一番。衆人聽見，自是喜出望外。殷賽花見衆人出神問話，並來吩咐小兵取水進來，趕着備了酒餚，請他飲食。張七淨面漱口，奉上茶

來，然後執燈台到了天霸面前，歎道：「此乃金龍爪抓傷頭角，以致如此腫潰，再過三日，腫到胸部，那就救解不得。」說着，便命桂蘭取出一個茶杯，自己在身邊取出一個葫蘆，將塞子拔去，命人引了火爐，燒了熱水，將茶杯放在水壺裏面，頓個溫熱，然後將末藥放了少許，復取出個藥瓶，約有三寸多長，裏面許多黑線，張七取出一條，放在水壺裏面，登時那線便長大了數倍，明亮非常，仍是個琉璃藥管，將茶杯內末藥放入裏面，復取了一盆冷水，在內浸了一會，又在火盆內薰了一會，如是七次，方將那末藥倒出。其時已有三鼓時分，張七先用白布手巾，代天霸將傷痕上面揩去一回，取了一根雞毛，將藥末慢慢的掃在天霸傷痕的上面。只見那個顏色或紅或紫，或白或黑，頃刻工夫，但見那傷痕上面，露出幾個顏色，如火燒一般，熱刺刺的冒出青煙。張七趕將方纔的涼水洒了一次，火氣方纔冒出。如是到了天明，天霸忽然大叫一聲，疼煞我也！翻身又睡。衆人聽他已能叫喊，轉悲爲喜。張七道：「爾等且勿多言，所幸來得甚巧，咱這藥料輕則兩個時辰，重則兩個鐘頭，便可轉輕。他至三更以後，到了此時，方纔蘇醒，也算病人膏骨了。隨又用藥在他頭脚之上敷了，然後方將人傑推了過來，如法炮製，敷在面部。等到紅日上升，兩人方可言語。」桂蘭與賽花兩人，見丈夫安然無事，自是喜不自勝，隨

命人煎了兩碗粥湯，慢慢的爲他兩人灌下。只見人傑睜開兩眼罵道：「這個瘟賊王朗，竟敢下此毒手，悶得小爺多苦，心下雖尙明白，這是說不出來。」見了張七，便道：「你老既到了此地，又不怕他的埋伏，何不今晚與岳父一同上山，同破他山頭，使他個防備不及？」張七聽了，笑道：「爾這小狗頭，倒是個真種！爾父親在日，凡有事件皆不及待，爾也是這般性格，所以易於喫虧。咱既到了此間，豈能讓他逃過，而且大人的兵紛紛而至，此事理合等大人定奪。」爾與天霸養息數日，專待廝殺便了。說着，早有飛馬來到，知大人離鎮不遠，趕卽上前追問下落。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施漕督臨鎮沂州 陸知府彌縫巨盜

却說賀人傑正請張七同上琅琊山，忽然報馬來到，說大人離鎮不遠。殷龍與張七說道：「咱們此時先見了大人，將天霸蘇醒的話先行稟明，然後看大衆在何處下落，大家好前去參見。」張七道：「此時大人自必到了城內，一時忙忙碌碌，卽便前去，也不能細說，待他營寨札定，沂州知府曉得俺們在此，自必令人尋找。」殷龍見他有意推辭，只得先在客店坐下，與張七同在客店候信。且說趙五出了店門，直向沂州城而來，行了有一二十里遠近，見雉扇高撐，牆頭遠立，前面有一個帳棚，知是大人行寨，趕卽搶步到了。

前面却好王殿臣也奉了大人的鈞命逢處找他們衆人的下處。你道是何緣故？只因王傑由沂州動身，但說在沂州界內，未曾將所住的地落說明。施公到了沂州，料定沂州知府早已知道了，便可問知。這知府姓陸名平，夙昔甚是糊塗，當時見了施公問他此事，反說卑府界內甚是安靜。施公聽了此言，不禁怒道：「照此講來，頗有虛言。」本院已經訪察明白，強盜王朗將皇上琥珀夜光杯的寶物盜去，造下一座齊星樓，招集四方強寇，準備共圖大事。本院與黃天霸等人疊次前來攻打山寨，此仍天霸等奉身廉節，不肯騷擾地方，故此當地卯官未曾供應，還說沒有此事，豈不是昏憤糊塗！本院此次到此，訪聞爾在這地方有了形跡，本院定即參詳。此時先將爾摘去頂戴。陸平聽了施公這派官話，已嚇得魂不附體，當時請罪。施公自己將頂戴摘去，隨命讓出衙門，只得命王殿臣四下尋找。殿臣遇見了趙五，彼此一同進城。到了府城裏面，殿臣帶着趙五回來，稟了施公，將張桂蘭請動了張七，救活了天霸人傑，並路遇雲虎，得了樓圖的話，說了一遍。施公甚是歡喜，當命趙五先行回店，次日早晨，所有的人衆全行進衙居住，俾得呼喚靈通。趙五便領命回來，將此事告明天霸。天霸此時雖然活了性命，精神疲懈，仍在店內。殷龍言道：「咱們明早定行前去，惟有桂蘭與賽花在此，仍要稍住數日。」天

霸同人傑暫時不能進城，他的人在此調理多時，等大人看了全圖，分派已定，擇日攻山，然後再去。殷龍此等講說，只見張七啞口無言，一詞不贊。彼此並不在意，惟桂蘭心下明白：攻山之時，欲派他前去，定然不肯出面；又恐臨時情義，待他告辭不得，不如就此先行出去，免得許多煩惱。因此一人悶口無言。桂蘭到了面前，向他言道：施大人若遠而來，爺爺與他久未見面，平時在天霸面前屢次詢問，何不與殷老爺子同去一見，以慰渴想。張七道：爲父自有道理，爾且不必多言。殷龍在旁也看出緣故，恐他就此走去，攻山時節，又少了一個助手。且這齊星樓十分險惡，設有人再受重傷，非他解救不可。心下主意想定，當時並不開口，出了店門，將郝素玉喊到面前，叫他就要進城，將此言與關小西說明，回見施公稟明定奪。素玉隨即領命而去。到了次日，殷龍與衆人正要收拾進城，誰知小西已飛馬前來，到了裏面說道：大人聞張老英雄若遠而來，救了兩人之命，且喜且敬，特命咱先來通問，大人隨後卽來奉候了。張七聽了此言，心下雖不悅意，無奈他十分恭敬，只得起身說道：咱乃村野之人，何勞大人下問。正說之時，外面人喊馬嘶，說大人已經下轎，衆人只得迎了出來。施公首先見張七道：老英雄別來無恙？自識尊顏，條經數載，不期今日在此相遇，真乃國家之福，令婿之造化也。施某不

才得勞老英雄相助喜樂如何說着便攜張七的手裏面坐下此時殷龍殷強殷賽花賀人傑王傑趙五等人俱來見禮。施公先問了人傑的傷痕，見天霸未曾前來，想必傷痕未愈，便即起身向人傑說道：你黃叔父住在那裏？受了重傷得老英雄救活，真是難得。人傑這得領他到了天霸的榻前。天霸拗起身來尙要行禮，施公隨將他止住，問了山上路徑，並埋伏上有何毒物。天霸回答了一遍，然後在施公耳邊說了許多言語。施公只是點頭，隨後向張七說道：王朗造下齊星樓，這圖既爲老英雄所得，其中生死門戶，恐不能一望而知，非將飛雲子請到城內，令他指示一番，方可知悉。此事非老英雄助我一臂不可。咱們且到城內快紮數日，俟令婿傷痕全愈，擇日破山，尊意如何？張七爲施公這番言語，早已推辭不住，只得答道：某乃下野愚民，不知經略，大人若有差遣，敢効馳驅，何敢有勞枉顧。施公見他並不推辭，心下十分喜悅，就同衆人一齊進城，單留天霸及人傑在內。這且不表。且說王朗自獲勝之後，請飛雲子復整高樓，愈加埋伏。每日命人下山打聽天霸與人傑的傷痕如何。這日正與嘍兵商議發兵之策，忽有嘍兵急忙報上山來，向王朗說道：稟寨主不好了！殷龍那裏來了什麼張七，用消除萬毒丸，已將天霸與人傑救活。今又來了兩員女將，利害非常，不日便要上山攻打我們山。

寨了。王朗聽得此言，真是個驚恐無地了，隨向飛雲子道：雲三哥這消除萬毒丸，他們何以知道消息，莫非有奸細露了風聲麼？飛雲子聽說有人前來，既有如此妙藥，必非等閑之人，今晚到要乘隙下山訪問消息。當時對寨主道：不必多慮，凡事成敗皆有一定，咱山上有許多好漢，那天霸死而復生，到了山中也是個死命。明日可命人先與他會戰，若這人果是利害，俺便用毒物傷他，此時不必多慮。王朗聽他這個言語，自是十分歡喜非常，命人再行打聽。到了晚上，飛雲子正要飛身出外，忽聽窗外有彈指的聲音，隨卽推窗問道：那位朋友在此，若有要話，何不面言。話猶未完，趙五躡入裏面，轉身將窗格關起。飛雲子見他前來，忙問道：五哥到此有何見教？莫非張七與天霸復行上山麼？趙五向前說道：小弟特到此處來報佳音，令兄雲虎與張七路途相遇，雲虎已將齊星樓原圖交出，因此施大人卽命俺前來報個信息，請三哥與俺同回城內，指點那齊星樓如何布置。飛雲子未及等他說完，自是喜不可遏，忙答道：俺哥在何處遇見？咱在山上，不過爲這件圖樣，今既有原圖，咱何必久困在這裏面？此時爾且回去，明日晚間，我便前來相見。說罷，便催趙五下山而去。不知明晚飛雲子如何下山，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籌計策細閱樓圖 逞威風獨臨戰陣

却說飛雲子命趙五回轉城中，次日早間，便到王朗那裏言道：「昨日聽見施不全親自前來，他手下能人甚多，雖然這座高樓無人可破，惟恐今日來攻，明日帶領衆人將四面圍定，咱們這山上糧草雖多，總不能喫食不盡，一年半紀困於此地，咱們山上不能外出，打糧借草，斷了咽喉；若使他以逸待勞，以靜待動，等到山上食盡，那時拚力破山，一鼓而下，咱們這番心血，豈不是空用廢？」咱也想一條妙計，山上各人分爲三寨，前寨在牌樓面前，後寨在山後小路，中寨仍然不動，外面如此佈置，裏面却連爲一氣，金鼓則退，鼓發則進，設有敵人，巡查較易，但不知寨主意下如何？」王朗聽道：「三哥之言，甚是有理，但山上雖有多人，這座高樓上中下三層，尙不敷調度，若再又爲三處，如何分派得來？」飛雲子道：「寨主何必拘泥，常言道水來土掩，兵臨將行，咱們內裏本合爲一氣，等到敵人到了寨中，那時寨主放下號砲，衆人趕奔樓前，各守門戶，豈不是首尾相顧。王朗本是個強寇，那知用兵之道，但聽他說得周到，那個用兵之急如星火，這句話久經忘却了。」飛雲子見他不再多問，猶恐他猶預未決，趕忙問道：「咱們趁此下山，與殷龍打個照面，他若恃而無恐，聞俺自己前去，定命人與俺對敵，一經動手，高下顯分，那時自

有把握了。王朗尙未開言，早有郭天保孫勇陸續到來，聽飛雲子這派言語，一個個齊聲說道：三哥豈可出去，倘有人乘隙破樓，寨主豈能如是靈通？如要探訪消息，小可不敢，願代三哥一行。當時孫勇便提動雙鎗，一路下山到沂州的城下而來。此時施公正與張七等人將雲虎的樓圖取出，尙未觀看，忽有探事進來說：瑯琊山的強寇在外討戰。施公怒道：爾這強徒真乃目無王法。本院親自到此，不知將御物獻出，本院可以饒全狗命，仍敢如此無理，命人討戰。本院若不將此人擒獲，若大的山頭如何能破？當卽命人取出衣冠，自己率領衆人到了城外。孫勇正在那裏觀看，忽見城門大開，出來許多壯士，後面出來一人，手足嘴臉無一全美，那種醜陋樣子，出身以來，實未見過。孫勇見了，笑道：人說施不全不是他名號，看來這種醜樣，必是外人取笑於他，說他是不全兩字。咱旣與他對敵，倒要顯個威風。當卽搶上數步，將魚鱗甲在上一抖，然後大聲喊道：來者何人？莫非施不全這狗官麼？老爺在此，快來納命。普潤見他猖獗，手執戒刀跳上前去，舉刀便砍。孫勇見是普潤，手提雙鎗將一刀撇去，劈面用了一個二龍出水勢，一上一下，頂上打來。普潤見他甚是凶惡，頭顱向上一閃，戒刀向上一格，撇過兩鎗，扭轉身軀，早到了孫勇的背後，一刀刺去。孫勇曉得不好，欲待轉身，已來不及，只得用

了一個調虎離山的身法，兩足運了氣力，脚尖在下點了一點，前去有數十步遠近。孫勇一鎚打了個落空，一時動了怒氣冲天，雙鎚並舞，一上一下俱來。普潤也是個渾人，見他急打前來，也就拚力的相迎了。一場的亂戰，他兩人各不相下，刀鎚相迎，戰有三十個照面。施公在上看得清切，向殷龍說道：「這個強徒便如此惡鬪，無怪齊星樓更十分難破了。今日初次交手，若果失利，豈不爲王朗所笑。」殷龍尙未開言，早見關太穿到前面，高聲叫道：「大人不必多慮，咱去將這廝拿來。」說罷將折鐵倭刀提在手內，就使一個猛虎尋羊，竄入圈內，說道：「和尙火速讓開，咱關太來擒此賊。」倭刀一擺，舉起便殺。孫勇正在混戰之際，忽見來了一人，換去和尙，卽將鎚頭緊了一緊，叮噹一聲，將倭刀開去，順手就是一鎚，認來人後心打去。關太全不在意，兜回箭步，打了個照面，一刀早將鐵鎚開去。孫勇見他刀法利害，恐一時勝他不得，便將雙鎚握定手內，虛砍一鎚，轉身就走。關太不知他是詐，隨後緊緊追來，喝聲狗強盜留下頭來。孫勇見他來追趕，將雙鎚並在手內，魚鱗甲向前一洒，猶如散網一般，早飛下十數個鐵彈子，七零八落，直向關太身上打來。關太見他放出暗器，曉得不好，仗着自己的倭刀，可以斬釘削鐵，隨卽舞動刀法，前三後四，左五右六，舞得如天雨飛花相似，只見刀來不見人。孫勇的鐵鎚

早被他的刀風打滾在地，再看他的身上，全無半點傷痕。孫勇此時也就吃驚不小，暗說：怪道綠林中傳說施不全麾下能人不少，卽此一人，可知衆人手段了，足見前面這一班將士，皆不是無用之人。自己一人拚力攻打，也是徒勞，不如且回山上，然後約衆下山戰個勝負。只得復上前去同關太又戰了數合，錘頭一擺，拚力逃出，直向山上而去。這裏施公見他敗走，向着關太言道：非賢弟刀法利害，幾乎失了銳氣，若不早除此害，如何是好？當時回轉城內，施公進了官衙，卽將張七計全、殷龍三人請到書房裏面，命人備了酒肴，四人入席，酒過數巡，將雲虎交出的那座樓圖取出，向着計全說道：計副將汝看這一幅圖，便貽如此大害，今日咱四人且瞧一瞧，若能明得其故，盜取御杯，豈不爲美？計全道：據俺看來，這樓圖非飛雲子指示，不能明白。此樓是他所造，若裏面無甚麼精奧，飛雲子既然投順，何不能便破？以他而言，尙不能離圖做事，何況咱們門外漢。這裏面的門戶生死機關，一時不能明白，看來非等飛雲子不可。施公雖以他的話爲然，只因案情重大，不知飛雲子能否一定來，與衆說道：你等且細看一番，如若不知，再等他來指教明白。當時起身，到了簽押房桌上，將零星物件搬過，然後開了包裹，取出一個拜匣，拜匣上面鎖著一柄銅鎖。施公道：這不是有意慌人嗎？既將拜匣送出，

何以沒有鑰匙？這便如何開法？計全聽了笑道：大人不必焦灼，在計某看來，必將鑰匙丟在拜匣上面。雲虎既獻樓圖，豈有忘去鑰匙的道理？咱們再細細的瞧瞧。施公聽此言語，只得又將拜匣端起，四下望了一會，仍然空無一物，復遞在計全手內道：這也不是綉花的針刺的，一時瞧不見，你看他四面金漆造就那有鑰匙在內。計全接在手中，先將四面一望，果然沒有一物，心下思想道：莫非他這鋼鎖造就的套鎖麼？隨手在鎖上撥了兩下，見一面有條絲紋橫在兩頭。計全隨取一根牙簽，用裁紙刀削得針尖一般，對定這絲紋裏面輕輕的向外一推，忽然露出一根鋼絲，約有半米長。計全向施公說道：既然露出這個物件，其餘便可下手。即便將牙簽放下，兩個指頭將鋼絲拈定，向外一抽，復然叮噹一聲，鎖壳下面早落了一塊鋼片。計全將鋼片拈起，細爲一望，邊匡上製的凸槽，將銅鎖翻身一望，裏面却另有一銅鎖鋪在當中。不知計全如何開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開金鎖巧樣精工 繫鐵箱樓圖畢露

却說施公看了那個銅鎖，仍然不知開處。計全道：這鑰匙必在銅壳裏面，隨將銅片取在手中，將旁邊的凸邊拚入銅軋夾縫裏面，却巧不多不少，一氣將三塊銅片撥完，上

面只是不動。暗道：此事甚是可疑。金鎖雖是貴重，三面開來，這一面那有開他不下的道理。究竟是何機關，想他不出。順手便將那銅片一推，誰知這三塊並在一處，却是一層槽縫。再向壳子上面望去，也是一連三四個縫。計全不禁喜道：這鑰匙必在這上面。登時將那銅片並在一塊，對定原縫投了進去，早已嚮曉一聲，應手而下，一柄金鑰匙約半寸多長，端端正正，擺在金鎖上面，頂頭一個金圈將他套住。施公見了喜道：無怪這齊星樓如此險要，但看這金鎖便知其內了。計全隨即取下鑰匙，將鎖開了，復行將外面鎖壳仍然套好，放在施公案上抽屜裏面，然後將拜匣開下，交與施公。施公取在手內，見裏面有個黃綢包裏，緊緊結扣，打在上面。當時將包裹背出，放在桌上，將結打開，只見一方錦裱的冊頁，疊成四疊，裝在裏面。施公命計全將拜匣取過，搬過一張金漆方桌，將樓圖輕輕的打開，四個看了，但見色色爭光，填寫明白，却是三層樓角，第一層一帶欄杆，第二層欄杆圍繞四面，周圍共有四門，按住東南西北，東邊方位寫着甲門，甲門裏面三個台塔，上寫着天地人三字，台塔一帶畫着半截短牆，牆上布列着鐵网，鐵网總線穿在牆內，裏面一根鐵板，將總頭扣在竿上，下面一條礮石路徑，註明一丈五尺，頂面一道圍門，圍門上面畫了許多榆柳棗杏的樹木，上面鋪着一層鐵板，便

是第一層樓面左邊望去便是南邊方位，上寫着內門，裏面便是一個極大圈子，上寫圓坑二字，坑外一個小門，周圍堆了許多的煤鐵，當中一個六角方亭，中間站立一人，手執一柄火叉，亭內許多箭頭，穿過亭子三間房屋，檐前一個生鐵照壁，向東看去，有一條石路，前去也到了樓面，向西看去，便是門，門內畫了許多金甲神人，手執利器，在一所四角廳上，前面排列許多大架，架上寫的春夏秋冬四字，過去有條鐵繩索通到南方，索上繫個銅鈴，却又穿到後面木柱子上頭，木柱子豎立當中，周圍一帶全是雜木的欄杆，防護在四面，過去仍然是一條石路，直至樓底，北方寫着壬門，裏面盡黑，凹凹凸凸，許多土堆橫排在裏面，再向前看，辨不出什麼物件。衆人看了一會，但知他按着四面方位，不知那生死門存於何處。第二層樓梯，卽在第一層樓底下面，順著東邊上樓，四面八方俱是矮屋，每間屋內或寫著龍蛇雞狗，或寫著飛禽走獸，種種不同，筆難盡述。但見那房屋俱是毘連，彼此可通，亦彼此阻隔，要想知道何處進出，實在尋找不著。頂上便是第三層樓面，四下八個門戶，上寫著休傷生杜景死金開，每面有套門，裏面一帶設著許多鐵柜，頂上製就鐵梁鐵瓦，當中樑上繫了一個鐵箱子。衆人看畢，只不知從何處破起。計全道：這圖旣已得到，少不得有破山之日。咱們且等天霸全愈，飛

雲子到來，自有個主意。當時只得將樓圖疊起，議論一會，方才酒散。且說孫勇敗回山上，見了王朗說道：「施不全名不虛傳，手下能人十分利害，今日咱與關太幾乎送了性命。設若衆人如此手段，雖有這座高樓，未必全行獲勝。」雲二哥既在山頭，何故不謀一策呢？飛雲子聽了，乃心下暗道：「汝這狗頭自恃凶勇，此時也殺回來，不趁此時下山，尙待何日？」隨既言道：「孫大哥你也太無禮，這高樓是俺所造，幾次要取樓圖，寨主皆猶豫未決，連日施不全親身到此，某欲自己下山看他動靜，又爲汝等阻撓。此次汝大敗回來，不說汝本領平常，反說俺不謀一策，研究道理，非是俺自滿誇口，這山寨裏面，除却俺飛雲子造下此樓，將黃天霸敗了數次，何人能在俺之上？不說俺盡心竭力，武藝出衆，反說俺有了外心，如這樣的幫手，只怪咱飛雲子當初不該爲這班無能無謀無見識的種子，造下這通天大禍，豈非俺不識人之過麼？你既說咱不謀一策，汝的妙計何在？莫說汝等這班匹夫不能施一策，就是汝這糊塗寨主，也是聽人讒言，不分好歹。今日俺先說明，非是俺有始無終，半途而去；照此不分賢愚，明日俺可回潼關了。這番話說得孫勇與王朗啞口無言，羞慙無地，响時不能言語。郭天保見他如此決烈，趕卽向前說道：「雲三哥，咱們乃至好的朋友，孫大哥有口無心，你若負義而去，豈不爲綠林中

耻笑麼？飛雲子也不開言，卽一人回到房內。郭天保又命王朗前去陪禮，到了晚間，正置酒款待，只見山上嘍兵前來說道：雲寨主方才下山有個字帖，命咱們送與寨主，且請寨主電閱。王朗接在手中，拆開一望，乃是媿不知人，妄爲汝用，留下高樓，聽汝更動。自去潼關消息早送。王朗看畢，大驚道：雲三哥半途棄我，你看這末了一句，想是投施不全了。這樓是他所造，豈有不能攻破之理？此去敵營，如何是好？孫勇道：寨主不必多慮，他樓圖未曾取去，卽使投順敵人，也奈何咱們不得。此時惟有分派各人緊守山寨，專等他前來破寨。此次已交騎虎之勢，兩不相下，非是俺們獲勝，卽是俺們大敗。成敗在此一舉，請寨主核奪便了。王朗此時也就無法，全憑衆人你言我語，以便廝殺。且說飛雲子回到自己房中，將雙刀插在身邊，打了個小包裏，一路而來，先到殷龍店內，却巧殷龍與普潤由城內到此，普潤見飛雲子到來，心中大悅，忙道：汝何就此便來？莫非山上有什麼消息？大人方才把樓圖看了一遍，聽說不知底細，專等你進城擇日行事。俺與你就此前去罷。殷龍見了飛雲子到此，當卽向前行禮道：咱殷某無德無能，致令小壻身受重傷，不能解救，設非老英雄到此大力提攜，焉能出寨？如此厚誼，奴感不忘。說着便奉上一揖。天霸此時也起身相謝。飛雲子謙遜一番，然後與普潤別了衆人，進

城而去。到了府衙，普潤命他在外伺候，自己先到裏面，與王殿臣等人說明，自己進來通報。施公聽說飛雲子到來，連忙與計全張七迎了出來，說聲有請。王殿臣傳了鈞命，早有普潤領着飛雲子到了裏面。只聽施公在前說道：施某久迎大名，如雷灌耳，自萬壯士登門奉請，每飯不忘，何幸惠然肯來，在此相見，實爲萬幸。飛雲子也就答道：雲某不知時勢，悞入迷途，身負大罪，多蒙大人不咎既往，今日到此，尚乞恕罪。當時施公便將飛雲子讓入裏面，與張七計全行禮坐下，通了名姓，卽命人治酒接風。飲了數巡，便說起王朗之事。飛雲子道：此人無智無謀，不難勦滅，推原禍根，皆雲某之罪；若非悞聽人言，造下齊星樓，盜取御杯，這強盜也不敢如此胆大。現在山上惟有孫勇撥亂反正，能將此人擒獲，梟首示衆，則王朗不足破矣。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飛雲子初次識施公 衆英雄更番戰王朗

却說施公見飛雲子這番話頭，當卽喜出望外，乃道：施某得遇英雄，相見恨晚，但是所繪樓圖，何以看他不出？此時壯士既到，敢求指示一二。飛雲子說道：內中之變化，言之不盡，便是雲某說來，也不過言其大概。總之他按的東西南北中五行，由五行變成八卦，由八卦分了生死門戶，臨時破敵，非先將衆人派定，某人破某處，某人在某方位，指

示明白，然後方能前去。且這原圖非某所繪，乃祖代傳留，諸如東邊甲門，乃按東方甲乙木，木能生火，故裏面栽着榆柳杏棗許多鑽火之物；礮石路徑通南方，南方丙門，卽丙丁之說，六角方門，堆積許多箭頭，箭必有矢，矢乃屬金，故南方雖是火門，裏面與西方相遇。西方庚門，庚者庚辛屬金，金盛神人手執利器，雖是本位埋伏，其實金能生水，故鐵索穿到後面本位之上，直達北方。北壬癸水，那派黑水，那水之所致，許多土堆通於中央。中央屬戊己方位，戊己皆屬土，故外面看來，分爲四門，裏面却有生生不息之意。木能生火，火能生金，金又能生水，水又能尅木，木又能尅土，水又能尅火，火又能尅金，其中或生或尅，非臨時細心的體認不可。第二層卽由五行中生八卦，外面是休傷生杜景死閉開八字，其實內裏是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所有那飛禽走獸，皆是銅鐵造就，按着方位運動機關，由生門進去，處處得生，由死門進去，則步步逢殃。雲某今日到此，不知大人麾下有許多能人？此去破山，雲某願爲前路，使各人上去，皆入生門，將那許多關鍵閉住，便可橫行無阻，毀拆此樓。此時且請大人將麾下衆人的姓名開出，雲某好量材器使。施公聽了此言，十分歡喜，忙道：承蒙指示，如夢方醒，欲取花名，此事甚易，明早大堂傳呼，請壯士擇人從事如何？當夜便命備了盛席，將萬君召趙五趙四這

些人傳來相陪。一宿無語，次早黃天霸與賀人傑早帶了桂蘭賽花進城而來。他四人本在店中養病，昨晚中軍傳出信來，說明大人在大堂傳令，深恐上山的時節，沒有他四人的差使，因此帶病前來，準備廝殺。少頃施公具了衣冠，所有漕標的將士，概行站在兩旁，先將花名冊鋪在公案前面，點名已畢，飛雲子將衆人觀了一回，揀了有名將士派了方位，過了一會，自己在公案前寫了一個名單，送上施公觀看。乃是引路官趙四趙五，守牌樓郭起鳳，王殿臣，寨門金大力，何路通，趕防李七侯，李昆，方龐，關太，第一層欄杆張桂蘭，殷賽花，東門黃天霸，南門賀人傑，西門普潤，北門郝素玉，第一層樓面金龍爪萬君召，長蛇頭褚標，蜂蠆尾朱光祖，惡狗沫張七，烏嘴嘴郝其鸞，壁虎尾王傑，所有殷勇殷猛殷剛殷強，皆跟着殷龍在各處接應。施公將一班人名單看畢，向飛雲子道：壯士如此分派，足見井井有條，但是第三層乃是緊要地方，琥珀夜光杯必在這上面，何故這地方并未派人飛雲子道：大人有所不知，此處乃王朗開撥關鍵所在，等到下面破去，再行上樓，那機關一轉，開死閉生，這就大爲不利，因此雲某不才，在這上面以助一臂，以俺一人敵王朗，將那總關鍵搶到手內，開動生門，那就萬無一失。但雲某年幼無知，許多老英雄分派前去，尙祈原諒。說着兩眼直望着張七。施公會意，便道：

壯士何必過謙，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何況衆英雄也曾受過國家恩典，張老英雄此次前去，更屬公私並盡，豈有不願出力之理？壯士但請放心，協力相助便了。當時分派安當，傳令衆人勿得走了消息。是日到了晚間，施公大擺筵宴，犒賞三軍，預備上山破敵。到了二鼓之後，一個個扎束兵器，飛步出城，到了瑯琊山上，早有趙四趙五在前引路，轉過牌樓，飛身上了樓門，到了裏面，聽山上毫無動靜，靜悄悄無一人聲音，心下反而疑惑，莫非王朗已得了消息，就此逃走不成？正疑之間，忽見飛雲子運動身子，黑布包腦，皂衣皂褲，手執短刀，一路向樓而去。少頃，黃天霸賀人傑也過了方廳，在假山上守候，其餘衆人也到此會了，齊到了欄杆前面，早見張桂蘭與殷賽花在那裏混殺。孫勇見是個女子，全不放在心，雙鎗並起，左右開弓，每人一下打去。張桂蘭見他來得凶勇，雙刀將一鎗格去，高聲罵道：狗強盜！姑奶奶的丈夫，兩次三番皆爲汝這狗頭用了埋伏，幾乎送了性命，今日特來尋汝，說罷還未砍去，殷賽花的寶劍已經刺到。孫勇仗着自己的武藝，奮勇當先力鬪，毫無半點懼怯，這裏正在殺連一處，那東西南北四個門戶，早有人前去攻殺，只見飛雲子高聲叫道：汝等均由東門進去，到了裏面再分方位。正走之時，忽見鄧龍郭天保一路迎來，見了衆人，趕卽敲動金聲，傳了號令。上面王

朗在第一層樓上，聽見金聲，早已魂飛天外，趕將機關撥動，只見欄杆外面火燄當空，火光直射，許多火箭由裏面發出。張桂蘭與賽花正殺得性起，忽見火箭亂飛，曉得他的利害，只得轉身向外逃走。誰知火光到了空中，忽然一陣風來，倒捲裏面而去，欄杆裏面一帶嘍兵，直燒得焦頭爛額，喊叫連天。賽花見埋伏無用，復行將雙劍舞動，對孫勇上下砍來。孫勇此時更覺奇詫，暗道：寨主在樓，專司撥那關鍵，何以這埋伏忽而變更，燒入裏面去了。當時只得拚力上前，力敵兩員女將。鄧龍郭天保在那裏正阻天霸，滿想金聲一動，火箭射來，接着上面的鐵板突下。誰知敵了一會，機關不靈，天霸的單刀在他肩上砍了一下，已是動彈不得。郭天保知有了奸細，趕卽上樓開動埋伏，那萬君召與褚標二人，早已上了二層樓面，與鄭得仁一撮毛二人殺得難解難分。鄭得仁舞得槍頭分心刺去，萬君召早是一刀格住旁面，隨手一下砍來，用了個單鳳朝陽的式，得仁向後一退，鎗頭舞起，架在一邊。戰了三四個回合，知是戰他不過，忙將金龍爪的關鍵撥了一下，果見一條金龍舞爪張牙，在君召面前橫下。君召吃了一驚，正待舉刀來擋，但聽一聲咯咋，那龍爪斷折在下面，矐然一聲，全行突下。得仁這一驚不小，見自己的門戶爲人破去，隨卽拖動鎗頭，便想逃去，早被萬君召一刀，結果了性命。一撮

毛見君召進來助戰，懼怯非常，不知此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臨大敵埋伏齊開 得御杯英雄出色

却說一撮毛見長頭蛇開關鍵撥開不動，知是埋伏破去，一聲咤叱，拚力上前，那柄刀直對君召與褚標砍下。褚標殺得性起，反將身軀一讓，眼見一撮毛一刀落空，隨即上前一刀砍去，早已砍中肋下。君召走上又是一刀，結果了性命。張七與朱光祖正在那峰臺尾惡狗沫二個門戶裏面，何福坤與小關王各提兵刃前來。張七本是英雄老輩，那口單刀猶如遊龍一般，前後盤旋，直對何福坤砍下。何福坤來了四五個照面，已只得招架，不能還手，讓過一刀，來開惡狗沫的門戶，未及動手，早被張七一腿打倒，結果了性命。王朗見埋伏無用，真是氣冲斗牛，罵道：汝這雲鶴狗頭！俺待汝不薄，爲何一言不合，攏得俺棄山不得，逃避無門？這座齊星樓反害咱的性命，豈不是白用機關，將俺暗害麼？誰知背後早有一人大聲喝道：俺飛雲子此來，只因投順施公，特來破汝。汝若一心改過，就此自來束縛，同俺去見施公，或者可饒全性命。原來飛雲子上去之時，王朗未曾看見，便將各處機關望裏面撥開，所有死門一律閉起，大眾人在下面就撥動埋伏，不是反身打了自己，便是猛然突下，觸壞機關。王朗見火箭倒射前來，便手足無

所措，正在倉皇之際，飛雲子便趁此縱上正樑，將鐵柜取下，把琥珀夜光杯端在手中，揣入懷內。此時與他拚力的廝殺，却不肯傷他性命，隨即虛晃一刀，向外喊道：衆位英雄莫走了！王朗，咱送琥珀夜光杯與大人去了。說罷跳躍飛去，一路招呼，望山下而去。王朗見飛雲子已經走遠，正要逃脫，天霸大聲喝道：汝這該死的狗強盜，向那裏走？王朗向着天霸說道：追人不可追急，咱王朗大事不成，也是天不容我。大丈夫可殺不可辱，一刀一鎗爲汝殺，豈可爲汝擒獲？說罷一雙鋼鞭，猶如天翻地覆一般，不住的向兩人打下。黃天霸與李七侯，各將兵刃緊了一緊，前後夾攻，直戰了二三十個回合，王朗早已兩膀疲酸，兼之殷賽花又來助戰，因此李七侯趕上前來，將他按住，腰下解開絲帶，將王朗緊緊束住。天霸與賽花一路殺出，那山上嘍兵見寨主已經被擒，各自逃命去了。話說飛雲子棄了王朗，將琥珀夜光杯揣入懷中，下山向城前而去。進了官衙，施公正在大堂聽得消息，見飛雲子匆匆而來，忙道：壯士莫非瑯琊山已破了？答道：大人的洪福，王朗困在樓中，定難逃走。因這夜光杯乃皇家的御物，既取來，何能再失，因此先將這寶物呈上，再去接應。施公喜出望外，忙道：英雄立此大功，升奏朝廷，定加升賞。飛雲子道：雲某不求升賞，但求大人恕罪，減等施刑，那就銜恩不盡了。說着又欲前去。

迎接，只見普潤與李昆拾來一個和尚，飛雲子見是醉菩提蠻和尚，向普潤問道：「一路而來，王朗可曾擒獲麼？」李昆道：「咱們爲這禿廝，早已用盡氣力，幾乎爲那方磚突下了去，那裏曉得王朗的事件呢？」飛雲子一聽此言，轉身又去。施公道：「將蠻和尚推在一邊，等人犯到齊，一並勘問，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飛雲子計破齊星樓 黃天霸威鎮沂州府

却說施公命所有的要犯先行下監，自己帶領天霸等人在山前追勸。施公命人查了倉谷，裝送入城，然後將山寨燒去，同去入城治酒，爲衆人慶功。午後將王朗提到堂前，先爲訊問，具了衣冠升堂，自役排列左右，堂上一聲提欽犯王朗，但聽威嚇之聲，早將王朗提到堂上。該犯大罵道：「施不全若要俺說實情，大逆無道之事，皆王朗一人所爲，與衆人全不干涉，俺一人送了性命，死也瞑目；若將俺友朋送了性命，那時咱雖死在地下，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寢汝之皮，要殺快殺，有何所問？」施公見他如此口氣，乃命就上了大刑，收入監內。所有一撮毛孫勇蠻和尚這千人衆，皆是梟首示衆，懸挂城門。諸事粗定，施公到了裏面，先將夜光杯賍盜並獲的奏摺寫好，穿上朝服，在大堂望闕謝恩，拜了奏摺，飛馬進京升奏。堂上所有欽犯，或是解京，或是就地正法，等批摺回來，

再行定奪。次日施公把殷龍計全天霸等人傳進書房言道：本院初到此間，方知這沂州府知府名叫陸平，案下有這大案強盜，全然不知，吏治廢弛，已可概見。本院想就撤任，只因不知在地與百姓是寬是嚴，汝等且出去打聽，回來稟明，以定去留。殷龍出了書房，向著天霸說道：只因咱有這女婿，便生這許多事件，破了強盜，又訪贓官，真是不辭勞苦；若待不去，又是殷某相勸，一時何能推却，咱們今日且快樂一天，然後再去訪案。天霸因他年老，推重於他，當時到了外面，使在中軍房內打了床鋪，命人在廚下要了許多酒肴，衆人就此痛飲。到了二鼓後，忽然大堂頂上輕輕的响噠一聲，殷龍聽見忙將天霸一推，向上一看，早見一個黑影向東而去。天霸對殷龍打個暗號，兩下會意，彼此細聽。只見人傑由裏面而來。天霸問道：大人現在書房沒有動靜麼？人傑道：正與飛雲子在那裏說話。天霸聽了此言，知是王朗的伙伴。穿到屋上向東看去，却在那官禁的內監東邊。天霸對着一鏢，將那人栽倒下去，隨即稟報施公，一面升堂審問，你道此人是誰？即是那瑯琊山的強盜把守壁虎的穿山甲。自從飛雲子破了埋伏，王朗被擒，便躲入方廳，陷入方坑，待施公踏勘之後，燒去山寨，他便下山打聽。王朗未曾送命，便想了劫獄的主意，前來相救。施公問出真情，提出前門梟首示衆。過了一夜，殷龍與

天霸兩人扳作賣買客人向前走去，到了浴堂的裏面，堂倌問道：二位爺可是沐浴麼？天霸道：正因沐浴而來，何必多問。堂倌道：只因這地方有個規矩，是凡洗澡之人皆要掛號，個個如此。天霸道：也不是旅館客坊，要問明人的來歷。小二道：老爺們有所不知，從前沂州府內沒有這個規矩，自從前年來了這個姓陸的知府，便立下許多名目，初到任的時節，真是個一清如水，一明如鏡，凡三更半夜皆親自巡查，不論大小案件一切，隨到隨行，隨問隨結，是非曲直，剖得明明白白，地方上的百姓感他的恩，稱他陸青天。誰知二三月之後，白天變作一個黑天，一味的糊塗，不分皂白，當時原告翻作被告，不是一千，便是五百，如此顛倒錯亂，若他但是糊塗也就罷了，誰知他生出許多名目，如咱們浴堂剃頭店飯店酒店，皆用那個循環的簿子，名爲查匪，其實每日每人皆須送他錢文。就此一來，家中老親幼子十數人難以過活，又罵道：狗官在此那裏有這累害，說罷恨恨不已。又有一人插言叙說，不知說出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遞公稟百姓喊冤 施簿懲知府撒任

却說黃天霸正聽那小二說陸平的陋規，又有一人插言道：王三你知其一，不知其二，這狗官一日不走，咱們一日不得安靜。日前北門街朱大武家被劫，失去有五六千金

家產，人家出了這件橫事，理應進城來稟案，在先他是下鄉踏勘，出了賞格代他捕獲，不知未有數日，這日竟將朱大武提案，說是有人密告他，乃是誣盜做賊，有心誣告。反將朱大武打下四十大棍，勒令他當堂具結。這朱大武雖不是縉紳人家，也是一個秀才，那裏耐得下，其時在堂上挺撞了幾句，不肯具結。誰知這狗官買盜誣良，硬要監禁，報他同謀做案，他恐爲人察出，故意來報案，反將朱大武定了鑊銖，收下監牢，將定成死罪。天霸道：這又奇了！難道朱大武家遭如此大冤，他家竟無別人，不會上憲衙門上控？那人聽了此言，忙道：老爺是外方人氏，不知這狗官的利害，從前有一家人大同小異，命人到臬台衙門控告，他接有這個消息，一面令人上省城外花費五千兩銀子，買了個大盜，在半路將這人殺死。朱家知道這個事件，不敢再蹈此轍。天霸道：照此說來，這沂州缺分，每年可得多少銀兩呢？那人道：在別的官府做來，真是刻苦非常；自他到任之後，各處設法搜羅，貪財害命，每年可得二三十萬，便是朱大武這個案件，外人傳說正盜已獲，送了他一萬銀子，即將他放去，反過臉來與朱大武爲難，不是有冤無處伸嗎？天霸聽了此言，回轉衙門稟明施公，次日清早發出告示，如有貪官污吏剝削貧民，准其據實控告。這個風聲傳聞之後，次日早間，便有許多百姓焚香跪道，來衙喊告。

施公命中軍將呈詞細細的看閱一遍，無非皆是受陸平冤屈。當即傳命出去，三日後來衙聽訊。百姓聽了這話，直是喜出望外。到第三日紛紛前來，只見施公升座大堂，傳命到沂州府 陸平。兩面傳話出去，不多一刻，陸平進來堂參已畢。此時見了許多人告他，自己開話不得，當即將頂帶自己摘去，到了案前站下。施公向他冷笑道：貴府身居五品，爲一郡太守的分位，不爲不重了。受國厚恩，理合爲民理事，何以這無數的百姓前來控告？本院也不知是真是假，且將那人呈狀聽汝理結。說罷將所有的呈詞遞與陸平一看。陸平見施公這番言語，早已魂不附體了，只得接在手中翻開一看，實已平時害命的案件，當時啞口無言，半晌不能言語。施公見了，怒道：汝這狗官，皇上待汝不薄，食祿厚奉，取給于民，何意不思報上之恩，反貪害百姓？豈不是喪心滅理麼？汝也是一榜出身，讀聖賢書，辜負苦功十載了。當時將那百姓的案件，是非曲直，斷得清清楚楚，將陸平撤任，將本縣升署府缺。復行查了倉庫，所有欠缺皆令陸平賠補。諸事已畢，到了書房，晚間具了奏摺，將陸平劣迹奏知皇上，崇等批摺回來。且說沂州城內有個顯官人家，姓胡名文駿，官居刑部尙書，在京之日，一味貪財，目無王法，欺君虐民，朝廷大臣不知參劾了十數餘次，無奈他忍辱負重，小忠小信，欺騙皇上，因此不能將他

治罪。到了施公二次回京，將他劣迹載明十大款，奏知皇上，始行交部議處。到施公出京之後，復又重用。膝下一子名喚胡通，名爲在家讀書，其實仗他父親的財勢，貪花問柳，欺虐貧民，強佔良田，搶民婦女，不知幹了多少無法無天的事件。受害的人畏他勢力，多半忍氣，不與他較量。即使有人控告到官，地方上的官吏，皆知他父親財勢，不但不代他伸冤，反而受了重罪。合當胡通惡貫滿盈，這日在娼家飲酒回來，是半夜的時分，朦朧醉眼，見前有一少年婦人，提着個燈籠向前行走。胡通在轎內暗道：夜深有這女子一人行走，必非是良家婦女，不是夜奔，必有苟合，何不尋他短處，帶回府內，明日拿帖送官。手下的僕從知道主人家的用意，如狼似虎，走上前去，將那個婦人揪住。誰知這婦人乃是個孝婦，丈夫姓高，名萬成，是科第的舉人，去歲方才亡故，娘家王氏，也是鄉宦人家，只因婆婆身抱大病，無人延醫，只得自己出來請醫診治。忽見胡通的家人上來囉唵，大罵道：汝等這班狗頭，皇城之下，囉唵人家婦女，該當何罪？我丈夫也是一榜出身，毆辱斯文，王法何在？胡通在轎內聽他那姣滴的聲音，早已魂飛天外，連聲命人快快拿獲，誰知衆人正鬧之間，殷賽花與張桂蘭正是出衙閑散，賞玩月色，一路而來，見前面有人喊叫，當時便想上前，又因自己是個女子，若爲大人得知，就有許多

不便，兩人只得縱身上屋，以觀動靜。只聽那婦人有喊叫之聲，有搶掠二字。桂蘭其時並不知轎內是何人物，總以胡通無非是地方的官出來查夜，當時只得回轉衙門，命人傑傳了中軍前去打聽。頃刻回來告知底細，賀人傑大怒不止，便想前來結果了胡通的性命。張桂蘭連忙阻攔，叫他進去稟明大人，然後定奪。殷賽花在旁說道：「這事可不必會聽，咱父親言過，胡文駿與大人有不解之仇。此時若稟知大人，前去將他擒住，自是上着；設若傳言不實，將胡通捉來，這狗頭還敢抵懶，寫信進京請他父親奏知天子，說大人誣裁凌虐，豈不又多一番唇舌？在俺看來，仍然咱兩人前去，先將那個女子救出，然後再結果胡通的性命，使他無影無踪，豈不為妙？」兩人計議妥當，復又帶了兵刃一路而來。到了刑部府內，只聽裏面人聲喊叫，罵道：「你這賤婦，好不知造化的女子。俺公子是個六品的判官，刑部大堂是他生父，要你這女子為妾，豈不天大的造化？」說前來謝你的公子，反而在此叫罵，等到公子動起怒來，滴血挑牙，置之死地，看你何處去伸冤？那女子聽了此言，更千強萬盜狗賊大罵不止。桂蘭伏在簷上，見下面有一二個男僕，圍着那個婦人，你言我語，說個不了。當時向賽花打了個暗號，身邊取出袖箭，對定燈頭射來，早把那燈光射息。衆人正在議論，忽然滅去黑漆，不見你我，正在詫

異，那婦人早被桂蘭躡身下來，救了上屋。婦人不知是誰，知有人撲抱，大罵不止。那許多僕從聽見婦人的聲音到了屋上，這一驚是非小可。胡通聽了，恐是施公手下之人，甚爲驚恐，旁邊有個篋騙，名叫活嘴王三，從旁言道：公子何必多言，常言道做賊獲贓，捉奸拿雙，他手下人將人救去，咱們門內已沒有形迹了，即便他前來追問，不是有意誣扳呢？且老人在京華寫信前去，奏知皇上，施不全雖不送命，也要參官。誰知他兩個在下言語，上面早有一人聽見，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獲強人申奏朝廷 治奸臣降施刑法

却說活嘴王三，正與胡通言語，裏面早惱了一人，兩手端定一物，對定胡通劈面摔來。胡通正在言談，忽然頭頂上面落下一物，冷水淋漓，臭不可遏。動手一摸，起身跳道：不好了，是誰人與我作對，用這污穢之物，倒在咱公子身上，汝等速追上去，將這人捉下。話未說完，又是一物劈面潑下，耳孔眼目無處不有，一個白面書生，成了個黃臉的道士，那種臭穢之氣味，早滿了那間屋裏，一個個鬧得不定。但聽上面喝道：胡通，你這狗頭平日幹的甚事，俺賀爺來送你狗命。說著飛身上上塔前，拔出腰刀，下手將胡通砍死，隨即將那家人及動用的物件，皆打得死的死，壞的壞，將有四鼓的時候，方才散去。

原來人傑見桂蘭去後，他也跟來，不知胡通的大門在何處，只得順著院牆由後花園進去，誰知月光又暗，飛身下去，看不清腳，就踏在毛廝裏面。心下一恨，想出一條妙計，俺這兩隻鞋子也再不能穿，不如將這物件請胡通受用。便折兩樹枝兒，將靴子拖到前面，却巧那婦人爲桂蘭救去，就此便請胡通受用這美物。此時既將他致死，隨即回轉衙門，稟知施公。施公道：胡文駿這個贓官，生如此的兒子，現已將他殺死，且命人將那婦人送回家去，命他不可張揚，本院自有道理。次日施公又上了奏摺，說他與王朗曾通連一氣，審出實情，就地正法。又將胡通的家人，提來兩個問供具結，才完了這個案件。且說當今皇上，自命施公出京，訪那琥珀夜光杯案件，務要人贓並獲，每有施公奏摺進京，皆是請皇上將胡文駿治罪。皇上知他是個清官，平日勤勞久著，只因明知這案件難辦，也就不去究辦。這日早朝，忽見理事官上前奏道：今有漕運總督施不全移節山東沂州府界內將盜取琥珀夜光杯的要犯瑯琊山強盜王朗擒獲，大破山頭，得了御物。皇上聞了此言，正是喜出望外，命值殿官將奏摺呈上，展開觀看，即傳旨馳往沂州，命施不全帶領各官押解欽犯來京治罪。這日意旨到了沂州，前有報馬先進府衙稟明。施公隨即具了朝服，大堂設著公案，三跪九叩行了朝禮，然後匍匐在下面，

命人開讀畢，施公望闕謝恩，將聖旨便供奉在堂上，然後告知衆人，擇日進京，論功陞賞，大家無不歡喜。惟有張七、殷龍、朱光祖、褚標四個不發一言，施公進了簽押房，便擇了第五日起程，命人打造囚車，押送要犯。行期前兩日，早有地方上百姓焚香爲施公餞行。到了晚間，張七首先進來向施公說：「咱野外村夫，不知榮辱，爲官作宰，俱非咱們的本領，大人此去京城，自必受國厚恩，開府內閣，女壻天霸，自隨大人前去，便想明早就此告別了。」施公尙未開言，接著朱光祖、萬君召、褚彪、殷龍、翼口、同音皆來告別。施公知他五人不願，只得說此番有勞大駕，爲國宣力，指日進京，若有佳音，定當登門奉請。命治酒肴爲他五人餞行。次日大早，張七等先別了施公，各自回去。施公於第五日升坐大堂，將王朗提出，當堂釘了鑊鏑，穿上紅衣，打入囚車裏面，先命黃天霸、關太二人率領衆人作爲頭站。然後將所有的行裝陸續扛抬出去，自己方才起身。施公回轉京中，先擇個上寺改做行轅，不致先回府第。當晚先往承發處投到，到了五鼓，穿了朝服，來至朝房，許多舊好同僚，見施公回至京中，無不前來動問。稍頃景陽鐘响，皇上受百官朝見，文武官員兩旁排立，早有值殿官出班啟奏，有事出班啟奏，無事捲簾退朝。文班中早有施公出班奏道：「臣施某願皇上萬歲，前奉旨回任淮安，當卽銜命出京，擇期

赴任，旋奉御旨以琥珀夜光杯，於元宵夜爲賊竊去，命臣一路查拿，務須人贓兩獲。數月以來，有悞欽限，抱罪實深！曾當具摺申明，自請處分，蒙恩免咎，感戴無涯！月前攻破山頭，拿獲欽犯，奉旨押解來京，解交刑部。所有那琥珀夜光杯御物，臣已隨身將物帶來，進呈御覽。說畢，將御杯取出，聖上大喜，隨即賜了一柄如意，命施公先行出朝。傳旨所有在事出力人員，開列姓名，論功行賞。施公見了這道聖旨，匍匐塔前謝恩。只見皇上已捲簾退朝，文武百官皆散。施公到了行轅，公事辦畢，退回私第。此時施公府內早已得信，見施公到了，自必喜之不盡。這日施公正在廳前與兄嫂閑話，忽門官稟道：方才刑部胡文駿大人訊問王朗案件，說正犯逃脫，從犯冒充，欺君罔上，申奏朝廷，請皇上將大人治罪。施公聽了，當即命人再去打聽。王朗如何認供，正說之間，天霸也就前來。施公命他在書房相見。天霸見了施公，問道：大人可知胡文駿是誰人之父？施公道：本院豈有不知？他乃沂州惡豪胡通之父。日前人傑爲他搶逼婦女，將他殺死，本院已奏明朝廷，說他與王朗連爲一體，大逆無道，請皇上治罪，至今當未揭曉，莫非他已知道此事。只因奏事許昌是文駿門生，平生外省所有奏摺，若有關係的事件，須先送他的銀子，方代奏明皇上。不料施公第三次奏摺前來，却是奏劾的文駿，說胡通與王

朗表裏爲奸，見了這個奏摺，來到刑部告如胡文駿，請他作速料理。不知施公明早入朝，如何奏明皇上，及與文駿如何辯白？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除奸賊滿朝清正 降諭旨衆將加封

却說奏事官許昌，將施公參奏的事件納下，未有數日，施公已到了京中，却巧王朗這案件發在胡文駿部，命他承審。當時想道：若不乘此時行下，等他面奏朝廷，將他治罪，那時聖旨高厚，盛怒難逃。隨即升堂，將王朗提進，串了一徧口供，說施公不全得了正犯錢財，將他放走，反將從犯作爲正犯，奏明天子。皇上聽了駭道：施公不全乃清正廉明的官吏，何得有此不端之事？胡文駿既已奏來，且等明日早朝，再爲問明原故。次日施公先將胡文駿的家人，在沂州所具的供摺，揣在懷中，五更便入了朝房。王居正等人早已風聞此事，爲着施公擔憂，低低的詢問。施公道：小弟身受國恩，何忍做此非禮之事。少頃本院奏參於他，實有確據，聖上面前自分皂白，年兄便知高下。正說之間，胡文駿先入朝房，見施公已先到此，故意殷勤。施公問道：聞說敝屬下沂州府的案件，發交大人訊審，但不知這強盜可曾認供否？胡文駿見他來問，故作嫌疑，這事小弟不明，方將奏明天子，老兄清正自矢，不但同寅曉得，即今聖上地方百姓，也是無不知道，何以該

犯供認不是王朗正身，乃是從犯王奎頂替，只得前來奏明。施公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大人近來可得家信麼？貴府人衆曾有供給一通，少頃呈御覽。大人便知這王朗真假。這句話把文駿說得神失倉皇，手足無措。忽聽景陽鐘響，天子臨朝，早有胡文駿出班啟奏。臣蒙皇上將琅琊山欽犯王朗交臣部審訊，奉命之下，細心究問。據王朗所言，並非王朗，乃是從犯王奎，施不全一路串供，命他頂替。推原其故，王朗被獲之後，將山上金銀糧草送給與他，不下有數萬餘金，因此將他放去。又恐皇上親提驚案，只得命王奎換替。此乃一品的大員盜取禁物叛逆之要案，臣不敢自行擅專，敬請陛下天鑒。天子傳了聖旨，命施不全參見。施大人領旨，到了御案前面，匍匐跪下。天子開言問道：方才胡文駿所奏，卿諒皆知聞，且將王朗是非真假，據實奏明，憑朕核斷。施公道：臣有一言不解，自從王朗被獲之後，所具奏摺未奉批回，不知聖上收臣幾個奏摺？天子道：卿家所奏的本章，只有兩本，皆爲擒捉王朗要案。施公道：照此看來，且將微臣所奏第三次本章追回細閱，便知這要犯真假。且臣仍有一物特卽進呈，便知底細。說着將胡家所據供單呈了上去。天子龍目觀看，大發雷霆：胡文駿你教子不明，反來欺辱大臣，誤國家的事件；朕平日待汝不薄，何敢欺君罔上，誣害大臣？不將汝這奸臣按律治罪。

在廷諸臣何能誠服？左右將胡文駿推出梟首示衆。殿前侍衛一聲領旨，早將胡文駿網縛起來。正要推出午門，早有他那羽黨匍匐塔下，口稱皇上暫息雷霆，胡文駿身在都中，其子胡通枉法爲非，實出於教管之不到。伏念胡文駿乃一品大員，平日在京供職，勤懇自矢，叢脞毫無，懇皇上俯念免其死罪，革職致仕，驅逐出京，實爲萬幸。天子見衆臣如此啟奏，也只得將胡文駿推轉回來，金殿上打了四十御林軍棍，然後驅逐出京。隨發聖旨一道：明日午時三刻，將欽犯王朗梟首示衆。命施公前臨監斬。施公領旨謝恩，出朝回府，早有黃天霸賀人傑接着這個消息，一個個歡喜非常，說大人寵眷攸隆，雖有奸賊誣害，一言之下，便爾分明，皇上便將他治罪，這不是善惡到頭終有報應麼？到了早間，施公上朝已畢，先到刑部將王朗提出，略問數句，驗明正身，然後命堂官綁好了，此時保護殺場的將士，如天霸關小西及賀人傑等人，無不頂束戎裝，威風凜凜，先在殺場等候，所有京城裏百姓，聽說施公不全監斬那盜取夜光杯的要犯，你傳我，我傳你，頃刻工夫，站下無限的人來看王朗臨刑。少頃一片喊吶之音遠遠而來，知是人犯已到。天霸等先讓出一條路徑，三下炮嚮，施公到了殺場，在公案前坐下，中軍官將王朗跪在一塊土堆上面，一人將頭髮倒拖到前面，一個行刑的劊子手，執明晃晃

的大刀，專等陰陽生報了時辰，便一刀身首異處。此時破鑼破鼓的聲音鬧成一片，許多百姓見陰陽生手執紅旗，到了法場中間，向着施公案前一舞，高叫一聲午時三刻，只聽一聲炮響，王朗的頭早落在地下。百姓一聲喊，四下飛奔，各自散去。施公隨即進朝復命，奉旨將該犯首級發往見事的地方示衆，然後命施公將在事人員開單御覽。施公謝恩，自己回到第中，將各人所出力的功勞細推一遍，然後挨次開了名單，次早入朝恭呈御覽。天子展開龍目看了一遍，即硃批了一道旨意，將在事各官名列于後，提督黃天霸賞穿黃馬褂，並加公保銜，妻張桂蘭賞給正一品勇猛夫人，總兵關太升授提督，並賞給勇果巴哈魯，妻郝素玉賞給勇靜夫人，計全升授總兵，並加提督銜，李昆升授副將，並加總兵銜，何路通升授參將，并加副將銜，李七侯升授游擊，并加參將銜，王殿臣、郭起鳳升授守備，並賞給都司銜，賀人傑着免補都司，以游擊參將補用。妻殷賽花屢次破敵有功，賞給四品恭人，郝其鸞、王傑封爲守備，殷強、殷勇、殷剛、殷猛四人均著以守備用，飛雲子着以參將用，雲龍以守備用，殷龍、張七、褚標、朱光祖、萬君、召五人不願爲官，均賞給豪邁英雄的匾額。施卿、公忠、體國，加恩賞給太子太保銜，紫禁城騎馬，南書房行走。從此清平世界，共享昇平，君明臣良，國家永固矣。

（終）

常 識 叢 書

本局出版
常識叢書
分門別類
語簡意詳
是中等以
上學生及
各科專家
必備的參
考書

地震淺說	南洋	殖民政策	現代五大強國	摩托車與道路	道爾頓制淺說	進化論淺說	國際貿易	貨幣概論	中國喪地史	人口問題	燃料問題	
楊鍾健	王恭陸	黃栩栩	吳應圖	許士毅	吳山	舒新城	陳登善	吳應圖	王恆	謝彬	吳應圖	吳應圖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角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	五角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四角	二角半	二角半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上海文書局發行

白話小說文選

岳傳精華

二冊
八角

西遊記精華

二冊
一元

紅樓夢精華

一冊
五角

鏡花緣精華

二冊
九角

蕩寇志精華

二冊
九角

水滸傳精華

一冊
四角

三國志精華

一冊
四角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名家選定詩文讀本

本局取 唐宋明 清詩文 集根據 前賢選 本加以 音注極 便閱讀 研究詩 文者不 可手一 編各 種名目 列下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選本
王漁洋	沈歸愚	沈歸愚	沈歸愚	沈歸愚	王漁洋	王漁洋	沈歸愚	王漁洋	王漁洋	沈歸愚	沈歸愚	沈歸愚	沈歸愚	沈歸愚	沈歸愚	沈歸愚	沈歸愚	沈歸愚	沈歸愚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音注
王摩詰詩	李太白詩	杜少陵詩	白樂天詩	柳柳州詩	高渤海詩	韓昌黎詩	蘇東坡詩	吳梅村詩	韓昌黎文	柳子厚文	歐永叔文	蘇明允文	蘇東坡文	曾子固文	王介甫文	歸震川文	顧亭林文	侯朝宗文	方望溪文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三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二角五分	四角	一角五分	二角	二角五分	四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	二角	一角五分
茅鹿門	曾子固	王介甫	歸震川	顧亭林	侯朝宗	方望溪	姚姬傳	管仲子居	梅伯言	曾漱生	龔定盦	張濂亭	吳擘甫	曾子固	王介甫	歸震川	顧亭林	侯朝宗	方望溪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	二角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二角五分	四角五分	二角	一角五分	二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	二角	一角五分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尚有數十種在編輯印刷中)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267B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發行

施公案全傳



標點校閱者 文 明 書 局

發行者 文 明 書 局

印刷者 文 明 書 局

發行所 文 明 書 局

發行所 中 華 書 局

分售處

中 華 書 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咸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蘇州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原價 G. Y. 5000
廉價 G. Y. 5000

